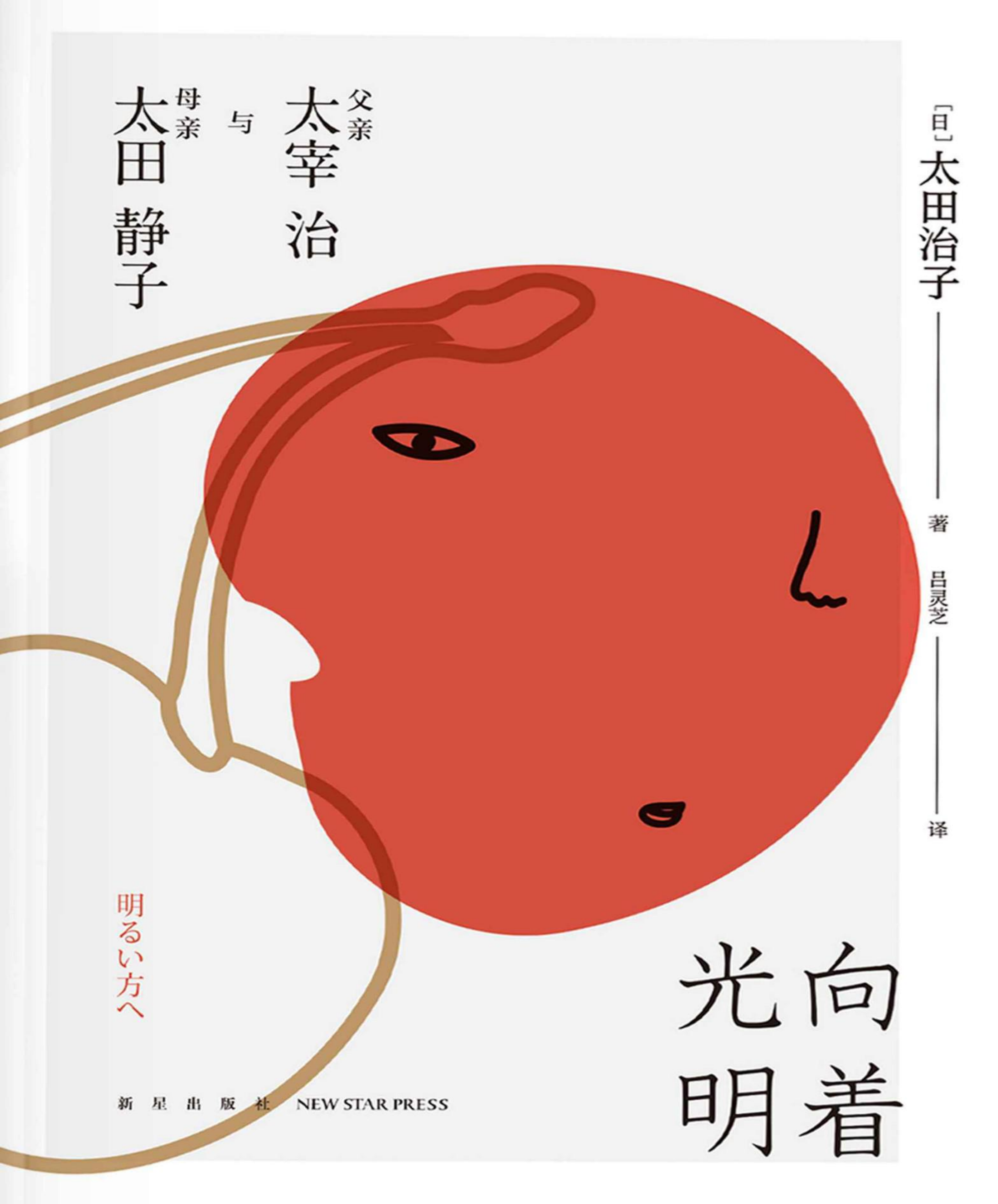

父亲
太宰治
与
母亲
太田静子
明るい方へ
向着
明光
[日] 太田治子 著
吕灵芝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版權資訊

書名：向著光明：父親太宰治與母親太田靜子

作者：（日）太田治子

譯者：呂靈芝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11-01

ISBN：978-7-5133-3188-3

目錄
CONTENTS

下曾我

1

走出JR御殿場線下曾我站的檢票口，八月炙熱的午後陽光已經開始不那麼刺眼。這是闊別十年的故土。

昭和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我出生在當時還屬於神奈川縣足柄下郡的下曾我。直到昭和二十六年春天母親重病住進東京的醫院，我一直都與她在這裡相依為命。

對於下曾我的記憶，我只能想到一些如同夢境的碎片。然而我還是覺得，這裡是我最眷戀的土地。

儘管我一直想到下曾我看看，而今，距母親離世已經二十餘年，我造訪此地的次數卻屈指可數。

下曾我站還是跟三十年前我與母親來時一樣，單線軌道旁只有一座小小的木質站樓。屋頂發黑的瓦片和站樓柱子，彷彿都與當時一模一樣。

離開車站走向眼前悄然鋪開的商店街，我終於找回了兒時的舒暢心情。最近，無論多麼小的車站都能見到的二十四小時便利店，這裡卻還沒有。唯有一片老舊的木房子散落在周圍。

或許因為盂蘭盆休假剛結束不久，幾乎所有店鋪都開著門，卻沒有陳列商品。這座毗鄰大海的小鎮，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魚店和點心店。用梅子做的和果子是下曾我特產。

一陣清涼的微風拂過，我驀然想起母親以前對我說的話：我的父親太宰治頭一次走出下曾我站時，已經臨近黃昏了。那是昭和十九年一月的某天。母親太田靜子在上一年年末剛與她母親紀沙流落到這裡。

「真是個好地方啊。」

兩人並肩從車站走向母親居住的山莊，太宰在路上反覆喃喃著這句話。他們剛去探望了住在小田原醫院裡的紀沙女士。

「你對下曾我的第一印象怎麼樣？」

正讀大學的女兒萬里子就走在我身邊。

我們一過中午就從小田急沿線的住處出發，乘坐小田急小田原線到松田站下車，再轉乘御殿場線，到下曾我站全程只花了一個半小時。比我想象的要快。

「沒想到這裡田園氣息這麼濃郁。」

她眯著眼睛說。這孩子，平時常常叫嚷著要住到鄉下去。

「空氣很好吃吧？」[1]

我不假思索地說完，心裡突然慌張起來。這是《斜陽》裡的對話。同時也是母親交給太宰的日記中的文字。

《斜陽》是根據太田靜子的日記寫成的。

「那個詞好新奇，真像太宰治的風格。」

曾有人這樣對我說。

我忍不住回答：

「那是我母親的話。」

母親並不認為自己是世人所說的《斜陽》角色原型，而是幫助那部作品誕生的助手。

「我覺得，那是我們一起創作的紀念作品。」

她是這麼說的。

《斜陽》有太多地方直接用了母親的文字。並非一詞一句，而是常常引用一大段，且百分之九十九都未作改動。

儘管如此，這部作品還是因為太宰在最後寫的和子的信，搖身一變成了小說。

生下所愛的人的兒子，養育他成長，這就意味著我道德革命的完成。

私生子和他的母親。

我們將永遠同舊道德戰鬥到底，我打算像太陽一般活著。

和子的信中洋溢著對未來的希望，她還能與孩子一道迎接明天。

我認為，《斜陽》是一部明朗的小說。即便是太宰融入自身靈魂，以和子弟弟直治之名寫的遺書，也未能抹殺它的明朗。不僅如此，我甚至認為那封遺書更突出了女主角的明朗。

「我想寫出契訶夫《櫻桃園》那樣的小說。」

太宰曾對母親這樣說。母親也很喜歡契訶夫，仰慕他穩重沉著的風範。

她對太宰說出心中想法，卻換來了一張突然陰沉的面孔。我想，即便對方是心底敬愛的作家，他也希望有人稱讚自己更好吧。和子信中寫的M·C，其實是My Chekhov的縮寫。

「我母親就像《櫻桃園》裡的郎涅夫斯卡雅夫人。」

太田靜子的一番話，必定讓太宰腦海中湧出了日本《櫻桃園》的圖景。

契訶夫晚年劇作《櫻桃園》的結尾很明朗。夫人最珍重的櫻桃園被賣掉了，可是她在女兒安尼雅的鼓勵下，兩人一起走向了新世界。我想，太宰最初可能也想把《斜陽》寫成一部透著希望的作品。

昭和二十二年十二月，新潮社出版了《斜陽》單行本，當時我才出生不到一個月。半年後，太宰投水自盡，《斜陽》一轉眼就成了最暢銷小說。

母親帶著還是嬰兒的我住在下曾我，打算以創作小說為生。家裡人都責備她與有家室的作家生了孩子，她便主動斷了親緣。

我想，母親一定是把和子最後那封信，當成了太宰寫給我們母女倆的遺書，並憑著這個信念支撐了下來。

有人說：「把小說與現實混淆實為荒謬。」然而太宰治正是將小說照進現實，為文學而獻身的小說家。我想，他一定堅信小說必須與現實相同。

《斜陽》創作完成時，我還在母親肚子裡。我總覺得，若太宰對母親和尚未出生的孩子毫無眷戀，那封信也就不會閃閃發光。

當時母親心中並不存在信中所謂「道德革命」那般決絕的信念。然而決定寫小說為生，反倒遭受挫折，散盡錢財罹患重病，陷入山窮水盡之境，這對一直過著無憂無慮的大小姐生活的母親來說，應該算是革命的必經之路吧。

我認為，《斜陽》是跟《櫻桃園》一樣的喜劇，就像和子信中的M·C可以從My Chekhov變換成My Child，再搖身一變成了My Comedian。

站在斷崖絕壁上，天真的女主人公堅強地想要生下孩子。那絕不是毀滅的姿態。她將平安成為一名母親。

落日

落日在石岸邊暈開，藏入松林裡。女人產下了胎兒。

我想起了母親在昭和九年二十歲時出版的詩集《衣裳之冬》中，富有超現實主義色彩的詩句。

仔細想來，《斜陽》的和子即便處在戰爭這個令所有人窒息的狀況下，也獨自一人活出了不同的精彩。她並沒有甘於如羔羊般屏息靜氣地苟存。

這一切，完全是太田靜子在日記中的姿態。把院中蛇蛋當成毒蛇蛋，與鄰居孩子一同點火焚燒；在「燈火管制」中看見浴室著火，惹出不小的事端，這些都是母親日記中的內容。

在下曾我山中勞作時也一樣，所有人都穿著傳統勞作服，唯獨母親踩著涼鞋，穿著洋裝。據說一同參加勞作的作家尾崎一雄夫人松枝太太，看到她也嚇了一跳。我想，那在大戰中必然是典型的「非國民」模樣吧。

母親是個自由主義者。十二月八日即珍珠港事件後，她硬是去學了法語和洋裝裁縫。據說還反覆習讀了羅莎·盧森堡的《國民經濟學入門》和岡義武的《近代歐洲政治史》。對於她來說，這些並非裝點門戶，而是深入學習。

然而，我並不認為母親穿著洋裝參加勞作，是出於非常明確的反抗軍部意識。那可能僅僅是單純的，不願意對軍部言聽計從的心情。因為她在家裡從來都是穿著和式短衣褲下地勞作的。據說她還曾下決心，今後要一直替病弱的母親操持家務。

日本戰敗那一年年末，她的母親去世了，彼時她才對太宰有了新的感情。

太宰當時與家人疏散到了家鄉津輕，母親給他寫了一封商談的信。是像英國女作家曼斯菲爾德那樣，結婚以後繼續小說創作；還是徹底放棄文學，只考慮結婚；抑或從此繼續作為M·C先生的情婦生活，母親在信中詢問了自己該選擇的道路。

這是她頭一次使用「M·C」這個縮寫。母親還說，如果他回覆「結婚吧」，她就真的會結婚。因為兩人一直都保持著柏拉圖式的關係。

母親把信寄了速遞。

太宰連續給她發了兩通電報。

我命何哀

這是第一通。

那是何等裝腔作勢的文字。但我想，母親一定滿心陶醉地抱緊了電報條吧。兩個小時後，第二通電報來了。

無須憂心生活 信中談 治

母親的心愈發敞亮了。

第二天收到的信上，寫著「生活之事」。

你居住的下曾我，不是個好地方嘛。且多住些時日，靜觀天下形勢罷。我自然也會拜訪，彼時再與你商討百年之計。莫要慌張。你一人的生活，總有辦法過下去的。就放心罷。

請再給我來信。再見。

保重身體。

太宰是否真的有那個自信，認為母親一人的生活無須擔憂呢。若他的話出自真心，倒讓我覺得，他確實懷著明朗樂觀的心態在考慮自己與太田靜子的將來。

2

我的母親太田靜子出生於大正二年八月，比津輕新興大地主的兒子太宰治小四歲，是近江湖東愛知川町的診所醫生之女。她與《斜陽》女主人公的不同之處，只在於不是貴族。

太田家十幾代從醫，祖先還當過大分中津藩的御殿醫，後來到宇佐開了醫館。到畢業於長崎醫學校的祖父文督這一代，又與本家的醫生一家遷徙到了近江，並各自在湖東不同的地方開了診所。

他僅僅因為「位於日本最中央，沒有洪水也沒有地震」的理由，就把整個家族遷到了毫無淵源的近江。我想，那恐怕是個對土地沒有絲毫眷戀的自由家族吧。

據說祖先放棄御殿醫一職，是因為美貌的妻子被主君奪走了。

「太田一族今後不可娶貌美者為妻。」

祖先自此留下了這個家訓。

我想，那個家族裡一直流淌著不屈服於權力的自由血液。

母親的父親太田守，是現在大阪大學醫學部的第一批畢業生。正應了「醫者仁術」這句話，他是個性格極為溫和的人。母親一直管他叫「太田守先生」。在「守」這個字上，她還會帶點鼻音。

「守先生平時都是開電動車出診的。那輛車很可愛，活像個玩具。」

母親曾高興地對我說。

我家舊相簿裡有一張相片，上面正是坐在小汽車上，宛如「大黑天」那樣渾圓有福氣的守先生。如今被吹捧為環保先鋒的電動車，在昭和初年的日本僅有寥寥幾輛。在此之前，守先生開的是一輛奧斯汀汽車。

母親進入東京實踐女子專門學校家政科後，守先生馬上去了東京。他說想在銀座開車兜風。然而因為道路不熟，副駕駛上載著母親的車卡在了四丁目的轉角。據說那天警官朝他們發了好大的火。

母親那調皮的性格，說不定是守先生的遺傳。

她對自己母親也稱呼全名，叫「太田紀沙女士」。

太田紀沙女士是位恬靜的女性，骨子裡卻潛藏著無限膽量。守先生突然去世後，她毅然賣掉近江將近三千坪[2]的房子，來到了孩子們居住的東京。

母親與弟弟太田武在東芝公司的同事結婚後，不到兩個月就分居了，當時她生下了一個女嬰。天生體弱的女兒滿裡子不久後就感染肺炎離開了人世。

「因為我不愛丈夫，滿裡子才會死去。」

母親煩惱道。那是一場違背自己內心，純粹被對方熱情所吸引的婚姻。後來即使想離婚，滿裡子的出生也使她不得如願。

因為受了舊式女子大學教育，母親甚至想到了死。她還在隆冬之夜大開著窗戶，坐在嬰兒枕邊直到天明。這以後成了她痛苦的根源，因為孩子極有可能就此感染了肺炎。她確信，滿裡子代替自己死去了。

離婚後，母親與太田紀沙女士開始在大岡山相依為命。漸漸的，她開始萌生寫一部作品作為害死親生女兒獨白的想法。

恰在此時，她遇到了太宰治的《虛構的彷徨》[3]。

是我用這隻手，將阿園沉入水中。

這行文字深深吸引了母親。啊，眼前原來是一位與我同樣感到罪惡的作家。她多麼想尊其為師，給他寫信。

母親很快收到了回信。

要不要到我家來玩

母親將那封信捧在胸前，到附近的草原上徘徊了許久。那是昭和十六年秋天，珍珠港之戰即將爆發的日子。

由於缺乏獨自一人前去的勇氣，母親帶著兩個比自己小的文學少女造訪了位於三鷹的太宰家。

當她看見院子裡晾晒的尿布，心裡頓時涼了半截。原來這位先生已經有夫人孩子了。當時，太宰治正過著踏實的家庭生活。

不久之後，太宰散步歸來。在母親眼裡，他如同一位強悍的武士，絲毫看不到書信中透露的煩惱。

而太宰眼中的太田靜子，則像唯有夢中才敢想象的「夢子小姐」。不久後，他向學生堤重久提議與母親相親時，就是這樣說的。在太宰眼中，她臉上看不到一絲煩惱。

可是兩人卻感到了一種互相吸引的力量。若非如此，太宰絕不會在開戰十天後，突然給母親發一封電報，寫著「二時 東京車站 太宰」。

恐怕早在與她見面之前，太宰就從那封信裡感覺到了某種特殊氣質。換言之，他或許從信中得到了某種啟發，認為這名女效能夠給他帶來創作靈感。而與母親真正見面後，他的感覺無疑愈發強烈了。

我認為，此時母親也開始覺得，「強悍的武士」或許只是太宰的眾多面具之一。她是否據此認為太宰即便身在幸福的家庭中，依舊抱有害死了一個女人的罪惡感呢？

對於太宰，母親也讓我稱呼他為「太宰少爺」，彷彿他是童話裡的主人公，著實帶著「夢子小姐」般的甜美。

但我總感覺，這裡面還混合著母親特有的傳統思想，認為一個「未婚母親」的孩子，若稱呼生父為「爸爸」，無疑冒犯了夫人。同時我也感覺到，她想把關於太宰的沉重現實轉化為童話故事，用最明亮輕鬆的形式傳達給我。

「太宰少爺是一位很厲害的小說家。有一天，他跟一個女人掉進河裡死了。所以小治兒平時要小心，不要掉進水裡哦。」

就這樣，她把真相原原本本告訴了我。我之所以能如此優哉遊哉地長大，或許都得益於母親的教導。而我那個「小治兒」的小名也是母親起的，是「治子孩兒」的變音。

母親無論多麼貧窮，始終保持著開朗的性格。不，應該是表面開朗的性格。用「含淚的笑」來形容她再合適不過。

母親大病過後，經常在目黑某倉庫公司食堂流淚，她從我七歲時便一直在那兒工作。有一次還說跟她一起工作的大嬸欺負她，回到家後放聲大哭。她的哭聲實在太大，而還在讀小學的我只能愣愣地看著。可是到了第二天，她又跟那個人有說有笑地洗刷碗筷了。

「她是個好人。」

她微笑著對我說。被母親稱作「好人」的人，實在太多了。

只有對太宰，她有時稱他為「惡魔」，有時又會稱他為「神明」。

太宰少爺作為一個「很厲害的小說家」，為什麼是「惡魔」呢？當時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因為相信太宰少爺，我照他的吩咐把日記給他了。可是交出日記時，我真的很傷心。因為我一直把日記當作自己用心養育的孩子。」

母親曾無數次說起構成《斜陽》原型的那本日記。幼小的我漸漸意識到，童話不知何時變成了真實故事。

「太宰少爺是個惡魔。」

我曾經這樣安慰母親，卻見她把大眼睛瞪得更大，對我發起火來。

「不，他是神明。他讓我也活在了《斜陽》裡。」

每次這樣說完，她都會變成顫抖的哭腔。我看著那樣的母親，十分苦悶。倒是母親說出「他是惡魔」時的樣子更加開朗精神，讓我更為喜歡。每次那樣說的時候，她的聲音都跟訓斥我的時候一樣大。

我跟女兒沿著下曾我半夢半醒的商店街行走，腦中突然回想起母親高亢的聲音：「太宰是惡魔。」大概在我上初中的時候，母親開始漸漸直呼他為「太宰」了。這個稱呼更乾脆利落。

走到商店街盡頭，我開始不認識路了。我們打算到我出生的房子看看。那裡如今已徹底荒廢，只剩下竹籬圍起的大門，還勉強留著一點痕跡。太宰頭一次來時，曾說這裡就像古老童話《舌切雀》裡的麻雀之家。

十年前，為了製作一部NHK紀錄片，我有機會走進這座早已無人居住的房子。當時這裡還沒有荒廢成現在這樣，彷彿還留著一絲溫暖的煙火氣。後來，住在對面的西久保夫婦時不時與我通電話，告訴我房子又發生了什麼改變。

這一天臨近中午，我突然給西久保家打電話，表示想帶萬里子去問候他們。

「到車站後給我們打電話。」

儘管夫人真主枝女士如是說，我還是忍不住邁開腳步，走向了商店街。

「前面不遠處有一條小馬路。請穿過去。」

果然如真主枝女士所說，穿過人行橫道後，我的記憶馬上覆蘇了。前方赫然矗立著宗我神社的水泥鳥居。

直到二十幾年前，小說家尾崎一雄夫婦還住在那座鳥居附近。母親當時在金錢和健康都漸漸流失的困境中堅持小說創作，而尾崎老師作為同住下曾我的街坊，時常為母親提供幫助。就連被丹羽文雄斥為「天真」的小品文《園子的繡球》，尾崎老師也讚賞有加。

我想把它比作清晨或黃昏悄然盛開的，嬌柔美麗的花朵。

多麼慷慨的讚揚啊。

太宰曾經對尾崎老師的夫人松枝女士仰慕有加。他還對母親說，希望她能像松枝女士那般天真爛漫。而這樣的松枝女士，也為母親的純真清澈吃了一驚。

萬里子出生不到一個月時，我突然很想到下曾我看看。當時的丈夫開車帶我去了。

「呀，小治兒也成為母親了。真的像做夢一樣。」

松枝女士輕撫襁褓中萬里子的小臉，雙眼含淚。

當時，尾崎老師已去世四年。在他去世前一年，比尾崎老師小十四歲的母親先離開了人世，隨即老師就給我寫了一封信。

你要用勇氣，與這不幸對峙。

他給我留下了這樣一行豁達的文字。當時我怎麼都想不到，尾崎老師會在下一年與世長辭。

看上去一直健康開朗，與母親同歲的松枝女士，也在2007年春天離開人世，去與尾崎老師團聚了。

「萬里子其實來過一次下曽我哦。」

「我不記得了。」

「那當然了，當時你才剛出生。」

我想起，看見松枝女士抱著萬里子那一刻我的萬分幸福。而我身邊，就是萬里子的父親。那時我們結婚剛滿一年。我在包裹自己的幸福中，思量著獨自抱我到神社參拜的母親彼時該多麼孤獨。

從宗我神社參拜歸來，母親去了尾崎老師家。走到玄關來迎客的松枝女士一眼看到襁褓裡的嬰兒，便忍不住高聲說：

「呀，跟太宰先生一模一樣呢。」

母親後來告訴我，松枝女士短短一句話，讓自己心中一暖。

那已經是半個世紀前的回憶，而松枝女士懷抱萬里子也已經過去了二十年。然而於我而言，這兩件事彷彿都發生在昨天。

如今我也像曾經的母親那樣，跟女兒兩人相依為命。萬里子升高中後，我就與丈夫離婚了。現在，是我的心最明亮的時刻。

沿著鳥居旁的小徑向左轉，左邊就是城前寺的石階。這座寺廟非常出名，因為替父報仇討伐工藤祐經的曽我五郎、十郎就長眠於此。

母親說，小小的我曾經穿著紅色長靴，一級一級地緩緩走上這段石階。

由於母親心勞過度不出奶，住在寺裡的小亞就成了用奶水哺育我長大的第二個母親。小亞常年在近江太田醫院工作，是個惹人喜愛的少女。昭和二十二年春天，母親還未懷上我的時候，小亞一家就從近江遷到了東京。從那以後，她就與丈夫柏岡先生一道，在下曽我盡心盡力地照顧母親。

比小亞年長六歲的母親，即使在成為「未婚母親」後，依舊是個不諳世事的大小姐。

我出生沒多久，小亞就生下了第二個孩子。除了小亞的奶水，母親還想過餵我喝山羊奶。她被附近的農民巧言蠱惑，花很多錢買下了一隻山羊。然而即使每天撫弄山羊的乳房，都擠不出一滴奶水。

後來小亞才發現，那原來是一頭公山羊。

太宰死後三個月，八王子家事法庭送來了放棄遺產的申訴書。大約三個月前，井伏鱒二、今官一和伊馬春部就作為津島家的代理人，拿著誓約書來過下曽我。誓約書上白紙黑字寫著，願意收取十萬日元現金，承諾今後不對津島家提出任何金錢權利等要求。那十萬日元不到半年就花得一乾二淨。儘管如此，母親依舊以需要寫稿為理由，請了保姆來打理日常生活。尾崎老師推薦發表在文藝雜誌上的幾個短篇，全都沒能得到認可。甚至她懷疑老保姆偷了毛毯，實際真凶卻另有其人這個取材現實的短篇故事《老奶奶與牛尾巴》也遭到了漠視。現在讀來，其實並沒有如此糟糕。所以我覺得，她起初遭到的冷遇，多半是因為太宰治情婦的身份。那時，母親已經失去了暫時銷聲匿跡等待風頭過去的冷靜。就連發現《小說、太宰治》這本冒充母親名義寫的書時，她也只是呆愣著沒有什麼反應。

母親當時的姿態，像極了漸漸被逼上絕路的負傷小鹿。她一直居住的山莊有了新的住客。就在母親束手無策之時，庭院一角的小屋映入了眼簾。於是，她便在小屋裡掛上太宰的照片，帶著尚未記事的我開始了隱居山林的生活。翻開當時的相簿，可以清楚看見我年幼的面龐日漸消瘦。

一直被我稱呼為小亞的柏岡美惠子女士，於二〇〇七年患肺炎去世。留在下曽我的幾個記憶碎片，彷彿模糊成了夢中的光景。

3

我與萬里子順著彎曲的坡路，走向那間廢屋。

過去這裡曾是一條鋪滿砂石的小路。在那業已遠去的日子裡，我被母親和小亞牽著手，興高采烈地走向車站。

我們要坐上火車，到東京去了。

我當時只有三歲零四個月，下曾我的生活對我來說只是一些模糊的記憶碎片，唯獨這個記憶卻異常清晰。母親披著黑底紅色山茶花紋的羽織，臉上帶著微笑，看起來無比溫柔。

「媽媽要帶我去東京嗎。現在就去嗎。小亞也一起去嗎。」

我興奮地重複著同樣的話。

當時我還什麼都不知道。其實母親那次是去東京遞信醫院接受很複雜的腹部惡性腫瘤手術。那天是她在下曾我最後的早晨。母親已經做好了死的準備。

得了這麼重的病。無盡的天空，落下悲願與夢想的飛瀑，只留下靜謐的心死。

在昭和二十五年三月的日記中，母親寫下了這樣一句話。「靜謐的心死」之後，她又用凌亂的字跡寫下了對太宰的思念。

如果我死了，治子該怎麼長大呢？太宰會在天上守護著孤零零的治子嗎？我到死都不會知道答案，這讓我感到痛苦不堪。若他真的深愛我，必定會守護治子。可是，若他早已對我沒有愛戀……不，不可能。儘管已經決定了要死亡，依舊會感到迷茫。我沒有自信。

最後那句「我沒有自信」至今讀來仍讓我心中一顫。母親為何會如此喪失自信呢？

從我出生到太宰投河，中間大約有七個月時間。在此期間，太宰未曾踏入下曾我一步。我認為，他應該是想來卻不能來。

「若與‘斜陽之人’相見，我定會死。」

太宰曾對新情人山崎富榮女士這樣說。

他來到毗鄰下曾我的熱海旅館時，也曾提議見見母親和襁褓中的我。這件事被山崎寫到了日記中。當然，山崎女士是不願意的。在熱海停留期間，她也片刻不離地跟著太宰，使他難以單獨行動。

太宰治氏 正於熱海執筆創作長篇

看到這樣的報紙標題，母親無疑會聯想，他一定會到下曾我來看我們。然而她可能做夢都沒想到，山崎女士可能也會跟來。

當母親意識到太宰不會來之後，立刻發起高燒臥床不起。這樣的女子之心何其悲哀。做女兒的我被難以忍受的悲憫和慨嘆吞噬。

「明明已經生下了孩子，你卻一心只想著太宰。就算再怎麼痛苦，這種時候也該作為一個母親頑強地生活下去吧？」

我多想對當時的母親大聲說。

為母親看病的醫生說，母親心臟十分虛弱，應該是受到了非常強烈的心理打擊。奄奄一息的她，終於忍不住給太宰發了電報。

靜子 病重

太宰馬上匯來了一萬日元的電報匯款。在這方面，山崎女士倒是會按照太宰的吩咐認真處理。曾經是個優秀美容師的她，彼時已經成了太宰的優秀祕書。

「山崎女士一直陪伴太宰到了最後。因為太宰是個懦弱的人，沒辦法一個人死去。」

母親曾經這樣說。

得知母親懷孕的太宰，曾對她說過：「這樣就不能一起死了。」讀到母親的日記前，太宰曾構思過《斜陽》的另一種故事：那時他腦海中的想法是，以故鄉津輕為舞臺，讓很像太宰治的主人公和很像太田靜子的女性在小說中殉情。

母親認為那實在太陰鬱了。

「如果太宰叫媽媽一起死，你會跟他一起嗎？」

長大後，我曾經問過這個問題。

「如果沒有生下你，可能真的會跟他一起死。當時我覺得，我是個很怕死的人，所以跟好幾次嘗試自殺的太宰在一起，一定會不再害怕死亡。後來我發現，太宰其實比任何人都害怕死亡。」

母親這樣說。

儘管如此，那個時候的母親卻一生病就給太宰發了電報，冒著被人懷疑求財心切的風險和無奈。

新潮社剛出版的《斜陽》銷售狀況喜人，當時的太宰也算成了一位流行作家。儘管如此，在每晚恣意饕餮的情況下，不斷匯錢應該是挺困難的。當時美知子夫人帶著三個孩子，想必身心俱疲。然而，當時的母親並不清楚那個情況。主動斷絕了家族關係的母親抱著剛出生不久的我，只能依靠太宰維持生活。

或許，太宰那封「無須憂心生活」的電報讓她信以為真。更重要的是，她還天真地認為，自己是創作《斜陽》的助手，理應拿到《斜陽》的一部分版稅。

錢一匯到，母親就給太宰寫通道謝，甚至毫不在意第一個拆開閱讀的人並非太宰，而有可能是山崎富榮女士。

母親懷孕四個月的時候，曾經去東京找過住在三鷹的太宰。她想直接與太宰商量今後的事情。還帶著比她小五歲的弟弟通。

久違的太宰在母親眼中顯得如此陌生。當時他與山崎富榮女士的關係剛剛開始，而《斜陽》已經與懷孕的母親一道，在太宰心裡畫上了句號。他的戀情也必須在這裡完結。

只要讀了《斜陽》裡和子最後那封信，就能清楚地理解這點。

看樣子，您也把我給捨棄了。不，是逐漸忘卻了。

然而，我是幸福的。我的心願實現了，我懷上孩子了。如今，我感到失去了一切，可是，肚子裡的小生命，正是我孤獨微笑的動力。

與和子態度的平靜相比，現實中的母親卻因太宰的變化而噙滿淚水。

久違的太宰身邊，時刻跟著新潮社責編野原一夫及山崎女士。母親怎麼都找不到兩人獨處的時機。這是太宰刻意安排的。

坐在一群酗酒狂歡的男人中間，母親只能低頭不語，當時對內情一無所知的山崎女士還邀請她一同到別的房間吃烏冬面。母親當時動情於這位女性的善解人意。她萬萬沒想到，眼前這位女性剛與太宰建立了非同一般的親密關係。在她眼中，山崎女士恐怕只是一位臉上沒有脂粉氣息的嚴肅女性吧。

另一方面，山崎女士也只把太田靜子當成了《斜陽》的日記提供者。因為太宰只對她說了這些。若當時山崎女士知道眼前這個一味低著頭的女性腹中懷著太宰的孩子，不知會作何感想。

太宰非常害怕。但他還是應該說出完整真相。那樣一來，說不定就能緩和我的出生對山崎女士造成的打擊。

知情後的山崎女士千方百計地阻止太宰與太田靜子、治子見面。她日記中透露的那種激烈感情，大概與太宰此前隻字不提有關。

與此同時，母親在得知兩人關係後，依舊沒有改變對山崎女士的想法。她心裡只有山崎女士代替自己照料了一切的安心感，從未有過半點嫉妒之情。母親之所以常給兩人在三鷹的住處發電報，就是因為這種感情。她做夢都沒想到，自己的孩子出生後，兩人會爆發出前所未有的內心衝突。

關鍵在於，母親是個藝術至上主義者。在這一點上，太宰與她一樣。對他們來說，藝術高於戀愛，戀愛存在於藝術中。理解了這種觀念，似乎也就理解了為何母親會對山崎富榮女士毫不介懷。

當時母親心中也尚不存在對美知子夫人的歉意。因為她認為，或許能讓美知子夫人將這件事理解為孕育藝術的行為。

然而，太田靜子的心卻超越了「存在於藝術中的戀愛」。即使在《斜陽》完成之後，她也未能抹消對太宰的愛戀。

「好想你，好想你，你能再到下曾我來看我嗎？」

她心中只有這一個想法。太宰為何不再出現，思考這一問題的餘裕，早已被炙熱的戀情排擠掉了。

人就是為了戀愛和革命而活著。

《斜陽》中這句極富象徵意義的話，也是直接從母親日記中摘抄下來的。我認為，母親寫這句話時，並沒有理解那兩樣東西真正的重量。

革命即是羅曼，與炙熱的愛戀相通。然而成為「未婚母親」這一道德革命，是永遠不可能推動那兩者的。母親正是因為不明白這點，才陷入了痛苦之中。

母親說，她是帶著因違背道德而受重罰的心情接受腹部大手術的。當時她才第一次有了考慮美知子夫人苦楚的心情。與此同時，她似乎也動搖了自己為太宰所愛的自信。

「靜子做的事情，唯有在二十年後，你一個人將孩子撫養成人之時，方能為世間所認可。」

母親告知懷孕一事時，太宰用平靜的語氣這樣對她說。考慮了母女倆二十年後之事，然後死去的太宰治，不知是否也曾考慮過，自己死後那幾年，母親作為一個女人將要面臨的痛苦。

證明：

太田治子

這是我的愛女

望你能夠健康成長

併為父親驕傲

昭和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太宰治

我雖然很想盡數太宰的不足之處，還是對專門為我寫下這些文字的父親充滿感激。在富榮女士面前寫下這幾行字，對太宰來說恐怕需要做出捨命的準備。

當時同在一間屋裡的野原一夫注意到，太宰書寫證明書時側臉彷彿掛著溫和的微笑。他在《回想太宰治》中，提到了這個場景。

母親告知懷孕一事時，太宰輕撫著她的頭說：「靜子做了一件好事。」然而在熟識的詩人面前，他卻哭訴著「這女人怎麼這麼快就懷上了」。我想，當時的太宰與死前一樣，陷入了混亂。

「太宰先生跟正房夫人生了三個孩子，我覺得他不會想要別的孩子了。」

母親曾聽弟弟的新婚妻子如是說。第一次去三鷹太宰家時，這個比她小的女孩子也一起去了。母親其實也有這種感覺。所以，大約一週後太宰給她發出希望見面的電報時，母親似乎既高興又擔憂。

太宰站在兩人約定的東京站花店前，披著和式斗篷，看起來有點法國演員的味道。之前在他家見到的武士印象完全消失了。母親那天早上恰好聽了舒曼的《克萊斯勒偶記》，眼前的太宰讓她不禁聯想到如那首曲子般溫柔的紳士。

那天，兩人在新宿武藏野館看了西蒙妮·西蒙的《女人湖》。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前後，母親在京橋的國立近代美術館電影中心看過這部戰前拍的電影。娃娃臉的西蒙妮·西蒙與母親有點神似。當時母親邊看邊哭，後來還告訴我，那部電影她反覆看過好幾次，實在太讓人懷念了。同時她也說，小時候教她學習新短歌，又兼具洋畫家身份的六條篤先生也很喜歡那部電影。他專門為母親作了一首詩，題為《這是牛奶澆灌的花兒》——「這是牛奶澆灌的花兒/在水曜饗宴的緩流上/印下閨影/引來眾多議論與讚賞/我的西蒙妮·西蒙啊/花兒輕觸你的指尖/以散落為永別/徒留黃昏的指紋。」

確實，我的母親即使在滿臉皺紋的年紀，依舊保留著那種牛奶氣質。這也讓我這個女兒時常煩惱不已。因為我憧憬的，是更加堅定凜然的女性。然而我明白，太宰也是被她這種氣質吸引了。

看完電影后，兩人走進咖啡廳，太宰聽母親誦讀了那首詩，說要抄在自己的筆記本上。詩讀完後，太宰臉上泛起了紅暈。

「從今天起，你就不是一個人了。我把我的命交給你，所以你的責任會變重哦。」

或許是出於對六條先生的反抗，他突然說出這樣的話。

話說回來，頭一次約會就說這種話的男性，在我看來有點過於裝腔作勢了。而且太宰當時還有妻室子女。我倒是想反問，那你的責任跑到哪兒去了？或許他認為，這也是藝術世界的一種行為吧。

母親完完全全接受了他說的每一個字。想到她這樣的純真，我突然忍不住要說太宰的壞話。

太宰治告訴母親，為了等她，他在花店門口站了一個多小時。當時他盯著眼前那些淡紫色的無名花朵，想到不知佳人是否會來，甚至很想哭泣。這樣一想，這個男人又有點讓人恨不起來。

「為了紀念，我想寫一本最美的小說。」

太宰《斜陽》裡的序幕，就是由那淡紫色的花兒拉開的。

那是太平洋戰爭剛開始不久的冬天，頭一次落下冷雨的日子。恰好一年後，母親就跟隨太田紀沙女士疏散到了下曾我。

4

在東京站檢票口道別時，太宰說：

「再見，別忘了給我寫信。」

他還說：

「四五天後，告訴我一個合適的時間地點。」

一起看電影、喝茶，那場跟今日男女別無二致的約會，是太宰用電報提出的。他的言外之意是，下回輪到你約我了。

這是典型的太宰性格。那是一種自己先拋骰子，然後靜觀對手如何應對的被動姿態。好一個狡猾的太宰。

如果真的喜歡一個人，自己主動寫信不就好了嗎？為了誘導女孩主動喜歡上他，太宰著實費了一番功夫。

我最討厭這樣的男人。那種表面討好對方的做法，恰巧說明自己心中並沒有任何緊迫感。

也就是說，他並非百分之百動了心。正因為心裡還存在著一定的冷淡，才會說出那種話來。

在作為小說家的太宰治看來，那也是為了儘快讀到太田靜子的信。儘管她究竟會給自己寫些什麼還是未知，他還是預感到，那封信能用到小說當中。《藤十郎之戀》的幕布已經拉開了。我的母親太田靜子，卻還對此毫無知覺。

「我把我的命交給你。」聽著太宰酸掉大牙的話，母親如入夢境。

在檢票口，太宰告訴她：

「你要轉過頭向前走。千萬不能回頭。」

昭和二十五年，太宰友人檀一雄先生上下打點出版了《我的悲歌》，母親在書中寫下了當時的光景。遵照太宰的吩咐，她直直地大步向前，心卻留在了背後那個人身上。

我想，太宰一定樂於看著母親如同幼女般無助的背影。他一定心滿意足地想：很好很好，這下她就會對我言聽計從了。

母親說，《我的悲歌》雖是一部小說，太宰說的話卻完全真實。那著實是本甘美又毫無防備的書。

母親甚至遵照責編的吩咐，寫出了與太宰同床的場景。那些文字，成了她畢生的汙點。

深深藏在我家壁櫥深處的那本書，只有那幾頁被她親手撕去了。儘管知道那些文字已經不在上面，我依舊不想翻開《我的悲歌》。

對我而言，父親與母親多年以前的戀愛故事已經不重要了。我活在當下，只想考慮眼前。

母親還很後悔只讓太宰治一個人用了真名，自己則化名為「園子」。當然這也是出版社為了暢銷而提出的要求。

現在讀來，我依舊覺得這是個錯誤。既然要書寫事實，就應該做好心理準備，從自身跳脫出來，用真名進行書寫。

這一切都因為太宰死後不久，母親就沒有了錢，實在無法照顧自己和年幼女兒的生活。在性格爽朗的九州男子檀一雄先生的關照下，她好不容易把書出版了。

然而很明顯，當時母親並沒有寫文章的心理準備。

母親去世後，我看見壁櫥深處露出這本書的藍色封面一角時，心情立刻沉了下來。那有種觸碰母親舊傷口的感覺。不過這回我總算鼓起勇氣開啟了這本書。如我所料，母親當時的單純讓我感到萬分悲痛。

雖然這本書是她在太宰死後第二年寫的，她對太宰的思念，較之前反倒更加強烈。

「你要轉過頭向前走。」

一想到那句臨別之言的深意，她的心情就難以平靜，正是在那種狀態下母親寫了這本書。

「我想重寫《我的悲歌》。」

晚年的母親曾經對我嘆息道。

母親對我說，我只想留下真實，如果我做不到，就由你來完成。如今我雖然寫著這些文字，卻始終有種感覺，彷彿自己一直在逃避真實。

那麼，太宰治和太田靜子的心境，究竟是什麼樣的？我越來越想冷靜地審視這兩個人。《我的悲歌》中時不時能看到母親毫不遮掩的真實心情。

「那位先生是真心的嗎？他明明有夫人和孩子，為何還要說那種話呢？」

她在床上邊哭邊想。連她自己都不明白為何會流下淚來。她還在書中寫道，並不認可愛上了太宰治的自己。因為她認為，戀愛只有在通往婚姻這一條道路上才能得到認可。

從文字中就可看出，母親是那種完完全全抱著舊式女子大學思想的人。然而正如那句「剛才流淚的烏鴉已經笑了起來」，第二天早上，她便如同雨後的鮮花那般活力十足了。她在那種高昂的心情中寫了一封信：後天下午兩點，在新宿站候車室等您。那是一種遵守了約定的驕傲心情。

「這次的來信太早了。」

約會當天，先行等候在候車室入口的太宰，一開口就說出了這句話。當他離開三鷹家中時，美知子夫人用嚴厲的聲音問他：

「您這是要到哪裡去？」

聽了太宰的話，母親眼中頓時噙滿了淚水。

隨後兩人便結伴進了電影院。當時正在上映《次郎物語》，原作是下村湖人。穿著短小扎染和服的次郎因為想見乳母，邊跑邊回頭。那惹人憐愛的小小身影讓母親聯想到幼年的太宰，一時間又流下了眼淚。她邊哭邊想：太宰不想見我。於是哭得更厲害了。

待母親回過神來，發現太宰在她旁邊哭得比她還厲害。

每次說起這件事，母親眼中都會含著淚水。

母親每次看到電視劇裡稍微有點悲情的場面，馬上就會流下淚水。她那孩子般的哭泣面龐看起來十分有趣。一次我正出神地看著，母親卻突然發起火來。

「你真是個無情的孩子。不僅不流淚，還看著我的臉，把長輩當成傻瓜。」

我那樣看母親哭泣的臉，確實顯得冷淡而惡劣。我感覺在這方面，我與站在東京站檢票口凝視母親背影的太宰是相通的。

不過太宰跟我不同，是個輕易流淚的男人。我之所以成了這麼一個很少流淚的孩子，可能是因為有個輕易流淚的母親吧。

不過，太宰治為何會對著《次郎物語》哭得如此厲害呢？或許是因為當初與美知子夫人結婚留下的絕不背叛的誓言開始動搖，化作淚水流了下來吧。由於哭得太厲害，二人還不得不到洗手間洗了把臉。

太宰不可能把計劃訂得如此詳盡，甚至將那場哭泣也算入其中。我挺喜歡那種放下一切架子大聲哭泣的男性。而且他還跟身邊的太田靜子一起哭了。這讓我想起竹久夢二畫中那個在女人身邊掩面而泣的男人。

如此愛哭的男人，肯定當不成軍人或武士吧。他新婚時期那種「武士」風姿，我感覺是硬裝出來的。

當時太平洋戰爭爆發還不到一個月，那個時候的日本，即使在電影院裡，可能也看不見幾個放聲大哭的男人。

幾個月後，太宰把愛徒堤重久介紹給了母親。面對堤先生過於濃重的貴公子氣息，比他年長的母親有些害怕。

第二天，母親就去了三鷹太宰家。

「我不能跟不想結婚的物件交往。」

她斷然拒絕了太宰。

太宰露出了高興的神情。他之所以介紹堤先生，恐怕是為了考驗太田靜子是否對自己死心塌地吧。

其實他也對堤先生說過：「她保持這個樣子是最好的。」言外之意是，母親身體孱弱，不適合寫小說。但是她的文字很有靈氣，可以寫寫日記。

母親並不知道，太宰心裡想的是有一天用她的日記作為自己寫小說的材料。如果她一開始就知道，是否就不會如此愛慕太宰了？我迷亂在這番未知和猜疑中。

不管怎麼說，太田靜子的立場如同被蛇盯上的青蛙。或許初次相遇時，她就預感到自己心中的一切都會被太宰吸走。

「我把我的命交給你。」這句話中的「你」與「我」，不知何時在母親心中已經換了個位置。

我覺得，美知子夫人應該從太宰和太田靜子的交往中察覺到了危險。因此她也非常希望母親與堤先生的相親能夠成功。

另一方面，身為母親的太田紀沙女士也對太宰治有著擔憂。

「太宰這個名字，感覺很沉重。」

她對母親這樣說。

昭和十八年初冬，太田紀沙女士與女兒從現在的大田區南千束疏散到了下曾我，當天晚上，她就發起了燒。隨後，在小田原的醫院裡躺了兩個月。在此期間，母親一直獨自生活在那座山莊裡。

「你一個人不害怕嗎？」

長大後，我曾問過母親。

「我每天都要帶著水果和湯飯到醫院去，為了做湯還要跑到山那邊的村子裡買食材，哪裡有時間害怕呢。」

「你這麼忙，還是給太宰寫信了。」

「嗯，但那只是年後通知他地址變更而已。」

母親這樣說。

信寄出去幾天後，母親就收到了太宰發來的電報：

明日一點 小田原車站

發報局變成了熱海。那天很暖和。太宰的小說《佳日》決定要拍成電影，他正在熱海與人商談此事。在回東京的路上他決定到下曾我看看，地點約在小田原車站。

「去下曾我前，先到醫院看看吧。」

太宰剛見面就說出的話，讓母親慌了手腳。因為她怎麼都想不到，太宰會想到醫院去探望她母親。

她對母親說的是，今天有個女性朋友要從東京來找她。在她最喜歡的太田紀沙女士面前，我母親總是坦誠相對，但唯獨關於太宰，她會面不改色地說謊。

她實在不希望太宰到醫院去，便藉口說醫院破舊，拖鞋上會沾染細菌。可太宰完全不在乎那些。他獨自走進車站前的花店，不一會兒就走了回來，雙手捧著一束鮮紅的玫瑰和康乃馨。

太宰真的想見太田紀沙女士嗎？實際上，他只是在病房前把花束交給母親，自己一臉興奮地躲在了門後，就像個玩捉迷藏的孩子。

太田紀沙女士當時正在病床上閱讀太宰剛出版的《右大臣實朝》。

我感覺，他在門後把一切都看在了眼裡。說不定太田紀沙女士也發現了貼在門後、身材高大的太宰。說不定，只有母親對當時的情況一無所知。

太宰治很想見見太田靜子口中那位酷似《櫻桃園》郎涅夫斯卡雅夫人的太田紀沙女士，因為他打算在小說中寫下《櫻桃園》那種沒落貴族的結局。他必須親眼看到書中的登場人物。

他送上的玫瑰與康乃馨都紅如火焰，甚至可說是並不適合探病的色彩。他用那種色彩表達的，或許是不久之後，準備以母親的日記為材料，寫出曠世傑作的熱意吧。

那天晚上，太宰住在了下曾我的山莊。隔著一扇屏風，兩人在臥室裡並枕而眠。其間他們只接了吻。當時他眼前或許還殘留著幾個小時前看到的，太田紀沙像鶴一般瘦削的面孔。

與此同時，母親則在旁邊默默向太田紀沙女士祈禱，今天不要發生任何事情。

儘管心中想法各自不同，但我認為，這兩個人還是純潔的。



太宰治在下曾我過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太田靜子與他吃過早飯，一起在院子裡散步。

山下麥田裡泛起的朝霧，像柔軟的薄紗緩緩鋪開。若換作平時，從院子裡應該能看到遠處的森林，和更遠處相模灣的蔚藍海面。

那對母親來說本是早已見慣的光景，然而在那一天，她卻感覺自己彷彿來到了海底龍宮。至於頭一次踏足下曾我的太宰，心中想必更加感慨了吧。

又或許，他在前一天黃昏踏入山莊大門，看見那如同竹籬環繞的麻雀之家，又有點類似中國寺院的山莊時，早已產生了那種感覺。來到茅草鋪就的屋頂下，走進玄關大門，迎接他的是一座羊的石像。

抬頭望向藍色陶質天窗，身穿斗篷的太宰呆呆地站了好一會兒。隨後，他走進客廳，在神龕的佛像前雙手合十。那是一尊不知由誰製作的、高五十公分左右的小觀音像。觀音的相貌與法華寺的十一面觀音極為相似。

「感覺就像靜子站在這裡。」

他自言自語般呢喃著，又小聲說道。

「我想在死前寫出一本跟這座佛像一樣像樣的小說。」

「佛像一樣的小說」到底是什麼小說呢？或許是肅然直立的感覺吧。不管是否低垂著頭，我好像從沒見過弓腰縮背的佛像。而含胸嚴重的太宰之前寫出的那些小說，可能與佛像的從容相去甚遠。

然而當時的母親並沒有想到這些。她凝視著太宰在觀音像前合起的纖細精緻的手，想起了第一次讀《虛構的彷徨》時的情景。作者因為害死了一個女人而感到的痛苦和悲傷，化作興福寺的阿修羅像浮現在眼前。

太田靜子又何嘗不像興福寺的阿修羅像呢？她經歷了一場沒有愛情的婚姻，失去了剛出生不久的孩子，併為此萬分苦惱。

兩個「阿修羅」在濃霧中走下庭院石階，來到池塘邊的大石上坐了下來。

「昨晚我幾乎沒闔眼。」

太宰說。

「我一直醒著，直到外廊玻璃門露出湛藍的顏色。阿修羅往空中伸出的四條手臂，就是我的手。」

他這樣說道。太宰曾在半夜繞過隔開兩人的屏風，來到母親枕邊，親吻了一下母親，便馬上回去了。而她當時只是裝睡，實際感覺到了一切。

「您還在為昨晚生氣嗎？」

母親曾請求他不要更進一步。

「很好，昨晚真的很好。我感覺心靈受到了滌盪。」

太宰的聲音聽起來無比清澈。周圍的霧氣漸漸散去，現出蔚藍的晴空。

「靜子跟我在一起，什麼時候感到最快樂？」

母親聽了他的話，馬上想到曼斯菲爾德《共同眺望之人》裡的文字。

「我最喜歡現在這樣，兩個人靜靜地坐在一起。」

他的側臉如佛像般寧靜。

母親曾無數次提起那天早上兩人的對話。她說，如果兩個人彼此珍重，就不應該過早同床共枕。不知何時，那些話成了對我這個女兒的道德教育。我在成長過程中，一直對母親的話深表認同。同時，我也很喜歡那兩個只用親吻迎來純淨清晨的人。

然而，若兩人的關係僅止於此，我就不會降生在世界上，《斜陽》這部作品，也會是另一副樣子。

我認為，母親當時提出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是因為她的母親太田紀沙女士還在世。當然，她並沒有把太宰留宿的事情告訴正在住院的太田紀沙女士。她甚至沒有寫在日記裡。可以想見，母親當時一定充滿了罪惡感。

太田紀沙女士非常希望離婚回家的女兒再次結婚。母親自己也並未完全放棄自己的姻緣。她只想跟太宰維持文學師徒的關係。可能正因為她這種危機感，才讓她對這種可能落入危險的關係更加難以忘懷。

母親一直很想創作一部「獨白之作」，以紀念夭折的女兒滿裡子。她把書寫文字當成了人生最大的寄託。於她，無法書寫文字的人生，是異常孤獨的人生。

書寫「獨白之作」非常痛苦。母親想著是否該像太宰說的那樣寫寫「日記」，而不知何時，又開始考慮要帶著那個「日記」步入婚姻。那並不是為了書寫她對太宰治的暗戀，而是她與太田紀沙女士的「今天做了些什麼」的日常。

換句話說，在某一時刻放棄創作「獨白之作」的母親，基本上無法成為一名小說家。而這就使她成了時刻尋找小說素材的太宰的絕佳獵物。他專門跑到下曾我住了一夜，其心境與瞄準了攻擊範圍內的野兔，決定悠閒戲耍的狐狸差不多。狐狸太宰決定不對那隻名為太田靜子的野兔太早出手。他認為，大可以一點點逼近獵物，細細鑑賞野兔心中的動搖。

「很好，昨晚真的很好。」

這句話裡除了對太田靜子的珍重，更多的是他身為小說家的算計。或許當時的太宰還在困惑，不知該與她如何走下去。

《斜陽》的大綱還沒定下來。對太田靜子的處置，若不看看她的「日記」就無法決定。

不過，他恐怕已經清楚認識到了一點，就是太田紀沙女士的存在。他躲在病房門後，凝視著她如同鶴一般纖瘦的身影時，心裡可能在想：

「啊，靜子的母親怎麼不快些去世呢。」

只要這位母親還活著，他恐怕就無法拉近自己與太田靜子的距離。因為他從太田靜子日常的對話中，意識到了母親與女兒的深深羈絆。想必，只有這位母親死了，《斜陽》這部作品才能邁出第一步。

太田靜子一定也懷有同樣的想法。當她決定要對太田紀沙女士隱瞞自己與太宰的關係時，心裡也暗暗希望母親去世。

儘管她早已下定決心，今後要作為太田紀沙女士的助手生活下去，但我認為，母親心中的另一個自己，時刻都在對那種生活的厭倦吶喊。自從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母親更加憧憬「戀愛和革命」了。

兩個「阿修羅」坐在院落池塘前眺望遠方，誰也不發一語。

清晨的霧早已散盡，頭頂那片清澈的藍天，倒映在池塘裡熠熠生輝。水面上還映出了樹木和烏鴉的倒影，那一刻，周圍的烏鴉彷彿比平時多了不少。

「樹上的烏鴉好像很快樂啊。」

太宰輕輕地說。

「它們一定很幸福吧。」

說完，他就凝視著樹木，目光久久沒有移開。

正好一年後的昭和二十年春天，太宰治發表了從《聊齋志異》獲得靈感而創作的《竹青》。青年魚容化作一隻烏鴉，與名叫竹青的雌烏鴉結識，親親熱熱地比翼雙飛。然而他最終無法忘卻人類世界，還是回到了妻子身邊。

「啊，景色真好。多麼想讓家裡的老婆也看看這片風景。」

魚容在竹青旁邊不由自主地說了這句話，突然產生了想哭的衝動。

「看來，您還未忘記您的夫人。」

竹青感慨地說完，輕輕嘆了口氣。

母親說，她讀完《竹青》有種無比熟悉的感覺。一年前兩人在庭前眺望時，那此起彼伏的鴉鳴彷彿就在耳旁。

戰爭日漸白熱化。這個短篇發表在《文藝》四月號上時，東京遭到B-29大空襲，將近十萬人失去了生命。每天，從東京返航的B-29都把剩餘的炸彈投在下曾我。有時，B-29會在夜晚擦著屋頂飛過；有時，它又會在白天朝著獨自在田間勞作的母親低空飛行，甚至能看見飛行員頭上戴的墨鏡。

現實世界已經落入了隨時可能喪命的狀態，母親卻在讀完《竹青》後，愣愣地坐了好久。

「那位先生總有一天會回到夫人身邊。我想與太田紀沙女士生活下去。」

諷刺的是，就在她下定決心時，紀沙女士的身體卻在極度衰弱。那一年年末，日本投降四個月後，紀沙女士就與世長辭。

母親在讀《竹青》時，非常欣賞一個細節。與烏鴉竹青離別一年後，魚容的妻子生下一個男孩。孩子的名字裡暗藏了魚榮對竹青的記憶。他並未把兒子名字的由來告訴最愛的妻子，而是將其當成了埋藏心中的寶貴祕密。

兩人並肩坐在池塘邊時，太宰對母親說了美知子夫人預計夏天產子的事情。

「如果是男孩子就好了。」

太宰這樣說。當時他已經是一個可愛女兒的父親了。

「男孩子，真好啊。」

母親也天真地高興起來。不遠處有一棵纖細的紫薇，母親凝視著彎彎曲曲的枝丫，這樣說道。

「如果是男孩子，不如起名叫正樹吧。」

「為什麼？」太宰困惑地問。

「您就像那株紫薇一樣，心裡滿是曲折。男孩子應該像佛像那樣挺拔才對。」

母親這樣回答。太宰放聲笑了起來。我想，他之所以格外高興，是因為太田靜子像個母親那樣說出了他的弱點。

闊別十年的下曾我山莊正如我想象的那般，已經徹底淪為一片廢墟。然而勉強矗立的大門，依舊保留著「麻雀之家」的風情。

「媽媽說的紫薇，是不是那棵？」

萬里子大聲說。

去拜訪對面西久保先生一家前，我們兩人在門前站了一會兒。確實，門邊茂盛的竹叢裡，有棵紫薇樹露出了粗壯的枝幹。那光滑的枝幹強壯有力，讓人不禁懷疑那是否真的是紫薇樹。

6

戰爭結束將近半年後，太田靜子遵照太宰治的建議，開始寫日記。

日本戰敗那年年末，太田紀沙女士去世，只剩母親一個人住在山莊。我時常想，她竟然在那座好似中國古老寺廟的房子裡一個人生活了那麼久。而且據她所言，並沒有感到害怕。

「半夜一隻鼬鼠跑到院子裡，過一會兒又消失在黑暗中。消失前，它轉頭看了我一眼，似乎露出了微笑。那個微笑實在太溫柔，讓我看得出了神。」

聽了母親的話，我也彷彿看到了鼬鼠的微笑，心情愉悅起來。

母親說，比起夜晚，每天醒來發現紀沙女士已經不在人世的清晨更讓她痛苦。早上在餐廳喝熱牛奶時，她還會放聲大哭。有時候，她會跟比自己年紀小的女性朋友相約在東京站見面。即使大家一塊兒走進戰前新開不久的歌舞廳，她也沒有跳舞的興致。她告訴我，當時看著舞動的人群，她突然想馬上回到下曾我去。因為她回想起了自己跟太宰相約在東京站的光景。而那個時候，他還在津輕老家躲避戰火，尚未歸來。

過完年不久，母親就給津輕的太宰寄了一張明信片，用短短几行文字告知了太田紀沙女士去世的訊息。

很快她就收到了回信。

拜覆

我總在想你。這樣說或許很奇怪，可我總在想你。

聽聞你母親去世，想必你很痛苦。

如今日本並不存在幸福之人，然而，就不能有些令人懷念的事嗎。我體驗了兩次災禍。一次是三鷹的轟炸，我被掩埋到了脖頸。遷至甲府後，又經歷了一次大火。

青森很冷，很拘束，讓我異常為難。我想去戀愛，並暗中愛慕某個人，可是十天後，我就再也不愛她了。

無法出門旅行，讓我最為頭痛。

我用將近一萬日元買了香菸後，變得身無分文。於是今天，我便挑出十包最好的煙，藏到了壁櫥架上。

你這個最好的人，務必要悄悄堅持，全力活下去。

眷戀你

我能想象母親緊緊抱著這封信，滿臉高興的樣子。最後那個「眷戀你」用得絕妙。他怎麼如此擅長編織讓人高興的文字呢。

然而冷靜審視這封信，我又感覺母親其實不應該高興成那樣。

首先是關於太田紀沙女士的死，他說了一句「想必你很痛苦」。當然，很難想象他指的是生活。因為早在大戰結束前，母親就一直過著無正式工作，只能變賣物品為生的生活。事實上，對太田靜子的安慰用「想必你很寂寞」才更自然，又或者「想必你很悲傷」也可以。而太宰故意沒用這兩種表達，由此可見他的心跡。

靜子母親的去世其實讓他鬆了口氣。因為那樣一來，她的心肯定會徑直偏向自己。紀沙女士的死讓他暗自得意，而那種得意又使他略感痛苦。於是可以想象，他自然而然地寫下了「想必你很痛苦」這句話。

與此同時，太宰心中又湧出了對太田靜子的愛慕。「眷戀你」和「最好的人」，都讓人感到他的情感是真實的。

太宰治是個喜歡說「最」的作家。單純在那封信中，就用了三個「最」。「無法出門旅行，讓我最為頭痛」「十包最好的煙」，這兩句恐怕都是他無意中連續寫下的吧。

表面上，太宰是個不喝兩杯酒連頭都不敢抬的人，可他的內心截然相反，始終希望自己處在「最」的位置。當然，他也希望靜子把他當成「最」重要的人。

太田紀沙女士的死確保了這點。我認為，正是那種鬆了一口氣的安心感，讓他意識到可以把靜子說成「最好的人」了。

「即便他說我是最好的人，我也沒什麼可高興的。因為他之所以那樣說，是希望自己變成我眼中最好的人。」

晚年的母親經常這樣對我說。

我總感覺，母親把深夜造訪的鼬鼠的微笑，與太宰的微笑重疊在了一起。但我想，他在現實中恐怕不會回頭對她露出那種笑容。或許正因為如此，母親才會更加沉溺於那個幻想。她之所以不害怕一個人在那座山莊過夜，可能因為她一直期待著，期待太宰今夜會化作鼬鼠來到她面前。

母親說，太宰第一次來下曾我過夜的第二天，她完全不記得自己把他送到了哪裡。想來，那是因為母親感到了強烈的離別悲痛。那天的記憶只持續到兩人並肩在通往下曾我車站的橘子林坡路走，然後戛然而止。

彎曲的斜坡盡頭有一片墓地，墓地入口處的腐朽路牌，彷彿隨時都會倒下。母親當時看到那塊熟悉的路牌，卻彷彿看到了一副十字架。歪斜的十字架像在暗示著兩人的未來。

母親告訴我，太宰心裡一定也有同樣的想法。因為兩人在那塊路牌前呆站了好一會兒。

「真不應該發誓啊。」

太宰沉悶的聲音彷彿來自遙遠天空的彼岸。幾年前，他與美知子夫人訂婚時，曾給井伏鱒二寫了一封誓約書。

如我再次破壞婚姻，請將我斥作徹頭徹尾的狂人，並棄之腦後。這些話語雖然平凡，但我今後無論面對任何人，都可平白訴說，甚至在神明腳下，亦可

毫不含羞地起誓。請給予我信賴。

寫下這些文字時，太宰應該是真心起誓的。

他的新娘是如同武士之妻、堅定而寡言的賢惠女子。太宰一定用盡了心力，想成為配得上她的丈夫。

翻開可謂太宰結婚紀念作品的《富嶽百景》，就會明白太宰何以被美知子夫人的那種氣質深深吸引。

他的心意如此清澈，自然也會讓人為他對太田靜子的心意而痛心，儘管以寫小說為藉口，他還是喜歡上了太田靜子。

《藤十郎之戀》也一樣，若缺少了喜歡對方的感情，則整個故事都無法立足。而正如聽到藤十郎表白戀情的夫人死去那樣，太宰或許也曾祈禱過靜子的死。那樣一來，他就能盡情創作自己這部只確定了標題為「斜陽」的小說了。

「小說結局是兩個人的死。」

儘管他曾對母親這樣說過，但我認為，太宰看著眼前這個天真無邪的人，開始希望她活下去了。

太宰治似乎時刻都在追求死亡。到小田原醫院探望太田紀沙女士後，二人在小田原城的護城河邊散步。順著斜坡走到上面的城寨遺址，就能眺望到遠處的海面。

「我很喜歡這樣的遺址和墓地。想著那麼多死去的人，我會感到內心寧靜……我總是在想，乾脆死掉算了。」兩人並肩坐在一塊大石上，太宰這樣對她說。

「您不怕死嗎？」

母親問道。

「不怕。我怕的是人，所以我想死。」

太宰回答。

但我認為，就算怕人，也可以活下去。

說到底，我感覺太宰最害怕的是害怕他人的自己。對他來說，太田靜子是少數幾個無須懼怕的人之一。

「好想蓋一座精緻的小房子，跟你一起住在裡面啊。」

兩人眺望著眼前那片宛如山水畫的風景時，太宰低聲喃喃了這句話。或許，當時太宰重回了少年心境，開始夢想與少女太田靜子生活在小小的房子裡。

母親發現身邊的太宰除了日式斗篷，還圍了一條灰色圍巾。想到那條圍巾一定出自太宰夫人之手，眼前的風景頓時消失得無影無蹤。

當時母親手拿的藤筐裡，藏著一條準備送給太宰的淺藍色圍巾。

「這位適合戴灰色圍巾的先生，一定非常珍重自己的夫人。」

母親十分篤定。

母親開始寫的日記，其實是筆隨心動的「回憶錄」。徹底擺脫了「獨白之作」時的痛苦，她反倒寫得格外流暢。

她從疏散到下曾我開頭，到錯把蛇蛋當成毒蛇蛋燒掉那裡，突然感到胸中異常苦悶。那是鄰居小孩從後院竹籬間找到的白色小蛋，共有十個。母親覺得萬一孵出十條毒蛇可不好，便決定把蛋扔進火裡燒掉。然而蛇蛋遲遲燒不著。

後來母親得知那是普通蛇蛋，便把它們埋到了梅花樹下。太田紀沙女士得知此事備受打擊。因為丈夫守先生去世那天傍晚，家附近幾乎所有的樹上都出現了蛇。

母親看著太田紀沙女士失去血色的面孔，覺得自己心底住著醜陋的毒蛇，這毒蛇總有一天會將這位萬分悲憫而美麗的母蛇咬死。

這一段，太宰只把一個漢字詞改寫成了假名讀音，其他原樣照搬到了《斜陽》裡。

三年前結識的法國電影人吉爾和瑪麗曾對我說，這段文字最為引人入勝。當時夫妻倆住在蒙馬特高地毗鄰皮嘉爾廣場的一座公寓裡。他們打算製作一部關於太宰的紀錄片。

「我最喜歡《斜陽》了。」

年齡相差頗大、堪比父女的兩人異口同聲地對我說。後來瑪麗還說，蛇的故事構成了整部小說的核心。確實，那個故事暗示了母親的死亡和新生命的萌芽。而得知那個故事確實發生過時，她似乎大吃一驚。

法國與日本截然不同，平均四個人就有一人是婚外生子。可儘管如此，要給有家庭的男人生下孩子還是需要勇氣的。

我感覺，瑪麗也一直抱有那樣的煩惱。對年輕女性來說，和子在《斜陽》的信中寫下的「生下所愛的人的兒子，養育他成長，這就意味著我道德革命的完成」，直至今日仍未褪去當初的色彩。

按照太宰所寫的結尾那封信生活下去，這對存在本身就是羅曼的母親來說實在太難了。

某天，一位像瑪麗那樣年輕的日本女子來到公寓，與她商量是否要為男人生下私生子的問題。

「我認為，你最好不要生下孩子。」

母親安靜地說。她說這些話時臉上流著淚，還在讀小學的我不明白母親為何要那麼說。人家好不容易鼓起勇氣找她商量，她卻斬釘截鐵地回絕，這樣的母親讓我感覺有點冷漠。雖然直到現在我也不能完全理解，但這足以說明，「未婚母親」僅憑一人之力撫養孩子實在是過於困難且痛苦了。

如今我被現實（生活）逼到了窘迫之境，而內心的苦惱彷彿因此模糊了些許。這就是現實生活與普魯斯特所謂真實感之間的落差。

我彷彿在幻滅的悲哀中，掙扎著生存。

從記事起便疲於現實生活的孩子，會抗拒一切的幻想，成為冷酷的現實主義者。

身患重病的母親領著三歲的我離開下曾我時，曾經匆匆寫下了這樣一張便條。

從小就被母親定義為「冷酷的現實主義者」的我，如今卻在書寫著這些文字。母親生下我時，確實沒有半點現實主義思想。母親一直都不明白，脫離生活的浪漫主義總有一天會被消磨殆盡。直到我們山窮水盡，不得不離開下曾我那天。

但是我認為，在我出生前幾年，與太宰一道站在形如十字架的腐朽路標前，母親眼中看到的無疑是現實。

7

昭和二十一年初夏，一個空中飄著幾片薄雲的午後，疏散到津輕的太宰治給太田靜子寄來了包裹。

當時母親正一個人在院子裡挖竹筍。這是太田紀沙女士離開人世後，她獨自迎來的頭一個初夏。紀沙女士十分喜愛竹筍飯。想到今後再也不能跟她一起吃竹筍飯，母親邊挖竹筍邊哭了起來。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母親依舊堅持書寫可以稱為「回憶錄」的日記體文章，同時心中時刻想念著母親紀沙和太宰治的面孔。雖然那是太宰勸她寫的文章，但她覺得，太田紀沙女士也會為她高興。

她並不確信這些文字能否發表出來，不過書寫的過程十分快樂。她還想，今後要一直書寫這種輕快寫實的日常。母親當時萬萬沒想到，自己寫的東西竟會被用到太宰的作品裡。

太宰寄來了一包書。《津輕》和《御伽草紙》。《津輕》發表於昭和十九年十一月，《御伽草紙》則在戰後不久的昭和二十年十月出版。

母親感慨地想起太宰曾對她說過：「以後我們一起去津輕吧。」帶著那種感慨，她翻開了《津輕》第一頁，卻見薄紙從書中滑落下來。那是兩張淺綠色的詩箋。

朝思暮想，螢光似吾身。魂牽夢縈，點點均吾玉。細雨綿長，螢蟲隱木蔭。暗草蒙露，冷火獨煌煌。

兩張詩箋上，都是太宰寂寥的字跡。

對著手上的詩箋呆呆凝視了一會兒，母親突然害怕起來。此前每到初夏，他都會給母親送來這兩首短歌。每次母親都會感到渾身冰涼。那些文字彷彿透露出他一刻都不曾拋卻的赴死之心。

「請您不要死。」

母親忍不住低聲祈禱。

《津輕》的開篇，也透露著令人胸悶的苦楚。

「我問你，為什麼要去旅行呢？」

「因為苦悶啊！」

「你成天嚷嚷著苦悶呀苦悶的，這話誰信哪？」

「正岡子規三十六，尾崎紅葉三十七，齋藤綠雨三十八，國木田獨步三十八，長塚節三十七，芥川龍之介三十六，嘉村礒多三十七。」

「什麼意思？」

「那些傢伙死掉的年紀呀！他們就這麼一個接一個死了。算算，我也快到那個年紀了。身為一個作家，這個年紀正是緊要關頭。」

母親決定不再讀下去，而是到庭前的水井邊清洗沾著泥巴的竹筍。洗涮忙碌能夠讓自己逃離那種難以形容的灰暗心情。她後來告訴我，當時突然很想讓太宰也嚐嚐自己做的竹筍飯。

《津輕》並非開篇所暗示的那種陰沉小說。然而太宰那種對身邊人如有如無的刻意的屈尊姿態，讓人感覺十分不適。

您滿心以為人生只存在於自己的故鄉，才會變得如此痛苦。文人不是常說，人生無處不青山嘛。

我想起《竹青》中對主人公魚容說出這些話的烏鴉竹青。太宰與母親兩人並肩坐在下曾我庭院大石上，應該也進行過這樣的對話吧。

七個月後，昭和十九年八月，太宰家迎來了第一個男孩正樹。那是太宰津輕取材之旅兩個月後的事情。昭和二十年春天，《竹青》發表在《文藝》上。當時東京空襲形勢越來越嚴峻，太宰及其家人疏散到了美知子夫人的孃家甲府。他在那裡與媒人井伏鱒二重逢。很難想象他會在那段時間時常給母親寄詩箋。

我常常想，空襲的慘狀大概使太宰的自殺意願稍微消散了一段時間。七月，太宰一家所在的甲府也遭到空襲，他們不得不輾轉四天四夜轉到津輕。

捧著久違兩年的兩枚詩箋，母親想起了一月那封信。那封始於「我總在想你」，終於「你這個最好的人，務必要悄悄堅持，全力活下去」的信。

收到那封信不久後，母親就開始了日記創作。那封信給了她活下去的希望。連信上的字跡也彷彿洋溢著溫情。

然而她這次收到的詩箋卻毫無氣力，彷彿被逼到了崩潰的邊緣。

「這半年究竟發生了什麼？」

想到這裡，母親心中很是苦悶。此前太宰寫給她的任何文字，都從未透露出如此危急的氣息。

從母親那裡得知太田紀沙女士的死訊，太宰似乎高興了一段時間。直到五月前後，他還空想著要在下曾我定居。然而他並沒有把這件事告訴太田靜子。因為他害怕一旦在信中透露，她就會按捺不住興奮跑到津輕去。

給母親寫完信的第二天，也就是一月十二日，他給同樣住在下曾我村的前輩小說家尾崎一雄寄了一張明信片。

請您閒暇之時稍加關照。

他在明信片上明確寫道。

當時正在下曾我療養的尾崎老師並不認識太田靜子。他做夢也想不到，太宰治曾經來過下曾我。

三天後，太宰又在給井伏鱒二的信中提到了即將小住的地點。

我想在小田原或三島一帶租間農舍小屋小住一段時間。七月或八月左右。

他沒有明確寫出下曾我，而是含糊地寫成了小田原，同時還加入了他曾經住過的三島這個地名。

五月不知何時成了七月或八月。在漸漸迴歸現實的同時，十天後，太宰又給住在京都的學生堤重久寫了一封信。

我在想，今年夏天到來前，到小田原、三島或京都找個地方住。

此時，他甚至開始空想京都了。並且，他好像也對美知子夫人有意無意地提過這些事情。

突然提到京都可能顯得很突兀，但在我看來，他一直對日本西部懷有憧憬。在下曾我過夜那天，太宰曾說過：「我想跟靜子一起到京都去。」

「如果能在京都，像谷崎潤一郎那樣生活該多好。」

他還這樣說過。

在四月下旬寄給堤先生的信中，太宰也持續著自己的空想：

雖然不知何時才能離開津輕，但總有一天是要離開的。我也在想要不要遷往京都。然而那邊想必沒有房子。該怎麼辦呢？

「想必沒有房子」這句話表明，大概他已經快要得出放棄的結論了。事實上，直到五月下旬，他還在給京都編輯的信中寫道：

我有朋友在京都，說不定會直接略過東京，搬到京都去。

寫下這句話時，他想必做好了心願可能無法實現的認命準備。

春天，長兄文治要參加議員競選，太宰對自己的親人盡心盡力，幫他寫了刊登在報紙上的演講文章。而對剛生下來就體弱多病的長子，他也一定給予了許多父親的關懷。在那種看不清未來的生活中，太宰的「想死病」肯定又在腦子裡生根發芽了。

他發表在《展望》昭和二十一年六月號的戲曲《冬日花火》，現在讀來仍讓我感到無比悲傷。

主人公數枝的繼母阿佐有著仙女般的溫柔，但那顯然來自她心中的罪惡感。阿佐試圖刺殺對懷抱幼女的數枝施暴的男人，她自己曾經也被那個男人凌辱。

曾經犯下罪孽的女人很溫柔，這是我的確信。

太宰在寫給河盛好藏的信中，就《冬日花火》的話題寫下了這句話。太宰與青森藝伎出身的第一任妻子小山初代結識於弘前高中時代。兩人結婚第六年，也就是昭和十一年，太宰因羥考酮中毒入院治療，她則跟一名太宰遠親的青年嚐了禁果。太宰得知此事，試圖在水上溫泉與她服安眠藥殉情，但是未能

成功，最後兩人分手。昭和五年末，剛進入東京帝大法文科的太宰與她舉行訂婚儀式。然而就在那不久之前，他還跟剛剛結識的銀座咖啡店女服務員田部目津子一起在小動岬岸邊試圖服藥自殺，最後只有十八歲的目津子喪命。他心懷著害死一個女人，自己活了下來的罪惡感，卻無法原諒妻子的罪孽。初代於昭和十九年七月孤身病死在中國青島。當時正值正樹出生前一個月。

我認為，太宰是懷著對初代女士的哀悼創作了這部戲曲。

「我討厭處女。」

據說太宰在三鷹的井之頭公園散步時，突然高聲說出了這句話。那是母親直接拜訪太宰家，拒絕與堤重久相親那天發生的事。

「但丁的貝雅特麗齊還可以，但我討厭處女。處女都傲慢而無情。靜子之所以不會那樣，是因為你生下滿裡子，又害死了她。」

然後他還說：

「我已經不會放開你了。我想得到救贖。」

他認為，擁有同樣罪惡感的人相愛，就可能讓彼此得到救贖。母親當時便下定決心：「我要救贖這個人！」這也是理所當然的結局。

「我總感覺，地球隨時會顛覆。」

太宰彷彿呻吟般說道。因為他覺得，這句話作為《藤十郎之戀》中阪田藤十郎的臺詞，實在太稀罕了。

我感覺，他與太田靜子走在井之頭公園裡，應該想起了曾經與小山初代或田部目津子散步的時光。害死初代和目津子的罪惡感，在每一次喜歡上別的女人時，都會加深一分。

或許，只有美知子夫人是個例外。

「我討厭處女。」太宰說出這句話時，母親心裡十分悲傷。因為她強烈感覺到，那恰恰說明太宰心中其實更珍重處女。當時她滿腦子都在悔恨沒能在純潔的少女時期與太宰結識。

在空襲最猛烈時，太宰得以將初代女士的死深藏在內心一角，然而隨著日本戰敗，她又在太宰心中恣意生長起來。與此同時，目津子的死也漸漸向他露

出了爪牙。他想逃離。他認為，能夠逃開兩人死亡陰影的地方，唯有太田靜子所在的下曾我。他知道，太田靜子能夠與他分擔這共同的罪惡，又感到她有種使他無法邀她同死的明朗。

「靜子不能再想著去死了哦。……靜子要幸福。我什麼都能理解。」

第一次在下曾我過夜時，看著掛在二樓房間裡的威尼斯畫派作品，在那幅貧困的市井馬利亞畫像下面，太宰這樣說道。

讀著《冬日花火》，母親感到越來越不安。遠在津輕的太宰，他的心彷彿正在沒入黑暗。她十分害怕女主人公最後說的話。

桃花源、烏托邦、老百姓，太蒼白了。這一切太蒼白了。這就是日本的現實。……隨他去吧。我要去東京找我愛慕的男人。我要一直墜落到深淵的底層。讓理想和壯志見鬼去吧。

這是女主人公得知救了自己的母親有如此過往後發出的吶喊，直到現在，我都感覺這就是當時太宰本人的心聲。

太宰治厭倦了一切，厭倦了當時連聲高呼的「民主主義」，也對故鄉津輕充滿了失望。他好不容易在《津輕》裡對自己出生之地產生了自豪感，可此時他的理想卻徹底破滅。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讓太宰忽又變得如此自暴自棄呢？

唯有讀到太田靜子寫來的信，才能讓他重新找回少年的純真。他在九月寄往下曾我的信中，真如少年一般這樣提議道：

今後我們改用別的寄信人姓名吧。

你叫小田靜夫怎麼樣？很有美少年的感覺。

我打算管自己叫中村貞子。我中學時有個朋友名叫中村貞次郎，是個率真忠厚的人，我也想模仿他那樣的性格。

今後我們一直這樣吧。你可能會覺得這樣很可笑，不願意這麼做，但千萬不能懈怠。

因為現在跟以前不同了。

請你再給我寫信。保重身體。

今後究竟跟以前會有什麼樣的不同，這兩人當時能明白多少呢？

8

昭和二十一年秋天，是太田靜子給津輕的太宰治寫信最多的時期。因為她已經陷入了不得不寫的境地。

那年夏天，弟弟通從南方帝汶島復員歸來。那是她最依賴的弟弟。就連太宰那本《虛構的彷徨》，也是她從當時就讀於東大法學系的通的書架上拿到的。

若你一直是個成天做夢的文學少女，總有一天會後悔的。好好生活。

昭和十七年晚秋，他以見習士官身份登上了從門司開往新加坡的日本郵船，在剛剛下水的安芸丸船上，通給母親寫了這樣一封信。隨後是四年漫長的分別。如今，他終於回國了。

他還不知道太田紀沙女士的死訊。當他看到紀沙女士與父親守先生的照片並排放在客廳佛龕裡時，無聲地把一隻麻袋遞給了淚流滿面的姐姐。麻袋口爬出了磕頭蟲一樣的小蟲。

「這是龍目島的米。我聽說日本所有人都缺糧食。」

好不容易帶回來的米已經發黑腐爛，不能吃了。

母親邊哭邊把米供到了佛龕上。那天她還沒來得及跟弟弟商量今後的事情，通已經去東京找他的戀人了。

通的戀人顧不上被瘧疾侵蝕的身體，一收到電報便徑直趕來，而通又二話不說離開了下曾我，母親對他們都大失所望。幾天後，兩人再次回到下曾我取行李，母親甚至沒有去送送提著箱子離開的他們。她枕著從日本投降那天起就為通而攢著的報紙捆，直接躺在了客廳地毯上，還讀起了《查特萊夫人的情人》。當時她的心情竟意外明朗。

「如果不離開通，我就無法開始新的生活。時機終於到了。」

這就是她當時的想法。

母親坐起身，馬上給太宰治寫了一封商談的信。

一開始她在信裡猶豫，今後應該找位年輕作家結婚，還是與文學完全不沾邊的丈夫。但是我想，當時她內心已經傾向於作為太宰的情婦生活下去這條路了。

很快，母親便收到了回信：來信已拜讀，你的想法我理解了。

信的最後就是那句「你一人的生活，總有辦法過下去的」。

「太好了，我就按照他的囑咐，在下曾我安心等候吧。」想到這裡，母親心中又多出了新的苦楚。那苦楚完全源自太宰是個已有妻兒的作家這個事實。那樣的人竟是自己唯一的倚仗，這讓她感到非常悲傷。

一旦做出決定，無論多麼悲傷也要忍耐著生活下去。儘管如此，母親還是不知如何處理這種痛苦的心情。

經過一整天的痛苦掙扎，母親終於決定走一步算一步了。

我已經不再去想那些瑣碎的事。

我想要個孩子。

她在信中清楚寫下這些話，然後寄了出去。九月初，天空還飄著冷雨。

對一個還處在柏拉圖式關係的人，她竟能如此乾脆地寫下那些話，我感到的只有無奈。一想到是痛苦讓她寫下了那些話，我這個從中降生的孩子也不由得痛苦萬分。

母親當時的日記和小說《我的悲歌》中，到處充斥著「痛苦」這個詞。這讓我十分意外。在讀到那些文字前，我本以為母親最初並沒有多少煩惱，只是天真地想為太宰生個孩子罷了。那樣反倒能讓我鬆一口氣。

在那個時代成為一個「未婚母親」需要極大的決心，我很清楚這點，也正是因為清楚心情才變得十分沉重。

眷戀你。

跟以前不同了。

太宰認為，只要在信中留下這樣的隻言片語，太田靜子就會神魂顛倒地待在下曾我等著他。而實際上，那隻會增加她的痛苦。

進入「跟以前不同」的關係，對她來說就是步入「懷孕」這個現實。即使太宰懷有享受「祕密」的心情，但那對母親來說，實際意味著進入一個非常嚴肅的狀態。

母親本來是個不擅長保守「祕密」的女性。她嗓音清亮，不懂得壓低聲音說話，也常常為此哭泣。心懷祕密是件很痛苦的事。母親還在「想要孩子」那封信中寫道，可以直接把信拿給夫人看。作為一名藝術家的妻子，美知子夫人或許會同意這件事。同時她也在想，若美知子夫人不同意，她就斷絕與太宰的關係。

然而太宰卻打算一直將這件事當成「祕密」。他們各自用中村貞子和小田靜夫的假名通訊，以此來矇騙美知子夫人。太宰對此懷有一種小孩子幹壞事般的興奮。

他的妻子彼時正懷有身孕。那是他們的第三個孩子。可是太宰治在給太田靜子寫信時完全沒有提及此事。他害怕一旦說出來，對方就會退縮。他不願看到那樣的情景。畢竟太宰非常想看到她一直堅持書寫的日記。若此時兩人斷絕來往，就看不到日記了。

這一次，太宰的回信也很快。

拜覆

靜夫君彷佛越來越痛苦了。那樣毫無裨益。不如放棄罷，真心的。

使人心情平靜的戀情。

安穩的思念。

無須介懷，無須拘謹，無須恐懼的關係。

若非這樣，則毫無意義。

在這樣令人厭倦的恐怖現實中，好不容易尋覓到僅有的一小片可供休憩的草原。

若能為彼此保留這樣一片淨土該有多好。

我基本上沒有意見。

我喜歡我的家人，但那又是另一回事。

此事還是當面詳談為妥。

請你仔細思量。

我全聽你的意志（包括孩子）。

我就是如實映出你內心的鏡子

彩虹或霧的影法師

靜子女士

（會有人不衷心祈禱你的安寧嗎）

「我全聽你的意志（包括孩子）。」這種被動的姿態即使現在讀來，也讓我感覺很奇怪。將自己稱作「彩虹或霧的影法師」，同樣有種怪異的感覺。

在這些極度裝腔作勢的文字中，我彷彿感覺到了極端曖昧又難以捉摸的，如同邪魅的太宰。

他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不久寫的短篇《十二月八日》中，也融入了那種狀態的自己。

十二月八日清晨，他在三鷹家中，聽著廣播裡大本營陸海軍部發表的開戰新聞。

就像雨窗緊閉的房間裡射入一縷光芒，那些話在耳邊如此強烈而鮮明。朗聲重複了兩次。我側耳傾聽的同時，感到自己變了個人。那是一種受到強光照耀，身體化作透明的感覺。又或者是接觸了聖靈吐息，在胸中埋入一片冰冷花瓣的感覺。這個早晨，日本也成了不一樣的日本。

我想，身體化作透明，正是與「彩虹或霧的影法師」同樣的感覺。那是完全被動的透明之人的誕生。他恐怕是說，今後就要成為軍部管制下的一隻羔羊了吧。

我並不認為太宰這些文字中帶有諷刺。因為文章後面連續出現了「聖靈吐息」「一片冰冷花瓣」這種類似「散華」的、能討軍部歡心的措辭。我感覺，那更像是他一本正經地發誓今後將對軍部言聽計從。

「我全聽你的意志（包括孩子）。」

這句完全被動的話，或許說明了太宰就像接受軍部的意志那樣，全盤接受了太田靜子的提議。他之所以寫出這句話，或許是一心為了讓她高興。

此時太宰治應該還未產生想跟她生孩子的想法。就算他真的有過可以跟她生孩子的心情，那也是在得到日記之後。

那年秋天，太宰治開始考慮將水戶文學青年保知勇二郎在給他的信中提到的鐵錘聲，作為短篇作品的主題意象。

請把鐵錘聲借予我。我希望用它來書寫現在青年們的苦惱。

就這樣，他以保知的信為參考，創作了《叮叮噹噹》。

他準備以太田靜子的日記為基礎創作的長篇故事，在沒看到日記前尚不存在明晰的思路。太宰有時會突然產生某種不安，擔心自己是不是不太瞭解太田靜子這個人。

太田靜子在戰爭中明顯是個自由主義者。日本戰敗前不久的一個雨天，她到下曽我山參加勞作，依舊沒有穿戴日常勞作的短衫褲，而是套了一條手縫的長褲，披著一件男裝Burberry雨衣。當時她雖然不至於穿裙子，卻還是遭到了國民學校男學生的斥責：「你是間諜嗎？」

這樣的母親面對太宰信中那句「全聽你的意志」，不由自主地產生了牴觸心理。

我不想與影法師戀愛。若我心中唯一的火花，在你眼中竟如螢火星辰，那我便要離開。

她在十月底的信中這樣寫道。我覺得那是一番氣勢十足的苛責。她想要太宰直白的話語。而不久後他寄來的回信，也確實非常直率。

本應最擅長的「文章」，實際卻最難以把握。這便是我的悲劇。

或許，我不知何時已喪失了自己的「心」。所以，才有了鏡子一說。若鏡子的比喻不夠好，那便是導體（能迅速傳遞熱量）。不過對於不喜歡的人，我絲毫不能感覺到熱量。凡觸及之處，唯有涼薄。

對方的熱意減退，我也會迅速冷卻。

你上次的來信，似乎有些怒氣。對不起。我實在寫不出回覆。你上回給我的信，想必也很難下筆吧。與你當時的心情一樣，我也很難寫下自己的回覆。

可是，我一直在想。

我想請你幫助我工作（祕書嗎），這樣便能每月給你奉上謝禮，每天都要大搖大擺地去找你。我覺得，那樣一定能做好工作。不會有損你的尊嚴。

那樣的話，就能得到「附錄」。小時候讀雜誌的新年號，我總是喜歡附錄多於雜誌本身。

十一月中旬我將遷往東京。安定下來會知會你。請不要再給這裡（金木）寄信了。

面對「直球」的母親，一直愛打「變化球」的太宰，這次也儘量以「直球」來回應了。就連那個一切隨波逐流的太宰，在這個女人面前也產生了儘量坦率的想法。儘管如此，他還是不想把妻子懷孕的事情告訴她。

太宰治當時十分疲累。四月是長兄文治的國會競選，到了七月，祖母伊志又在九十歲高齡去世。她的葬禮在十月舉行。那場等待文治歸來後舉辦的葬禮，是正符合高額納稅人島津家身份的盛大典禮。

然而他反倒不想對靜子說這些事情。因為那都是他不想帶往「休憩草原」的心事。

那一年，也就是昭和二十一年正月，天皇發表了《人間宣言》，駐日盟軍總司令部又下令解除軍國主義者的公職，同時農地改革也開始了。

戰爭犯罪者云云，皆為荒謬。

在四月寫給河盛好藏的信中，太宰治憤憤道。他是否在暗自擔心，有人會指責他一邊創作與戰爭毫無關係的文章，一邊又寫了許多討好軍部的文字呢？

他實在忍不住想為寫了那些文章的自己辯解。同時期發表的短篇《十五年間》中，也能看到他在不斷為自己辯護。

我高呼著日本必勝，站在了日本這邊。面對註定要失敗的東西，暗地裡擺出世人皆醉我獨醒的面孔，低聲呢喃必敗必敗的人，算不上多麼高潔。

雖然他承認自己高喊了日本必勝，後面卻是一串強詞奪理之辭。

無論怎麼想，太田靜子都屬於低聲呢喃「必敗必敗」的人。

那種話一旦大聲說出口，必然要被抓走。而那些明知道會落敗，卻偏要書寫勝利的文章迷惑讀者的作家，明顯有更多的戰爭責任。太宰治毫無疑問就是其中一員。我覺得，正因為他無法直率地說出「對不起」，心中以死謝罪的想法才會越來越強烈。同時他也希望，能在死前寫出一本直截了當地表現真實內心的好小說。

太田靜子的日記將會大派用場，這種預感越來越強烈了。

---

[1] 除此處用張嘉林譯文版本外，此書中其他《斜陽》的引文均採用陳德文譯本（太宰治《斜陽》，陳德文譯，重慶出版社，2013年）。此處考慮到下文提到「那個詞好‘新奇’」，而陳德文字則用「潔淨」，前者更為恰切，故採用張嘉林的「好吃」一說。本書中的引文，除腳註標明的作品外，其餘均為自譯。後同。

[2] 坪，日本傳統計量單位。1坪≈3.3平方米，3000坪相當於10000平方米。

[3] 由《小丑之花》《虛構之春》《狂言之神》三部曲組成，下文引用部分來自《小丑之花》，劉子倩譯，四川文藝出版社，2017年。後同。

斜陽

1

「我全聽你的意志（包括孩子）。」

太宰治給太田靜子的信中之言，我總感覺應該更包容地去理解。當中隱含的被動姿態確實讓人很難接受，可他畢竟說出了可以生孩子這個意思。母親靜子雖然對「全聽你的意志」有所牴觸，但難以否定心中還是很高興的。若太宰心裡懷有拒絕之意，完全可以故意給出含糊的回答。

那封以「拜覆 靜夫君」開頭的信，最後卻以「靜子女士」結尾。這明確顯示出，太宰雖然故意用男性名字稱呼靜子，心裡卻強烈意識到了對方的女性身份。那是昭和二十一年十月初，他疏散到津輕時寄出的信。

收到那封信時，母親正一個人住在下曾我的山莊，當時院子裡開了一朵鮮紅的玫瑰。那是秋天的玫瑰。母親看著被朝露打溼、如同紅絲絨的小小八重花瓣，不知為何想起了太宰第一任妻子初代女士。

她坐在庭院一角的小屋旁，沐浴在朝陽中讀著那部講述太宰與初代殉情未遂的短篇——《姥捨》。因為無法原諒犯了錯誤的妻子，太宰決定在水上溫泉與她殉情。

儘管因為安眠藥劑量不足，兩人都活了下來，但那部作品實在過於陰暗，終究不適合在朝陽中閱讀。母親還在信中對太宰這樣說道：

讀了《姥捨》，我十分羨慕為老師所愛的和枝女士。

作品中以「和枝」代替了「初代」的名字。

他讀了那封信，一定會大吃一驚吧。因為他認為，自己在文中毫不掩飾冷漠，書寫了難以原諒初代的心情。

那個女人對我照顧有加。這點萬不能忘卻。責任都在我身上。若世間有人要指責她，我會拼盡全力去庇護她。那個女人是好人。這我知道，這我堅信。

這次的事？啊啊，不行，不行。我無法笑著面對。我做不到。只有那件事，我無法平靜面對。我無法忍受。

原諒她。這是我最後的自負。理性上，我可以忍受。感性，卻讓我咬牙切齒。我實在難以面對。

正因為這是他真實的內心吶喊，讀起來才更讓人難過。或許因為愛她，才更加無法原諒。那既不是《聖經》所講的博愛，也不是佛教宣揚的慈悲。太宰的愛，來自他親口說的自負。或許，他對妻子和情人的佔有慾，比常人強上一倍。

我與母親不同，絕不會羨慕她。我反倒覺得，小山初代女士實在太可憐了。

昭和五年，太宰與田部目津子在鎌倉小動岬試圖自殺，當時他還有一個月就要跟初代女士訂婚了。難道那不是對新婚妻子最大的背叛嗎？然而初代女士並沒有因為此事責備太宰。

成婚後的太宰放棄了學業，也未從事任何工作。他靠家裡供養，為同人誌寫了一些小說。大學退學，報社筆試又不成功，他便想到鎌倉山中找棵樹吊死算了。繼第一屆芥川獎失敗後，第三屆又未能獲獎，這使得他鎮痛劑中毒導致的妄想更加惡化了。太宰入院治療期間，初代女士犯下了錯誤。

如果自己的心胸能稍微寬廣一些，或許就不會這樣。可能太宰深感自己對不起被他強行要求離婚的初代女士，才創作了這個短篇。

《姥捨》發表於他與初代女士分開後第二年，也就是昭和十三年秋天。那段時間，他還經井伏鱒二介紹，與美知子夫人相了親。兩人過完年沒多久就舉辦了婚禮。與自負武士血統、沉默寡言的女性度過新婚生活，對太宰來說一定是肅穆而驕傲的。

另一方面，與太宰分開後的初代女士，於昭和十九年夏天死在了青島。

所以我告訴你，她的許多罪都被赦免了，因為她的愛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愛就少。

《聖經·路加福音》第七章中的這句話，伴隨著初代女士的死，終於深深鐫刻在太宰心中。自己已經害死了田部目津子與小山初代這兩個女人，接下來會是太田靜子嗎？三人的共通之處，就是那份純真和對自己無盡的信任。

我十分羨慕為老師所愛的和枝女士。

太田靜子的信讓太宰意識到，自己直到現在還愛著初代女士。

想到自己一直深愛著她，太宰對她的罪惡感應該也緩和了一些。與此同時，他也可能獲得了新的勇氣，進一步接近有可能成為下一個犧牲品的太田靜子。

另外，母親又在給太宰的信中這樣寫道：

我不是契訶夫《海鷗》裡陷入與作家戀情的妮娜。

或許這是一句宣言，告訴太宰自己將他看作了一個男人。可母親曾對還是少女的我說過，因為太宰是藝術家才會喜歡上他，還說我是從作品中誕生的孩子。兩者顯得有些矛盾了。這讓我不禁意識到，母親內心深處還存在著另一個有血有肉的女人。

太宰看到母親這句話，必定增加了不少身為男人的自信。那封信很快得到了回覆。

每天都要大搖大擺地去找你。

這句話想必也讓母親十分高興吧。然而就算他真的每天大搖大擺地去找母親，又能持續到何時呢。我想，分別來得應該非常快。她為何沒有想到，自己會像《海鷗》中的妮娜那樣，跟作家結合後不久便會被拋棄呢。

如果她真的覺得太宰治如此可靠，那一定是被愛情矇蔽了雙眼。

太宰在信的最後說：

十一月中旬我將遷往東京。安定下來會知會你。

然而一直等到十二月，還是沒有他的訊息。院子裡的紅玫瑰，早已凋零了。

海鷗，或許厭倦了等待？

她給三鷹的太宰寫了一封簡訊。我覺得這封信有點奇怪。因為在上一封信中，她還說自己的感情與《海鷗》中的妮娜不同，結果對方久不聯絡，就出現了這樣的提問。

看著這個意識到自己便是妮娜的女人，剛回到三鷹的太宰想必更有身為男人的自信了。

我想寫點東西。不，這將成為一部傑作。毋庸置疑，它將是曠世傑作。

帶著家人從津輕回到三鷹的太宰治，在第二天接受剛加入新潮社不久的老友野原一夫訪問時，笑著說出了這樣的話。

太宰穿著黑色毛料軍裝似的衣服，無所事事地盤著腿。他抬起右手仔細端詳著，或許在思量自己將用這隻手創造的傑作。這是野原先生在《回想太宰治》中寫下的光景。

讓人很容易便聯想到了得意揚揚的太宰。

他還沒讀到此前讓太田靜子寫的日記。不過從她最近寫來的信中，就能看出新世界即將變動的徵兆。

最重要的是，這個女人不僅天真，還能理解他內心最深處的想法。他感覺，自己內心深處對已逝的田部目津子和小山初代的歉意，似乎完全被她捕捉到了。她一直認為，自己不愛丈夫，才會害自己的孩子死去，因此懷有跟他一樣的罪惡感。一想到這裡，他就想撇開男女身份，與她分享這份純粹的友情。那種感覺十分迫切。然而，他對太田靜子是一名女性的意識已經過於深刻了。

「想要孩子。」

她還在信中清楚寫下了這些文字。事已至此，自己該怎麼辦。若生下孩子，他就不能跟她一起死了。這點太宰想得異常清楚。

太宰治向來憧憬成為母親的人。因為沒有親生母親懷抱他的記憶，他反倒更加認為，母親和孩子必須在一起。

然而老實說，他無法想象那個還帶著點少女氣質的太田靜子真的要給自己生孩子。不，他其實是不願去想。因為美知子夫人很快就要生下第三個孩子了。

「我要寫一本傑作，曠世傑作。小說的大致構思已經完成了，我想寫出日本的《櫻桃園》。沒落貴族的悲劇。連題目都想好了，就叫《斜陽》。」

與野原先生重逢五天後，太宰出現在新潮社，志得意滿地說道。辦公室裡坐著太宰敬愛的法國文學研究家河盛好藏。他當時是新潮社的編輯顧問。就算眼前是他最喜歡的學者，口吐「曠世傑作」的狂言也未免太輕狂了。那番話與太宰喜愛的「含羞」一詞相去甚遠。這種內心的高傲來源，或許是因為他完全俘獲了太田靜子的心，從而獲得了這般自信。

不過在這番輕狂的宣言背後，應該還隱藏著日本戰敗後他在文學活動中的背水之勢。

太宰在疏散前，一直領著津輕老家每月發給他的九十日元生活費，這在當時是很大一筆錢。隨著日本戰敗，那筆生活費也斷絕了。若不發表一本「曠世傑作」，今後的生活可能無以為繼。根據津島美知子女士的《回想之太宰治》一書所述，家中財政大權一直掌握在太宰手上。要從他手裡一點點摳出家計費用，想必美知子夫人也很為難。然而若非如此，太宰就沒錢飲酒，也沒錢去下曾我找太田靜子了。

太田靜子那張可謂「曠世傑作」之繆斯的圓臉，在太宰眼中說不定宛如福神惠比壽一般。

「我與太田靜子能死在一起嗎？」

他遲遲無法得到那樣肯定的答案。

儘管如此，既然誇下了「曠世傑作」的海口，能夠想到的最佳告別場景便是死亡。他想在田部目津子與小山初代這兩位天使的引導下，尋找與太田靜子同赴死路的可能。

不，乾脆像那兩人一樣，讓她獨自死去，再由我為她書寫安魂的篇章怎麼樣？我想，太宰當時應該反覆在做這樣的思考。

不管怎麼說，《斜陽》都會變成「曠世傑作」。那並非逞強，他確實一想到太田靜子的臉，就會產生那種感覺。不得不承認，那一定也是愛情的魔力所致。

開始創作《斜陽》前，太宰治想把短篇《維庸之妻》寫出來。女主人公是一個盜賊詩人的妻子，太宰想將其塑造為天使一般的女性。他腦中浮現出那兩

位已逝女性的微笑，那樣一來，丈夫維庸的角色就註定是太宰來充當了。

我呀，看起來裝模作樣的，其實特別想死。從我出生時候起，就淨想著死，為了大家，還是死了好，這一定沒有錯。可又總死不了，有一個奇怪又可怕的神靈似的東西硬是阻止我去死。[1]

小說中丈夫說的話，彷彿就是當時太宰毫無遮掩的內心獨白。隨著日本戰敗，他的想死病癒發嚴重了。可是，他害怕一個人死。他想拉著太田靜子一起。

與此同時，她又有點像是阻止太宰尋死的「可怕的神靈」。一位斥責太宰的神靈。

昭和十九年一月，兩人坐在下曾我庭院池邊。

「你脖子上的印子怎麼回事？」

她安靜地詢問道。那是他在鎌倉山中上吊失敗留下的紅色印記。

太宰低下了頭。我想，他心裡其實是高興的。因為別人即使看到那個印跡，也故意什麼都不說。雖然那只是一句天真的詢問，他卻感覺太田靜子在訓斥他：「不可以做那種事。」或許待在她身邊，就能逃離想死病的糾纏。太宰心中應該閃過這種念頭。

2

時間步入昭和二十二年正月六日。上午十點左右，太田靜子到達三鷹車站，天還沒亮她就從下曾我出發了。

冷風掃過車站前的街道，身穿和服、戴著口罩、有點感冒的母親把頭往披肩裡縮了縮。

昨晚，她一想到能夠再見久違三年的太宰，就高興得睡不著覺。她那感冒十有八九就是因此而起的。

車站前雜亂的街道與六年前的秋天頭一次來到這裡時並無變化，只是在日本戰敗後多了些臨時營房。記得她第一次來時，距離太平洋戰爭爆發還有三個月。她還跟美知子夫人也打了招呼。

然而這次，母親準備到太宰的工作場所去。太宰年末給她寫的信中，發出了這樣的邀請。

「靜子，你是不是要去做不好的事了？」

她彷彿聽到天空中傳來太田紀沙女士的聲音。母親想起戰爭尚未結束時，紀沙女士戴著口罩躺在病床上的樣子。為了緩解持續不斷的舌痛，她的口罩裡放了浸透利凡諾的紗布。紀沙女士戴著口罩休息的臉，就像嬰兒般惹人憐愛。

「對不起。可我愛著那個人。」

母親回憶著紀沙女士那樣的睡顏，心中呢喃道。自己毒蛇般的內心害死了美麗的母蛇太田紀沙女士，這種心情從日本戰敗那年年末起就從未消失過。

母親從包裡取出太宰寫的信。那是年末好不容易等到的來信，上面畫著從車站到工作室的地圖。

拜覆

雖然總想著你（真的），卻遲遲沒有寫信，實在抱歉。我想早日與你相見，卻苦於雜事纏身，始終不能相邀。對不起。

你的生活可有變化？我依舊是老樣子，雖無直接關係，但也請你安心。

近來每日頗為疲憊，來客又多，本想去小田原拜訪，又遲遲不能成行。

我從昨日開始創作題為《維庸之妻》的小說，約有百頁稿紙篇幅。

由於要在一月十五日前寫完（發表在《展望》雜誌），目前正租下附近的房子作為辦公之用。若你有空來東京，可否順路探望？

房子在三鷹郵局對面，沿著小河建起的二層小樓，玄關有一扇西洋風格的門。

有時我可能不會過去，請你來前先用電報知會，比如「某日某時往」，一旦收到，必定前往等候。正月頭五日有學生和客人來訪，六日以後為佳。六日到十五日，我準備一直在這裡工作，基本上從早上十點到下午五點左右，都獨自在裡面寫作。

兩百格的稿紙上躍動著凌亂的字跡。車站到工作室的地圖也畫得極為潦草。我想，當時的太宰可能一心只想完成《維庸之妻》。因為將主人公描畫成惡棍形象是件異常困難的事。

至於《斜陽》，他還想往後推一段時間。每次看到印著下曾我郵戳的信，美知子夫人想必都會心中一沉吧。不消說，她應該很快就猜到「小田靜夫」這個假名也是丈夫提議的。妻子一言不發地將信遞過去時的冷漠眼神，可能會讓太宰心中一悸。然而若一直不回信，那個天真的女人肯定會再寄信過來。乾脆現在就回信吧。只要知道能見面，對方的心情也能平靜下來。

在這次的信上，他並沒有署名「中村貞子」，而是用了「太宰治」。收信人也光明正大地寫著「太田靜子女士」。

「喂，幫我寄封信吧。」

或許，太宰會故意大聲吩咐美知子夫人。

「就跟《女生徒》那時一樣。」

我想，他肯定也不會忘了加上這句話。

昭和十四年，太宰與美知子夫人結婚那年發表的中篇小說《女生徒》，就是利用年輕女性S子小姐的日記寫成。太宰一定對美知子夫人說過，《斜陽》也是那樣的作品。

信的開頭言辭僵硬，想必也是因為他落筆時一直想著妻子會讀到這段。

你的生活可有變化？我依舊是老樣子，雖無直接關係，但也請你安心。

裡面那句「雖無直接關係」讓人很是在意。因為看起來太生疏了。若我收到戀人寄來的信，發現裡面寫了這樣的話，恐怕會頓時沒有了任何愛戀。然而因為是祕密關係，或許會為了掩人耳目而故意使用這種措辭。

又或許，太宰治是當著美知子夫人的面開始寫這封信的。

不過，母親讀這封信時恐怕絲毫沒有那種心思。因為她終於能見到太宰了。這讓她再也無暇他顧。

她甚至沒有在意「若你有空來東京」這種試探語氣的措辭。她只想儘早與他相見。

信上寫著「六日以後為佳」，還說早上十點到下午五點都會一個人待在那裡。於是母親很快決定六日十點去找他。母親發出電報時，一定抱著一日千秋、迫不及待的心情。

六日十時拜訪 太

我感覺，接過太田靜子那封電報的人並不是他，而是美知子夫人。既然上面寫著「太」，自然會想到太田靜子。這讓人不禁感慨，太宰真是個如同漏底茶勺般不諳世事的公子哥。

當然，太田靜子也是個不折不扣的大小姐。無論她再怎麼想見太宰，也應該再忍耐一些時間。那個回覆實在太快了。無論如何也應該先讓對方焦慮一段時間，賣賣關子才好。

然而她並不熟悉那種戀愛的花招把式。想必太宰也是深知這點，才會用「有空」這種刻意謙遜、保持距離感的措辭。

他確信，就算這樣，她也定會一口咬上自己丟擲的誘餌，馬上到東京來。即便如此，頭天十點也委實太早了。就不能等到午後嗎？

「我出門走走。」

太宰難以輕描淡寫地說出那句話。然而他也無法一言不發地出去。我認為，太宰心中一直保持著某種忠誠，無法像《維庸之妻》的丈夫那樣面不改色地背叛妻子。

母親來到正如信中所寫的那扇西式大門前，呆站了好一會兒。想到太宰一定就在門後，她不禁感到腦中一片空白。

「打擾了。」

她好不容易鼓起勇氣喊了一聲，卻見一名看起來很親切的女學生來開了門。彷彿是房子主人家的女兒。

「太宰先生今天還沒來，我帶您到他家去吧。」

少女帶頭走在河邊的路上。當時母親為何沒想到美知子夫人也會在家中呢。如果她想到了，定會獨自慌忙返回車站。

直到此時，母親都沒意識到自己發的電報給太宰家帶來了多麼沉重的氣氛。

兩人走到她似曾相識的拐角。

「我去叫他一聲。」

少女說完便跑走了。不一會兒，身穿黑斗篷的太宰走了出來。

「他怎麼了？臉色好差。」

母親在心中喊道。因為他穿著磨損的木屐，襪子也破了個洞。她忍不住閉上了眼。眼前的太宰與三年前來到下曽我的太宰判若兩人，瘦削而憔悴。與她同來的少女不知何時離開了。

「我們往吉祥寺走吧。」

他短促地說。

太宰治襪子上的破洞，可能與當時妻子的身體狀況有關係。因為美知子的預產期就在三月。但更重要的是，他當時應該沒有錢了。津輕老家不再給他寄生活費，這開始影響到他的生計。他給在京都幫他校正書稿的堤重久寫信，希望能儘快安排稿費之事。甚至在寫給責編的信中低聲下氣地請求，能否提前發放兩千日元稿費作為過年資金。與此同時，被燒夷彈摧毀的房子也要花錢修理。那時正值聖誕節前夜。

木工開始幹活後，他就難以在家中寫作，便慌忙出去尋找工作室——最好是方便太田靜子來訪，富有浪漫氣息的西式建築。

然而他實際能租到的卻是隻有一扇西式大門的普通房子。而且還只能在女屋主出門工作時使用。

兩人穿過井之頭公園向吉祥寺走去，太宰一直在為兩人的重逢竟變成這樣而後悔。他覺得，應該再把時間往後推一些。又或者，他更想威風凜凜地親自造訪下曽我。他想把自己好好打扮一番，讓太田靜子覺得自己是個「好男人」。

結果他卻以這副落魄的樣子出現在她面前。這一切都怪太田靜子太過著急。他恨極了走在身邊的這個女人。只要拿到日記，就趕緊與她分開吧。今天

一定要提看日記的事。我想，這就是太宰當時的心境。

「在帝都線沿線的久我山附近找一間靜子喜歡的房子，也不錯。」

兩人在下曾我談心時，他忍不住說出了那樣的話。久我山步行到井之頭公園非常近，當時的太宰治琢磨著，兩人可以經常在那裡幽會。

抬頭看著公園裡的枯樹，太宰愈發憤憤不平了：自己好不容易才熬過了年末，這女人卻是一副無憂無慮的樣子；明明口口聲聲說自己靠變賣為生，卻還穿著這麼好的和服。淺綠色的披肩雖然樸素，卻格調高雅。那是她母親的遺物嗎？

「你怎麼戴著口罩？」

他忍不住說了句無關緊要之詞。

「感冒了吧。」

看著母親彷彿要流下淚來的側臉，他語調一下子溫柔起來。

穿過公園到吉祥寺車站並不需要多久，太宰推開了一間舊屋子的大門。入口處寫著「大波斯菊」。母親並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老闆娘。」

聽到太宰招呼走出來的，是一名肥胖的中年婦女。

「呀，這就是靜子小姐吧。」

她直直看向太田靜子。這人為何知道她的名字呢？

「夫人身體怎麼樣？」

老闆娘把酒端到客廳被爐桌面上，對太宰問了一句。

「昨晚開始喊頭痛，正躺在家裡休息。」

「夫人現在的身子可不一般，你得好好照顧她。」

母親吃了一驚。她此時才知道，美知子夫人竟懷有身孕。

「我有要事要對你說。」

太宰的聲音彷彿遠在天邊。

3

「我有要事要對你說，到鄰屋去吧。」

太宰站起來說著，牽起了太田靜子的手。

「小妹妹，千萬不能去。我壞話不多說。老師是個心靈扭曲的人。」

老闆娘擋在房間門前。方才的「靜子小姐」已經改口成了「小妹妹」。

「走吧。」

太宰拉著母親的手，走進旁邊的小房間。拉上幛子門後，兩人站在空無一物的榻榻米上。沒有生火的房間，如同冰窟一樣寒冷徹骨。冷風無情地敲打著窗戶。

太宰低著頭，一言不發。

「您說的要事，是指那個嗎？」

母親開始頭暈目眩。她彷彿知道答案，實際卻一無所知。

「當您為了世界進步而走上斷頭臺，靜子也會隨您而去。」

由於沉默過於壓抑，她忍不住脫口而出。

那句話無論怎麼想都很誇張。然而，她當時心裡應該是無比認真的。

太宰在《右大臣實朝》中引用的源實朝的短歌，深深吸引著她。

寰宇流焰，皆阿鼻業火。形無可遁，哀此生枉然。

她從這首短歌中看到了斷頭臺的影子。

若她與太宰被一同送上斷頭臺，那究竟是為了何種進步呢？當時母親心中閃過的，或許就是後來出現在《斜陽》和子信中的「道德革命」。

作為一個未婚母親，為有家室的太宰生下孩子，這種決心對她來說，有著不亞於共同赴死的痛苦。然而那只是太田靜子個人的想法，當時的太宰治又如何呢？其實在考慮這個問題之前，太宰必須先對她說出一件事。

對「小說即吾命」的太宰來說，那是比生命還重要的問題。正因為如此，他遲遲無法開口。然而在對方脫口說出「斷頭臺云云」之時，他突然感到鬆了口氣。他湊近對方，緊緊握住了她的手。

當時母親眼中的太宰，露出了喜不自勝的笑容。他一想到現在的自己就是《藤十郎之戀》中的藤十郎，必定體會到了極大的快感。

「我想要靜子的日記。」

太宰一句話讓母親腦子一片空白。原來這人一直想說的，只是這句話而已。他想要的，只是日記而已。她突然覺得自己是何等寒酸，何等可悲。

然而她當時應該忘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去年秋天她給尚在津輕的太宰寫的信。

「我想要個孩子。」

她寫下這句話後，又附上了這行文字。

「下次您來下曾我，我想讓您看看回憶母親的日記。」

這怎麼看都不像單純請他評價，而完全可以理解為「請使用我的日記」。太宰曾對太田靜子說：「你身體看起來不夠強壯，應該不適合寫小說。還是寫日記吧。」

母親遵照太宰的話開始書寫日記，同時也並未忘卻太宰的《女生徒》和《正義與微笑》都由別人的日記改寫而成。

「我把身體、心靈和日記都向太宰敞開，想尋覓活在太宰筆下的自己。」

我讀高中時，每當聽到母親這樣說，都會渾身顫抖，想拔腿逃離。可是現在，我正試圖把它當成事實，冷靜地接受它。

母親這種心情和想給太宰生孩子的想法，是同時出現的。從當時母親的日記中，也可以看出這點。

想來，我將通過太宰之手，在太宰的作品中活下去。

昭和二十一年十一月的日記中，有這樣一段文字。做出這一決定前，母親心中一定無比痛苦。或許因為如此，她的決定就更加難以動搖。

然而真正來到東京，聽見太宰親口說「想要日記」時，她還是陷入了深深的悲痛。她覺得太宰對自己並無愛戀，同時又意識到如同孩子般細心呵護的日記將不再屬於自己。

「這次準備寫的沒落貴族小說，無論如何都需要用到靜子的日記。我準備以津輕的家為舞臺，讓靜子成為主人公的情人。最後，就是死。」

太宰說完，她就沉默了。她說當時不想再聽到任何一個字。

嚴格來說，津島家屬於明治維新後靠私貸發家的新興商人地主。如果用太宰一直念念不忘的契訶夫《櫻桃園》中的登場人物來打比方，就是向郎涅夫斯卡雅夫人買下櫻桃園的羅巴辛。日本投降後，駐日盟軍總司令部開展農地改革，津島家因此失去土地，太宰也就沒有了經濟來源，但他從一開始就與《櫻桃園》的女主人公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即便將故事舞臺設在津輕，當中也有難以逾越的鴻溝。在我看來，太宰是在與太田靜子的對話中意識到這點的。

他眼前突然浮現出躺在小田原醫院病床上，閱讀《右大臣實朝》的太田紀沙女士的身影。

「我母親就像《櫻桃園》裡的郎涅夫斯卡雅夫人。」

過去曾這樣對他說的靜子，彷彿也與郎涅夫斯卡雅夫人有了幾分相似。她們都是不知將來如何生存的女性。

他眼前的太田靜子，如同嬰兒般呆滯著。或許，太宰當時曾經想過，自己儼然成了羅巴辛的化身。

「小說寫好後，我給你一萬日元。」

太宰這樣說道。母親當時痴痴地想著，如果能拿到一萬日元，那該多好呀。這樣的對話實在太淡漠了。

為了與久違三年的太宰相見，她特意穿上了太田紀沙女士留下的大島綢和服，披上了紀沙女士的淺綠色披肩。當時家中只剩下寥寥幾件上等和服。這種靠變賣為生的生活，最多隻能再維持半年。

「你一人的生活，總有辦法過下去的。」

若太宰沒有在信中寫下這句話，她可能就遵照舅舅的安排去相親了。

或許母親重新恢復了勇氣，決定照太宰所說，今後要以祕書身份協助他的創作，並賺取薪酬。

「好了，我的話都說完了。」

太宰當時的微笑，無比悲傷。

對於兩人在吉祥寺站前的大波斯菊酒吧、那間冰冷的房間裡究竟坐了多久，母親並沒有明確的記憶。我認為，那足以證明「我想要日記」這句話對她造成了多大的打擊。

那天，太宰帶她去拜訪了同在三鷹的龜井勝一郎家。

那在去大波斯菊之前還是之後，母親也記不清了。大波斯菊是龜井時常光顧的店。店裡的老闆娘是個文學女性，此前太田靜子拜訪的西式大門房子就是她家。當時出來應門的開朗少女，就是老闆娘的女兒。

兩人走出店外時，昏暗的天空裡已經亮起了星星。周圍沒有風。他們走出公園，來到河邊的道路上。母親邊走邊凝視著沿路的櫻花樹上不合時節散落的枯葉。

「老師，您要去哪裡？」

行道樹另一端的樹林裡，突然傳來大波斯菊老闆娘的呼聲。

「夫人現在可不是一般的身子呀。」

如同空谷回聲的話語，在母親胸中激盪。是啊，我什麼都不能做。還是交出日記與他道別吧。想到這裡，眼淚就流了下來。太宰並不理會，推著母親不斷往前走。

「千萬別在意。靜子只要聽我的話就好。」

早晨已經走過一遍的沿河道路，夜幕降臨後顯得無比寂靜。太田靜子突然想起，她把口罩忘在了大波斯菊。就在那時，太宰猛地抱緊了她。

「都三十歲了，還像個孩子一樣呢。」

兩人並肩坐在鰻魚攤的長椅上，太宰驚訝地看著她腫脹成紫色的脣，如此說道。

那天晚上，太宰決定在洋畫家櫻井浜江的畫室裡借宿一夜。櫻井先生是深得太宰喜愛的好朋友。

「櫻井先生，電報，電報。」

他捏著嗓子叫了幾聲，同時敲響玄關門。他們好像一直都是這樣打招呼的。出現在門口的畫家一頭短髮，穿著毛衣，身材又瘦又高。

畫室很寬敞，牆上掛滿了畫作。那都是些陶罐的靜物畫。青色、灰色、橄欖色，所有陶罐都顯得冰冷寂寥。母親凝視著其中一張藍色陶罐的畫。

「我想要日記。」

聽到那句話時心中感到的寂寥，此時又湧了出來。為什麼會如此寂寥呢？創作之業竟如此艱深，連她自己都沒有想到。她彼時只想躲進畫裡那個藍色陶罐最深處。

不知何時，太宰來到了身邊。彷彿惡魔悄悄出現在身後。

「等您到下曽我來，我把日記給您看。」

母親盯著藍色陶罐，低聲對他說。她無論如何都不想在懷著身孕的美知子夫人所在的東京交出日記。

「知道了。二月我會到下曽我去。」

太宰這麼說著，驚覺這個孩子般的太田靜子也有讓他頭疼之處時，內心想必躥過了一陣冰冷。

生而為人，我很抱歉。

太宰擅自挪用了這一行詩句，使寫下它的詩人感到「生命被偷走」，從此行蹤不明。那個詩人就是太宰的好友山岸外史的表兄弟寺內壽太郎。他賭上了自己的整個人生，才孕育出那樣的詩句。

母親當時可能還不知道太宰這段年輕時的往事。她打從心底裡認為，將日記獻給藝術的惡魔是一種無上的愉悅。然而與此同時，太田靜子可能也想親自將日記書寫下去。她並不想放棄文學的夢想。

那天晚上，櫻井先生、太宰治和靜子三人並排睡在了畫室裡。第二天清晨，她起身到井邊洗臉，發現太宰也起來了。當時他穿著一件久留米扎染的和服，顯得格外精神。明明昨天剛見面就發現了太宰襪子上的破洞，可那天早上她還是覺得太宰很美。

十點左右，兩人離開櫻井先生家。昨夜車站前的鰻魚攤還沒開門。儘管已經走到檢票口，兩人還是依依不捨。他們越過車站道口，順著偏僻的小路走到站外，又掉頭走了回來。站在檢票口前，太宰說：

「我不想讓你回下曾我。」

他的聲音如同吶喊。

知道自己終於能看到母親的日記，他的心情想必格外亢奮。那種一定能寫出好小說的興奮和戀愛的心動重疊在了一起。他從一開始就被太田靜子不同尋常的天真所吸引。然而跟藤十郎一樣，他此前並沒有察覺那是愛戀之情。

而當他確定自己能得到日記後，開始覺得這絕對是真實的戀情了。原本只想刻意演戲，現在卻成了真心。

然而此時此刻，他又意識到自己無法輕易得到那本日記。他必須讓她認定，自己能與她生下孩子。可是，現在的他是否做好了那種準備呢？不管怎麼說，那都意味著自己將對懷有身孕的妻子保守一個重大的祕密。

如我再次破壞婚姻，請將我斥作徹頭徹尾的狂人，並棄之腦後。

訂婚時寫下的誓約書，在他腦中揮之不去。

走到通往站臺的樓梯下，太田靜子回頭看了一眼。她的木屐聲消失後，太宰突然忍不住想哭。

就在那時，他感到心中傳來一個陌生而溫柔的女性聲音。

即使人面獸心又能怎樣呢？我們只要活著就行了。

那是《維庸之妻》的女主人公最後說的話。



開鏡日[2]第二天的寧靜黃昏，太田靜子沿著朵朵梅花點綴的河邊，一個人走著。

她剛領回了配給的大米。下曾我的梅花開得比往年要早，因為正月七日從三鷹回來後，氣溫持續回升。

穿著毛衣的母親把臉湊到剛剛綻放的白梅旁邊。淡牡丹色的毛衣彷彿襯托了白梅的清純。那些白色梅花，讓她聯想到了自己的孩子。她想起出門時收到了太宰的來信。

近來可有變化？昨天也沒收到你的信，讓我擔心你是否生病了。

後來我每天都到工作室工作，但《維庸之妻》卻遲遲未有進展。目前還不知何時才能完成，總之我打算二月上旬去拜訪你，屆時還請多多關照。

請聯絡我。保重身體。不盡

此時距兩人時隔三年在三鷹重逢還不到一個星期。在如此短的時間裡，他竟心急如焚地等待來信，這讓母親歉疚。若換作平時，她剛與太宰分開就會迫不及待地想給他寫信。然而這次卻跟以前不一樣了。

「我真的愛上了那位先生嗎？」

她突然不清楚自己的答案了。

她向來奉太宰為文學之師，應該也懷有對他的愛慕之情。她一點兒都不想要別人的孩子。她只想要太宰的。可是她突然疑惑了起來，那種心情究竟算不算愛戀？

「我想要靜子的日記。」

太宰那一句話，讓她感到眼前的一切都如此模糊。實在過於單刀直入了。她始終無法忘卻聽到那句話時，大波斯菊店裡的肅殺冰冷。磨損的榻榻米地板，彷彿映出了太宰的心境。

太宰的心只放在了日記上。想到這裡，她更加忍不住要說「等您到下曾我來，我把日記給您看」。當然，那句話也關聯到了「想要孩子」的願望。

「我想要孩子。」母親早已在信中明確寫下了那句話。最先單刀直入的人，就是她自己。還有比那更直白的說法嗎？

然而「我想要孩子」傳達的是太田靜子火熱的心，太宰那句「我想要日記」中傳達的卻是她切切實實感受到的太宰的冷漠。

「請把你的日記提供給我。」

「我想看看你的日記。」

如果他用的是這些說法，母親受到的打擊或許會少幾分吧。因為即使太宰不說，母親也打算把日記給他看。

每天都要大搖大擺地去找你。我覺得，那樣一定能做好工作。不會有損你的尊嚴。

那樣的話，就能得到「附錄」。小時候讀雜誌的新年號，我都是喜歡附錄多於雜誌本身。

昭和二十一年十月，太宰離開津輕前不久寄出的信中，寫著這樣的話。太田靜子將「附錄」直接理解為了孩子。然而我感覺，他那個詞指代的或許只是單純的愉悅罷了。對母親來說，性的目的只有生育孩子。她很難想象以快樂為目的的性。

我想看見自己，在太宰的小說中，開出層疊的花瓣。

翻開她去三鷹與太宰見面之前寫的日記，我看到了這麼一句妙語。然而日本戰敗那年十二月，太田紀沙女士臨終那天的日記中，她卻寫下了更為真實的內心吶喊。

若女人活著便是懷著身孕刨挖洞穴的女蛇姿態，那我也要那樣活下去。

太宰打算先用變化球避開太田靜子的這種想法。他現在只想考慮如同雜誌附錄般純粹的快樂。

如果她真的一心只想著「我想要孩子」，面對太宰那句「我想要日記」時，便不會受到如此大的傷害。日記就是她的孩子，失去那個孩子，就意味著失去文學的夢想。母親時常無比悲傷地對我說，她感覺那樣自己會死掉。

太田靜子如此重視自己的日記，這點他應該也注意到了。同時他也充滿自信，確定即使這樣她也會對自己言聽計從，便說出了那種露骨的話來。

「我想要日記。」

「我想要孩子。」

兩人的心思如同童謠遊戲般你來我往，然後便有了我。若太田靜子沒寫日記，太宰或許就不會到下曽我去。另一方面，正因為他是名小說家，母親才會產生想要孩子的心願。她悸動的，其實是他懷抱的藝術。母親凝視著剛剛綻放的梅花，突然明白過來。

然而當時無論太田靜子怎麼否認，她都對太宰治這個人動了心。正因為如此，她才會如此清楚地提出「我想要孩子」的願望。

太田紀沙女士去世後不久，母親曾給太宰寫過一封商談的信。她在信中稱呼太宰為「M·C先生」（My Chekhov），又在下一封信中稱其為「My Child」，最後又變成了「My Comedian」。

這些稱呼全被用到了《斜陽》當中。劇作家矢代靜一曾寫下過「真好呀」「好羨慕」的感想。法語中的Comédien只有「演員」之意，所指並非「喜劇演員」。太田靜子寫下的「My Comedian」，真的只是單純的心血來潮嗎？

我漸漸覺得，她有可能從一開始就意識到，太宰的微笑就是《藤十郎之戀》中藤十郎的微笑。若如此，便意味著她將自己也變成了演員（Comédien），演繹著與藤十郎配對的人婦角色。

換句話說，這兩人有著「狐狸與狸貓相互欺騙」的一面。當然從印象來說，太宰治是狐狸，而太田靜子是狸貓。她頂著一張無比純粹的天真面孔，將狐狸太宰耍得團團轉。繼那封寫著「My Chekhov」的信之後，她馬上又寫下了「我不是契訶夫《海鷗》裡陷入對作家戀情的妮娜」。

遲遲收不到下曾我的信，太宰開始感到焦躁。或許她突然不想讓自己看日記了。那可不太好。

此時太宰才開始後悔自己開門見山地說了「我想要日記」那句話。當時根本沒必要表現得如此急迫，完全可以等到他去下曾我再說。他一邊後悔，一邊在心中糾結，太田靜子的心實在太難懂了。

事情不該變成這樣。即便交出日記會讓她感到寂寥，他也覺得太田靜子應該更瘋狂地愛慕著自己。那天夜裡兩人在河邊的激情擁抱，莫非沒有點燃她的熱情嗎？

他感到自己身為男性的自信瞬間倒塌。既然如此，他便要儘快完成《維庸之妻》，馬上趕赴下曾我。那種焦躁感，或許被誤解成了對她的思念。

《維庸之妻》之所以難產，是因為太宰心中那種小市民的道德觀與大惡棍維庸全然不吻合。反倒是對人盲目信任的妻子，描寫起來更顯自然。他在創作時，心裡時刻想著小山初代和田部目津子這兩位天使。

太田靜子並沒有像那兩人一樣對太宰照顧有加，反倒總是一副呆呆的樣子。只是，他能完全掌控那兩位天使的心，甚至包括她們的過錯。唯獨太田靜子的心，太宰很難掌控。

在她的信中看到「My Comedian」一詞時，太宰可能渾身都在顫抖。他一定感覺自己刻意的表演被看穿了。由於驚嚇過度，他反而自始至終對此事緘口不言。

與此同時，太宰又鬆了口氣，因為這樣一來，他就能在太田靜子面前光明正大地展示狐狸蓬鬆的大尾巴了。自兩人相識那天起，太田靜子就能給他帶來奇妙的安寧。那種感覺就是他信中寫的「休憩的草原」。

「跟太田靜子在一起，我彷彿能創作出一個又一個全新風格的作品。」

帶著這樣的確信，狐狸首先想到的應該是拿到那本日記。

太田靜子抱著配給的大米回到家中，比她小兩歲的弟弟武正坐在餐廳椅子上看報紙。他原本是東芝的員工，所以從九州連隊復原回來後不久，就到了平塚的工廠上班。每週他都會到下曾我的姐姐家住幾天。

「太宰先生給《東京新聞》寫了織田作之助的追悼文。」

他知道姐姐入了太宰治師門，便這樣說著把報紙遞了過去。

一月十日，織田作之助突然去世。正在《讀賣新聞》連載的《土曜夫人》一直堅持更新到了他死前一個月，那年他才三十五歲。他是在大量反覆咯血的病痛中堅持創作的。

母親很喜歡這部連載小說。在戰後動盪不安的環境中，男人和女人都在拼盡全力生存。她也想走進那激烈的風雨中，加入他們的奔跑。

織田君的死

織田君一直想死。我只通讀過織田君的兩個短篇小說，也只與他見過兩面。第一次見面，還是一個多月前。因此我們的交情並不算深。

可是，我認為自己比大多數人都能深刻感知到織田君的悲傷。

僅僅讀了開頭幾行文字，太田靜子就滿心感慨。因為她比任何人都清楚，織田作之助的悲傷，就是太宰治的悲傷。

面對死亡的悲傷，交心之友的死該給他帶來了多大的打擊。她想，太宰應該是給自己寫了信後，才得知他的死訊。

第一次與他在銀座見面，我就想：這是個多麼悲傷的人啊。因此，我也感到了難以言喻的痛苦。因為我彷彿看到，他的前方除了死亡的堅壁，別無一物。

這傢伙想死。而我毫無辦法。前輩的忠告只是惡俗的偽善。我只能在一旁註視著他。

懷著死念依舊奮筆疾書的人。我感覺，現在這個時代需要更多這樣的人。可是環顧四周，卻寥寥無幾。這世間是多麼無稽。

那些所謂的成熟人士，或許會將織田君的死斥為缺乏自重，板著自以為是的面孔予以批判，但我要說，別再不知羞恥了！

……

殺死織田君的人，不正是你嗎？

他的溘然長逝，是他做出最後抗議的悲傷的詩。

織田君！你，幹得好。

太宰寫下這句話時，彷彿心裡期望的也是最後能被人稱讚「你，幹得好」的死。面對褪去了狐狸外衣的太宰，太田靜子被他的氣魄深深打動。

她想起織田作之助短篇小說《影繪》的結尾。男人盯著遭遇事故腸穿肚爛，正被死亡吞噬的白色小狗。他注視著拼命與殘酷死亡搏鬥的小狗的悲傷，心裡突然想，自己也不能因為區區肺病輕易被奪去性命。

即使面對死亡，織田作之助的心始終向著光明。這樣的結局，透著一絲希望之光。

她希望，太宰正在創作的《維庸之妻》，也能透出那樣的微光。

她很想祈禱，《斜陽》能變成一部更加明亮的小說。如果自己的日記能派上這種用場，她一定會很高興。這幾天一直揮之不去的內心陰霾，彷彿在那一刻一掃而光了。

母親走向山莊頂層的西班牙式臥房。她想在那裡給太宰寫信。

光明是否有著毀滅的姿態。

《右大臣實朝》中實朝說的話，彷彿在空中繚繞。母親搖了搖頭。她不願去思考毀滅。她只想思考活著。

5

下曾我梅花初放的夜晚，太田靜子一口氣寫成了給太宰治的信。

那封信很長。她知道，一旦交出了日記，自己創作小說的夢想也會隨之消失。為此，她一直忍不住悲痛的哭泣。可是現在，她又想看看自己寫的東西，會在《斜陽》這本小說中開出什麼樣的花朵。她在信中寫道，若能看到花兒綻放，她甘願就此死滅。

「死滅」，這著實是個誇張的說法。她在這兩個字中，可能融入了斷絕文學夢想的心境。可是在那封信中，同樣可以將其理解為自身性命的終結。太宰治無疑想這樣去理解。若太田靜子死去，留下她的日記，他定能寫出無盡悲傷的小說。那正好完成了他「沉睡似的羅曼」的夙願。

我與你所想略同。

二月二十日左右將會上門拜訪。我準備在你那邊玩耍兩三日，隨後到伊豆長岡溫泉小住兩到三週，開始創作從你日記中攫取靈感的長篇。

我要寫出最美的紀念小說。

昭和二十二年一月，太宰很快給她寄了這樣的回信。「所想略同」究竟是指什麼？莫非太宰也在思考自身的死滅嗎？或許，他打算在完成《斜陽》這部還只有標題的小說後，與她共赴黃泉路吧。

可如若這樣，「玩耍兩三日」這段文字就顯得過於漫不經心了。其中完全沒有透露出兩人的關係開始趨向死亡的氣息。最後那句「我要寫出最美的紀念小說」讓人一顫。母親明白那是預示離別的話語，但還是被「一切都好」的心情所佔據了。

這不是戀情。

太田靜子在回信中刻意寫下了這句話。她極力將生孩子的想法也歸到藝術的延長線上。一旦把它當成真正的男女愛戀，就太痛苦了。

與此同時，太宰治看到這句話應該也鬆了口氣。他心中點燃的愛戀之火因為這句話而不斷衰弱。他開始想，此前那種心境可能出自再也看不到日記的焦慮。

更重要的是，他明白了三鷹那一夜的激情擁抱，並沒有讓她產生厭惡之情。這下他可以大搖大擺地到下曾我去了。

此時他也終於完成了《維庸之妻》。那應該是昭和二十二年一月十日織田作之助突然辭世後，他一口氣寫完的。從那流暢的對話中可以看出，他後半部分的創作已經不再為難自己了。

「工作算不得什麼，也沒有什麼傑作和拙作之分。人說好就會好，人說不好，就怎麼都不好。就好像撥出的氣和吸進的氣一樣。可怕的是，這世上確有神靈存在。真的有神靈存在吧？」

「哦？」

「有吧？」

「我可不知道。」

「是嘛。」

想把《維庸之妻》寫成傑作，想把《斜陽》寫成更大的傑作，這種心勁兒隨著他最喜愛的織田作之助的死，消失在了未知的角落。

告別織田作之助僅僅兩週的一月末，太宰又經歷了一場離別。從津輕回來後與他同住了兩個月的弟子小山清，要出發到北海道煤礦當礦夫了。太宰一家疏散到外地時，是他獨自一人留在三鷹看家。

夫人孩子先行疏散後不到一個月，昭和二十四年四月二日，三鷹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猛烈空襲。當時，太宰和小山清還有正好來訪的愛徒田中英光三人跑到防空洞中避難，卻又被塌陷的砂土掩埋到了胸口。

幾天後，太宰決定轉移到美知子夫人的孃家甲府。太宰開始惜命了。那時，他突然產生了創作好作品的強烈意願。見小山清主動要求留下來看家，他心裡一定十分寬慰。

他是個靠送報紙為生，同時努力學習小說創作的淳樸青年。他曾對田中英光說：「太宰先生是我們的last man。」當時曾作為賽艇選手參加過洛杉磯奧運會的強健男兒田中還幫他糾正道：「是last one。」

太宰死後一年半，即昭和二十四年十一月，田中英光在太宰墓前自殺。

「今後你要與田中互相信賴扶持。」

出發前往津輕的前一日，太宰對兩人這樣說。這是昭和二十五年小山清在太宰追悼文中記述的內容。太宰曾送過他一束薊花。

「我一看到小山寂寞的樣子，就不知該如何是好。」

太宰曾在酒館裡這樣說。像這樣，太宰治口口聲聲說著「人好可怕」，卻依舊能對向自己敞開胸懷的人輕易報以令其心中一熱的話語。

小山清還說，自己雖然已經三十歲了，在太宰眼中還是非常年輕。他彷彿把自己當成了二十出頭的少年。然而，他對太田靜子卻說了完全相反的話：

「家門口坐著一個上了年紀、一本正經的書生。」

聽到這句話，母親當時聯想到的，是個老態龍鍾的人。小山清可能做夢都沒想到，他尊敬有加的太宰治會故意把他作為調侃的話題。他在那篇追悼文中，對田中英光晚年稱其為「老文學書生」的行為提出了委婉的抗議。然而那句話實際是太宰笑著對田中說的。

「想必太宰在田中英光先生面前沒少調侃，一定也把我說成了‘一下就懷上的女人’吧。」

母親曾經苦笑著對我說。

他明顯很喜歡小山清和太田靜子。或許正因為喜歡，才會在外面這樣刻意調侃。

然而反過來，哪怕別人稍微調侃他兩句，他一定會鐵青著臉與其絕交，想必還會惡狠狠地說：「早就說了人都不值得信任。」那句話首先該說給他自己聽。太宰治的自尊心比任何人都強，卻始終帶著一種傲慢，沒考慮到別人也各自擁有他們的自尊心。

帶著妻兒從津輕返回三鷹後，小山清一下就成了累贅。那是一座分別只有六疊、四疊半、三疊大小的三間臥室，外加廚房和浴室的小房子。然而當時日本剛剛戰敗，考慮到那時的住宅情況，家中留宿一個人再正常不過。太宰和小山在門口的六疊房間裡共同起居。懷著身孕的夫人則不得不獨自照顧兩個孩子。

《維庸之妻》是靠著小山的口述筆記完成創作的。除此之外，美知子夫人親戚家的小孩住院時，他還主動去照顧病人。而實際上，他自己是個連挪動身體都十分困難的嚴重心臟病患者。這樣一個人竟自告奮勇要到夕張煤礦當礦夫，明顯會給身體造成不良影響。

「那我走了。」說著，我便走出了玄關。當時夫人突然想起了什麼，拿起一疊草紙塞給我。我聽到紙門背後傳來太宰先生的聲音：「注意身體。」那便是最後了。

小山清這樣描寫了他們的離別場面。太宰恐怕連他的臉都不忍心看吧。太宰在津輕的學生小野才八郎於二〇〇八年在審美社出版了《太宰治重讀》。書中提到，當時自虐的太宰腦中可能閃過了「人面獸心」這個詞。

即使人面獸心又能怎樣呢？我們只要活著就行了。

《維庸之妻》女主人公的這種可憐可愛之處，讓人不由得聯想到從未停止過信任太宰治的小山清。即使被庸俗的男人玷汙了身體，依舊堅定地愛著丈夫的女主人公，有著一種耀眼的明亮。而小山清便心懷那樣的明亮，出發去了北海道。

可怕的是，這世上確有神靈存在。真的有神靈存在吧？

小說中丈夫那句話，彷彿是直接對小山這個基督教徒提出的。即便不是基督教徒，太宰也會在心中暗暗祈禱，北海道的他能夠得到神靈的庇佑和恩寵。

我想，小山離開後，太宰才終於清楚意識到了自己對他的愛。小山清曾提到，太宰在《維庸之妻》裡闡釋過他對家庭的理解——「悲傷與愛與夢編織成的美麗和絃」。那就是像他那樣擁有妻子的家庭。

太宰治決定二月二十一日到太田靜子等候的下曾我去。

廿一日 午後 三時 小田原站

她是約定日期前一天下午收到的電報。當天過午，她就提前出門趕往小田原。

她靠在車站檢票口附近的柱子旁，等了很久。不經意間抬頭，眼前就出現了身穿華達呢風衣，頭戴中折帽的太宰的笑臉。

「看到靜子的臉我就想親吻，差點忍不住了。」

兩人面對面坐在車站前的咖啡廳裡，太宰這樣說道。隨後，他又在包裡翻找起來。

「裡面裝著威士忌。這可是三得利的，在這種地方讓人看見了可不好。」

他像個幹壞事的孩子一樣，眼睛閃閃發光。隨後，他陸續掏出麵包、乳酪、黃油、罐頭肉和奶粉擺在桌上。那應該是在新宿或吉祥寺的黑市上買的吧。都是母親喜歡的東西。

太宰還當著母親的面拆開了一盒高階香菸。若小山清彼時經過那裡，說不定會被他的富態驚得暈厥過去吧。他從未見過那個樣子的太宰治。

開往下曾我的列車中，擠滿了放學回家的學生。由於擠不進車廂內，兩人只能站在臨近黃昏的列車門邊。將要穿過酒匂川的鐵橋時，她發現太宰面無血

色。

「織田的《土曜夫人》不是有把人從列車門邊推下去的描寫嗎？」

母親心裡一涼。她對報紙連載小說的那個場面印象深刻。登場人物之一章三把一個不認識的人從列車門邊推了下去。他並沒有殺意。他走上平臺，想讓風雨使腦子冷靜下來，卻被人罵了一句「蠢貨」，還被當胸推了一下。心中攢動著混亂自尊的章三，用盡全身力氣推向男人的胸口。那人瞬間就落到了車廂外面。「你剛才殺了人對吧？」被雨打溼的窗玻璃後映出一雙年輕女人的眼睛，她的眼神彷彿在這樣說。

太宰在報紙上讀到這個場面時，可能發現自己也有同樣的衝動，從而陷入了深深的恐懼。他與田部目津子在鎌倉巖灘上吞下安眠藥後，眼睜睜看著她在痛苦中死去。因為她在艱難呼吸時，叫出了身在廣島的丈夫的名字，那讓太宰一直耿耿於懷。那一切都是由男人的自尊心驅使的。

昭和二十一年十一月末，太宰頭一次見到織田作之助。當時他們與阪口安吾三人出席了兩個雜誌的座談會。太宰坦陳第一任妻子犯下的錯誤對他來說如同被迫喝下滾燙的開水，阪口和織田則異口同聲地表示，自己也找不到擁有妻子的感覺。

太宰的心得到了很大的解放。這使他非常愉快。《維庸之妻》中出現的全新夫妻像，應該就是此時誕生的。

當晚，三人決定到銀座羅平酒吧痛飲暢談。當時攝影家林忠彥也在那兒。他捕捉到的太宰的笑容，明亮得近乎耀眼。

「織田的臉毫無血色。」

太宰倚靠在車門邊上這樣說著，母親沒有回話。她感覺，眼前這個人的蒼白麵孔，已經近乎遙遠黃泉之人了。不一會兒，前方出現了車站昏暗的站臺。

織田作之助的小說中經常出現站臺。當時母親感覺，織田帶著只在照片上見過的笑臉，獨自站在昏暗的站臺上，不斷向他們靠近。

「我可以跟他一起，徑直到織田先生所在的地方去。」

母親心中突然冒出了這樣的想法。

6

兩人來到國府津站換乘下曽我列車時，已經臨近黃昏了。他們決定坐在站臺長椅上，等待御殿場線的下行列車。

暮色漸濃的大海近在眼前，深藍的海水彷彿在發光。母親心中默唸，這就像大海深處的長椅呢。

「我曾在夢中見過這般光景。」

太宰的聲音很明亮。

「夢裡那片海就是這個顏色。唯一的不同是我夢裡在下雪。連這張長椅都一樣。靜子穿著白大衣，戴著白帽子，套著白長靴。旁邊還有個小小的女孩，打扮得跟你一模一樣。我在夢中也帶著一瓶威士忌。」

海上現出了格外明亮的星辰。方才還在近旁的黃泉國的織田作之助，如今彷彿化作星辰，對她露出了微笑。

來到下曽我站，天已經完全黑了，車站前的道路空蕩蕩。兩人向左拐彎走了沒多久，就聞到空氣中沁著梅花的芬芳。河邊有一片梅樹林。下曽我的梅花，已經盛開了。

「靜子也有梅花香。」

太宰邊走邊興奮地說。三年了。他上次來下曽我還是一月，當時梅花尚未長出花苞。

兩人不知不覺便走到了高大的鳥居前。從那裡可以看見彎曲的坡路。在和緩的坡底，有一片小小的墓地。

「好懷念啊。」

太宰說著，停在墓地前。

「那座十字架怎麼了？」

「倒掉了。」

三年前，兩人曾駐足在那個宛如十字架的舊路牌前，抬頭凝視著。當時那個搖搖欲墜的十字架，彷彿是對他們的「模糊暗示」。

如今，那個答案彷彿已經明晰起來。今後無論變成怎樣都好。就在母親忍不住流下眼淚時，太宰用力握住了她的手。那片昏暗的墓地裡，也悄悄綻放著白梅。

兩人面對面坐在餐桌旁，太宰又從包裡掏出白麵包、乳酪和肉罐頭。

「我很擅長切面包。」

太宰說著，切開了山形吐司麵包，動作意外的嫻熟。隨後又切好了乳酪。

「您的動作好靈巧。」

母親瞪大了眼睛。

「我在傢什麼都不做。」

那句話讓母親胸口一陣刺痛。她意識到，太宰十分愛自己的夫人。

他關掉天花板上的吊燈，只留隔壁中式房間的落地燈。昏黃燈光中，太宰低垂著頭，彷彿達·芬奇《最後的晚餐》裡的耶穌。

「這樣好像在與耶穌共進晚餐呢。」母親忍不住說。

「這是我最美的晚餐。」他微笑著說。

「我要寫出最美的紀念小說。」他一定想起了不久前寫給太田靜子的信。

「若是葡萄酒就更好了。」

隨後，他又把帶來的威士忌倒入兩人杯中。乾杯過後，他又從揹包裡拿出《聖經》，安靜地朗讀起來。

「他們走路的時候，耶穌進了一個村莊。有一個女人，名叫馬大，接他到自己家裡。她有一個妹子，名叫馬利亞，在耶穌腳前坐著聽他的道。馬大伺候的事多，心裡忙亂，就進前來說：‘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個人伺候，你不在意嗎？請吩咐她來幫助我。’耶穌回答說：‘馬大！馬大！你為許多的事思慮

煩擾，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奪去的。’」

那是《路加福音》第十章的結尾部分。

「你明白嗎？靜子只要保持現在這樣就好。只要相信我的話就好。」

太宰說著，又開始朗讀《路加福音》第二章的一節。

「馬利亞卻把這一切的事存在心裡，反覆思想。」

不知何時，太宰坐到了母親身旁，輕撫她的頭：

「靜子是個好孩子，千萬不可忘掉聖母馬利亞這一節哦。」

母親如墜夢境，心想那位賢惠的夫人定是馬大，而她則是坐在耶穌腳前聽他說道的馬利亞。

我覺得，那是一種自大的想法，而問題根源在於讓她產生那種想法的太宰。他彷彿在說，自己就是耶穌基督。那是何等的妄自尊大，可他卻真的那般自以為是。

太宰治對太田靜子說，只可相信他這個唯一的絕對神。然而這尊神卻有另外一副惡魔面孔。或許，該稱其為「藝術的惡魔」。

「日記在哪裡？」

如同獻祭羔羊般倚靠著太宰的她，此時猛然驚醒，她已經不介意給他看日記了。她覺得，將身心和日記全都獻給他是如此自然。然而一想到日記終於要離開自己，她心中突然湧出了無盡悲痛。

「在二樓書桌上。」

母親突然陷入了不安，那本日記說不定並非太宰心中所想的那樣。

「我一心一意記錄了我與母親的生活。本以為那是如陷泥沼的人生，下筆時卻如同走在雲端。」

她變成了哭腔。

「沒關係，我去二樓看看。」

太宰說完，拿起揹包獨自上了二樓。

母親在餐廳裡收拾餐具，其間數次倒在地上無力起身。

「怎麼辦？那根本不算什麼。那只是我對另一個自己說的話，只是普通的日記啊。」

她腦中一直迴響著這句話。

「靜子，靜子。」

她好像聽到太宰在二樓叫她。母親取出燭臺點燃蠟燭，走上了二樓。日記似乎已經不再那麼重要了。如同走向羅密歐的朱麗葉，她感到身體變得火熱。

太宰站在樓梯頂端，蠟燭的火光映得他的瞳孔變成了綠色。太宰牽起母親的手，像這座房子的老住戶般，徑直把她領到了房中。窗邊的書桌上，擺著那本日記。

「太好了，這就是我想要的日記。」

太宰讓母親坐在長椅上。

「其實我很不喜歡深夜待在如此空曠的二樓，因為我害怕黑暗。不過靜子在這裡，我就不害怕了。」

他一邊說著，一邊不斷親吻她，心中充滿了總算讀到日記的興奮。

「我覺得，靜子的日記裡有很強大的東西。你在令尊忌日那天晚上，不是向天國的令尊報告說‘靜子回到了純淨的往昔’嗎，那就是你的強大。那是弱者永遠無法得到的強大。唯有強大的人才能堅持率真的生活。現在的靜子比以前還要純淨。在這樣的靜子旁邊，我彷彿置身童話王國。」

母親心裡也有同樣的感覺，卻無法說出話來。

「我在三鷹每天晚上喝完酒回家，都會呼喚靜子。你聽見了嗎？」

「我被疏散到津輕後，突然很想工作。每次投入工作時，我都會想起靜子。然後每次都會充滿幹勁。」

靜子凝視著天花板，傾聽太宰的獨白。

「那披著藍斗篷的馬利亞，看起來十分悲傷。」

他盯著牆上的一幅畫。那是義大利威尼斯畫派畫家創作的市井馬利亞。那幅據說產自米蘭的名畫海報，是母親十年前在銀座·伊東屋購得的。市井馬利亞懷抱幼子，茫然仰望虛空，她臉上的悲哀深深吸引了母親。

「靜子不會變成那位馬利亞吧？」

那究竟是什麼意思，她不太明白。

「那位馬利亞抱著孩子，像賣火柴的小女孩一樣貧窮。」

畫上的馬利亞悠悠晃動，彷彿在哭泣。那或許是自己將來的樣子。她想，即使那樣也沒關係。

不知何時，枕邊的燭火熄滅了。在太宰懷中醒來的太田靜子，感覺兩人還搖曳在深藍的海上。

「已經早上了嗎？幸福。我此生頭一次有這種感覺。」

那聲音如同絲絨般柔和。

吃完早餐後，兩人並肩站在陽臺上。眼前是一片大海。

「跟國府津站臺上看到的海一樣呢。」

太宰說。

「那時我也想到了織田作之助。」

「我也是。」

「我總會不由自主地想起他。」

「織田先生一邊吐血一邊堅持寫作，直到最後都沒有放棄生的希望。」

「他從未想過自己的死，而我則一直想著自己的死。」

「您不害怕死嗎？」

母親又把以前的問題重複了一遍。

「織田不害怕死嗎？」

太宰只是這樣呢喃道。

「三年前，我們兩人到小田原城遺址散過步呢。」

他安靜地說。

「那時我也說過想死的話。結果突然聽到石縫裡傳來了聲音。」

「我也嚇了一跳。一個好像神靈的聲音在說：‘你要活下去。’」

「原來那是躺在大石頭上的學生，或許他當時馬上就要參軍了。他的聲音跟織田很像。」

「對啊，織田先生一定也在天上對您說：‘太宰，你要活下去。’」

「嗯，我現在想活下去了。今早靜子下樓到餐廳後，我一個人躺在床上吃吃笑了起來。看來靜子發出的電波一直傳到了我心裡。我本想思考一下，為何會感覺如此幸福。可我發現，自己已經幸福得無暇做那些思考了。」

母親心裡湧起一股暖流。在滿庭院的朝霧籠罩下，白梅與紅梅也如天使般微笑起來。

「我曾經想跟靜子結婚，用不可思議的美麗來裝點死亡。」

想必，那是兩人一同赴死的意思。太宰的側顏也蒙上了一層朝霧，然而脖子上那道自縊留下的紅黑色印跡，卻比往常都要清晰。

這個人還在尋死。

「請您不要死。」

靜子著了魔似的說著，卻見太宰露出了孩子般的哭臉。

清晨，兩人站在陽臺上看海，聽見樓下有人來送傳閱板。到門口一看，原來是住在對面的西久保夫人。那是一位村野之地罕見的優雅婦人，與母親同輩，被母親像姐姐一樣依賴著。戰中她不小心鬧出火災時，第一個跑去叫人的也是她。而那天早晨，站在門口的西久保夫人看上去有些恍惚。

「聽說今天九點到十點有大米配給。」

遞過傳閱板時，她顯得有些坐立不安。或許昨晚母親把太宰帶回家時，正好被這位夫人看到了。今早母親還想對她說太宰在這裡，可西久保夫人很快就轉身走了。

太宰站在通往玄關的走廊上。

「她好像知道我們在一起了。」

「不是很好嗎。我也跟你一起去配給站吧。」

母親十分高興。這讓她感覺兩人的關係光明正大。

「在此之前我想寫個短篇，儘量趕在上午去郵局寄給出版社。」

母親嚇了一跳。短短一兩個小時能寫完嗎？

「黎明時分，我在床上看著即將熄滅的燭火，腦中突然冒出了好故事。」

那燭火究竟能孕育出什麼故事呢？

「您要上二樓（おあがり）嗎？那我先去收拾收拾。」

她想起太宰的稿紙都在二樓。可就在那時，耳邊響起一個尖銳的聲音。

「你剛才說什麼？再說一遍。」

母親驚訝於太宰突如其來的態度轉變，又把剛才的話重複了一遍。

「沒有‘おあがり’這種話。那就好像志賀直哉的‘お殺せ’一樣。志賀在小說裡寫了一句‘父親能夠殺死（お殺せ）兔子嗎’，無論怎麼想都有問題。」

太宰很討厭志賀直哉。母親心裡雖然清楚，還是忍不住說出內心想法。

「我覺得‘お殺せ’也可以啊。」

「不，絕對有問題。連語法都有問題。」

太宰加重語氣重複一遍，然後獨自上了二樓。他的腳步聲十分粗暴。早已習慣了他的溫柔的母親，彼時只能愣在原地。

太宰從二樓拿了稿紙和鋼筆下來，一言不發地走進中式房間。他坐在椅子上低頭寫稿的背影，彷彿還在因憤怒而顫抖。

母親坐在起居室的餐桌旁，在一塊亞麻貼布上做起了法式刺繡。她想用藍白色棉線繡出小小的薔薇花，可拿著繡花針的手時常會顫抖。她心中的悸動也絲毫沒有平息。她感覺自己頭一次觸到了太宰心中的烈焰。早知如此，她剛才就應該說，她也覺得志賀直哉的文字有問題。她感覺，太宰對自己的怒氣，正融入他筆下的文章中。

「寫得很順利，你要看看嗎？」

好不容易完成一朵藍色薔薇時，太宰出現在她眼前。他帶著一臉爽朗笑意，與剛才判若兩人。雖然接過了稿紙，母親卻害怕看到內容。

短篇題為《晨》，故事舞臺設定在她今年正月初去拜訪過的三鷹工作室。

「我」每天早晨九點到下午三點左右，會到那座房子裡上班。屋主是個有工作的年輕女人，只在她每天外出工作時把房間借出來。女人在小說中名叫「小菊」。有一天「我」在三鷹車站前喝了很多酒，酩酊大醉甚至走不回家，實在沒辦法，只好在小菊家裡借宿了一晚。「我」把兩腳塞進被爐裡，穿著斗篷就睡著了。不知過了多久，突然睜開眼，眼前卻是一片黑暗。小菊給「我」點了蠟燭。燭火彷彿有了生命，兀自伸縮搖曳著。「我」呆呆地看著那個光點，心中突然產生了非常可怕的想法……

故事就是這樣展開的。

讀著讀著，太田靜子感到越來越不舒服。尤其是最後一節，彷彿直戳她的心臟。

這可不行。蠟燭一旦熄滅，就無法挽回了。

我幾乎做好了認命的準備。

燭光漸漸變暗，隨後痛苦地左右蠕動，忽而脹大，放出更多光亮，接著便冒出「滋滋」聲越縮越小，繼而消失了。

外面的天色，緩緩亮了起來。

微光滲入房間，周圍不再是一片黑暗。

我站起來，準備回家。

母親低著頭把稿紙遞了回去。她在想，太宰一定後悔昨晚之事了。與此同時，她心中也漸漸產生同樣的想法。可太宰卻笑著問她：

「沒有錯別字吧？」

看到太田靜子因這個短篇受到打擊，似乎讓他十分愉悅。他還在記恨母親沒有贊同他對志賀直哉的批判，並用這種方式予以報復。

當然，也不能斷言太宰心中一點都不後悔。畢竟他本來就是個優柔寡斷的人。只不過，盧比孔河已經被他跨過去了[3]。

此時寫這種文章給對方看，未免過分卑鄙了。甚至可以說，那並不是成年人應有的行為。他這樣做完全沒有考慮別人的感受。

「已經早上了嗎？幸福。我此生頭一次有這種感覺。」

太宰確實在燭火熄滅的清晨，躺在床上說過這句話。

若那句話是真的，那麼，他心中泛起了一絲悔意，希望什麼事都沒發生過，這個猜測也成了事實。可問題在於，他故意將那種負面思想表露出來，讓對方也受到了影響。

太宰治永遠是個孩子。一般成年人都會埋在心裡的話，他卻會在作品中和喜歡的人面前直言不諱。

「這篇作品讓我很受打擊。」

我想，母親若是直接這樣說便好了。然而她連這句話都說不出來，這恰巧印證了對方給她的打擊之大。

「去配給站前，我想先到郵局把稿子寄出去。」

太宰看著萎靡不振的太田靜子，心情愈發爽利了。他故意用力拽著她的手，向門外走去。

已經過了戰敗第二年的正月，下曾我郵局依舊是空襲後的那片廢墟。臨時設定在簡易平房裡的郵局視窗，彷彿正值燈火管制般漆黑。

「請幫我寄掛號速遞。」

此時他的聲音也很清亮。母親瞥了一眼收件人，上面寫著「東京都三鷹町下連雀一一三 太宰治先生」。他不是寄給出版社。她頓時意識到自己看了不該看的東西，眼前還浮現出美知子夫人的臉。

配給站前排起了長隊。太宰和母親並肩站在隊尾。西久保先生和夫人好像已經回去了，佇列裡並沒有母親熟識的人。還在排隊的人都上了年紀，而且一臉疲憊。太宰雖然在最後，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氣質和高大身材，想必所有人都覺得他格格不入吧。

「下曾我的人都是好人啊。」

他對身旁的母親悄聲說。

那句話聽起來太像客套話，母親沒有應聲。當時他站在由陌生人組成的等待配給的佇列中，彷彿在想別的事情，想著三鷹的家。

昭和二十二年《人間》四月號上，刊登了太宰的短篇《父親》。當時距離他到下曾我看望太田靜子還不到一個月。文中提到了他在三鷹配給站遇到家人的情形。

看到了！他們就在那兒。我家那位等同半個病號的人，正戴著白色紗布口罩，揹著小兒子，頂著寒風站在大米配給的佇列中。內人裝作沒看見我，站在一旁的大女兒卻認出了我。女兒也跟母親一樣，戴著小小的白色紗布口罩，看見大白天喝醉了酒，跟不認識的阿姨走在一起的父親，彷彿要朝這邊跑過來。那讓父親感到呼吸都要消失了，然而母親卻若無其事地抬起手，用嬰兒背布的袖子蓋住了女兒的臉。

現實中是否發生過類似的事，我不太清楚。然而描寫這個場景時，他一定想起了他與太田靜子站在下曾我配給站佇列中的模樣，同時心裡泛起某種悲傷。

他在文中寫到，「內人」出門前曾含著淚訴說配給大米過於沉重。那是正月十日前後的事，算起來是他到下曾我的一個多月前。太宰之所以沒去三鷹配給站排隊，與其說是對「內人」冷淡，倒更有可能是單純的羞恥。有什麼東西使他畏縮了。或許是因為他的心正偏向太田靜子，產生了內疚。然而小說中的「父親」，卻被描寫得格外冷漠。

他之所以主動提出去下曾我配給站排隊，可能因為周圍沒有熟人，他可以無拘無束。然而一旦站到了佇列裡，他心中理所當然地又會湧出當初在三鷹沒有跟妻子一起排隊的自責情緒。懷著身孕的妻子顯得如此可憐，可能又讓他對身邊這個漫不經心的太田靜子心生怨恨了。

從配給站回去的路上，兩人沿著小河散步。太宰治揹著近一升米緩緩走著。

「大米很重吧？」

太田靜子在旁邊問。她的聲音聽起來不怎麼擔憂。妻子美知子已經快臨盆了，卻每次都要揹著孩子把這麼重的大米拿回家。一想到她必定每走一步都要咬緊牙關，太宰便從心底裡感到內疚。

然而眼前這個太田靜子的孱弱也讓他很是擔心。這個女人從小心跳就比常人快上許多。若生下了孩子，說不定會隨之死去。屆時他就真的能寫出沉睡似的羅曼了。

對這些女人的內疚之情，彷彿讓肩上的大米更沉重了。太宰的手如同女人般纖細，極不適合搬運重物。

「那座綠色的樓是什麼？」

他指著田野間一座淡綠色的建築問。那是精神病院的樓層。

「我也住過那種醫院。因為羥考酮中毒，不是腦子有問題。」

太宰的聲音略帶悲痛。

「那座樓的綠色看起來是不是很冰冷？梵·高的畫中除了黃色也有綠色，但那是更明亮溫暖的顏色。」

「你喜歡梵·高啊？」

太宰喃喃道。

不知不覺，他們就來到了梅樹林入口。眼前一片盛開的梅花，讓母親忍不住想脫下披風蹦跳起來。潔白如雪的花瓣在陽光中舞動著，讓她聯想到梵·高《白果園》裡那些開著白花的樹。她感到，這種明媚充滿了生機。然而在這森然靜寂中，彷彿又潛藏著死亡的氣息。這一切都是大戰時頭一次看到下曾我梅花時產生的感想。

「這裡好像春天的津輕。」

太宰的聲音顯得無比遙遠。

「那些白花很像蘋果花。津輕的春天始於五月。梅、桃、櫻、蘋果、梨、李全都會一起開花。以後我倆到津輕去看看吧。」

當時太田靜子以為，那樣的日子真的會到來。

8

兩人並肩走在下曾我的梅樹林裡。周圍看不到紅梅，一片皆是純白的花朵。

淡淡的甜香讓母親陶醉其中，但很快被太宰的一句話給驚醒了。

「靜子也有梅花香。」

她覺得那句奉承過於肉麻，同時想起了小時候教她短歌的六條篤老師為她寫的那首詩——「這是牛奶澆灌的花兒」。那句話裡，或許融入了真實心跡。

「你也經常像這樣跟六條先生散步嗎？」

被他這麼一問，母親忍不住停下腳步。自己心裡想的人，怎麼一下就讓他看出來了？雖然她覺得那可能是偶然，但心中的悸動還是遲遲無法平復。

「六條先生很溫和。是我單方面傾慕他。」

腦中浮現出故鄉近江那些柔和的山脈起伏。她曾被他牽著手，從半山霧中的永源寺石階緩緩走下來。當時路上覆蓋著一層薄薄的初雪，漫天雪花如同眼

前盛開的白梅。

「靜子很適合跟六條先生那樣穩重的人在一起。」

或許是的。只要見到六條篤，她就有種被重山包裹的安詳。跟太宰在一起時，即便是現在，她的心也在不斷搖擺。

「如果六條先生沒有結婚，那該多好啊。」

太宰一直糾結著「六條先生」的話題。母親已經連點頭的氣力都沒有了。方才只是碰巧想起了他的話，實際上，他已經模糊得如同遙遠夢中之人。

「如果計良先生是六條先生那樣的人就好了。」

太宰還在說。計良先生是母親的前夫。那個滿是熱情向母親求婚的同齡男性，是個異常善妒之人。他不僅嫉妒六條篤，還對母親看上的相親物件，一個留法歸國畫家心生妒意，甚至大打出手。婚後不到兩個月，母親就逃回了太田紀沙女士身邊，可當時她已經懷上了孩子。

那個大岡山家中庭院的山茶花開始凋零的早晨，剛出生不久的女兒滿裡子就離開了人世。如今已經過去了七年。母親每天都會默唸「滿裡子，對不起」。可自從太宰昨天來到下曾我，她就把死去的女兒忘到了腦後。整整七年來那是頭一回。

「滿裡子，對不起。」她在心中默唸。她回憶起如山茶花般脆弱的滿裡子的睡顏，眼裡流出了淚水。方才還如此明亮耀眼的梅花，現在卻已經被淚水模糊了。

「津輕現在還是下大雪的冬天呢。」

太宰靜靜地說。

「我不是在蟹田站給你寄過和歌嗎。那時我正一個人旅行。我在觀瀾山賞花時，對著像雪一樣的白色櫻花，淚如雨下。」

拿起那張詩箋時，她曾有過「太宰會不會死掉」的不祥預感，但現在卻沒有那種感覺。當時母親的心中只充斥著寧靜的悲傷。

朝思暮想，螢光似吾身。魂牽夢縈，點點均吾玉。

太宰緩緩邁著步子，口中默唸一年前寫在詩箋上的和泉式部和歌，聲音清澈透亮。

細雨綿長，螢蟲隱木蔭。暗草蒙露，冷火獨煌煌。

母親也輕聲讀出了另一張詩箋上的無名氏之歌，隨即害羞地低下了頭。

穿過梅樹林，兩人來到御殿場線的陸橋前。山丘另一頭隱約能看到富士山的輪廓。母親扶著水泥橋扶手，凝視下方細窄的鐵軌。

「笨蛋，笨蛋，你快下來。」

太宰在下面叫著。母親並不理會。

「摔下去怎麼辦？危險，危險啊，快下來。」

他又叫著跑了過來。

「你把我嚇壞了。來，再也別亂動了。」

母親被他緊緊抱在懷裡，突然感覺他就像個膽怯的小男孩。她覺得，自己彷彿成了媽媽。同時又深深意識到，他一個人無論如何都死不了。

遠方出現一道列車的白煙。

「站穩了別動。很危險。」

兩人像夏加爾畫中的男女一樣緊緊抱著，站在陸橋之上。列車安靜地通過了。那是沒有乘客的進駐軍專用加長列車。

過了一會兒，兩人來到可通汽車的寬闊道路旁。

「你這樣好危險啊。」

太宰心有餘悸地說。

「您膽子很小嗎？」

「對，我害怕高處和黑暗。」

「那可就死不了了。請您不要死。」

聽了母親的話，他用力點點頭。

太宰治的短篇《十二月八日》最後，寫到了他對燈火管制下漆黑夜路的恐懼。有人認為其中隱含著對軍部的批判，但我覺得，太宰對黑暗的恐懼其實來自更單純、更幼稚的理由。因為母親通常都會抱緊怕黑的孩子，而太宰生命中卻不曾有過那樣的人物。他體弱多病的親生母親，始終忙於照顧政治家父親的生活。

「肚子有點餓了，我們在外面吃吧。」

聽了太宰的話，兩人決定回頭往車站方向走。他們沿著小河邊漫步，河裡長滿了柔軟的水草，另一頭方才走過的梅樹林，如今卻像女兒節人偶架上的紙燈籠般模糊不清了。

他們來到車站前一間小旅館吃午餐。曾經跟母親一同參加勞作的老闆娘從裡面走了出來，一臉驚訝地看著太田靜子。

「我們剛去看了梅花，店裡有什麼吃的嗎？」

太宰彷彿刻意用了開朗的語氣。兩人被領到有壁龕的房間裡。

「你看起來有點發燒啊，沒事吧？」

他這樣說著，把剛端來的煮鰤魚三口兩口吃完了。後來又上了煎牛排，也被他一下吃掉了。真是個不折不扣的大胃王。

「再給我一盤蛋包飯。」

他對服務員說出這句話時，連母親也無可奈何了。他給服務員遞了五根進口香菸，讓她端酒上來。當時連酒水也要定額配給，若非十分熟悉的常客，很難在店裡喝到。不一會兒，蛋包飯和兩壺酒就端了上來，太宰顯得格外高興。

「下曾我真好啊，這裡的老闆娘和剛才那個女服務員都是好人。真想在下曾我住下來。」

母親覺得那只是嘴上說說的奉承，並不十分在意。她當時並不知道，太宰早在津輕避難時就幻想著住在這一帶了。

「谷崎的《細雪》真不錯。要是我住在京都，應該能寫出比那更好的長篇。」

他還這樣說。或許他是想起了，自己父親那一族來自離京都很近的福井縣小浜一帶吧。太宰的祖先世代在小浜經商，後來，十代前的赤城善太夫之弟富國，在江戶中期舉家遷移到了津輕。起初從事紡織業，後在津輕開墾荒野，以松木七右衛門之名連續幾代經營釀酒，到他祖父那代開始經營藥房，並被當地百姓出身的津島家收為養子。巧合的是，小浜離他母親故鄉近江也很近。

「今晚阿武可能要回家。」

母親突然回過神來這樣說道。太宰馬上露出略顯慌亂的表情。

「別擔心，他是個心不在焉的人，我這個當姐姐的做什麼他都不會在意。在早稻田讀書時也只熱衷於打棒球，還很喜歡荷風。現在他在東芝的平塚工廠做活。」

「荷風很不錯啊。」

太宰如釋重負地說。

太宰來到下曾我的第五天早晨，他準備趁著天色還亮前往伊豆三津浜，並打算在那邊找家旅館落腳，以太田靜子的日記為基礎開始創作《斜陽》。

那天太宰用完早餐的時間比平時都要早。隨後他坐到中式房間書桌前，在空白稿紙上寫下「斜陽 太宰治」後就放下了筆。接著，他就用難以形容的溫柔目光凝視著母親。那是充滿了慈愛，又透著一絲傷感的目光。母親聯想起太田紀沙女士，心中感慨萬千。

她像往常一樣把太宰送到了國府津。

「好想一直待在下曾我。」

太宰治揹著來時那隻揹包，在前往下曾我站的路上反覆喃喃道。母親突然有種目送兒子出征、疲憊又悲痛的感覺。

車站前的空地上，幾個小學男生正在玩躲避球。

「武先生是個好人。他真的是個好人。」

太宰靠在檢票口，一遍又一遍地說。

「他跟我二哥英治先生很像。英治先生人很溫和，我每次見到他都非常放鬆。」

母親想起他在《津輕》裡，用一種刻意的筆觸把英治先生描寫成了讓他「愈發感到無所依從」的冷漠性格。

「我從小就很彆扭，是個壞孩子。一天我在走廊上，聽見家人在客廳裡笑說：‘修治現在學習很好，小時候成績卻不穩定。’便對所有人產生了恨意。我覺得，他們都在說我的壞話，拿我一個人開玩笑，乾脆全家人都死光就好了。」

「唉，真是個壞孩子。」

她忍不住嘆了口氣。

來到國府津，兩人走進了車站前的國府津館點了午餐。服務員把他們領到臨海的房間裡，白色的浪花跳躍著，彷彿在朝他們招手。

「我要回下曽我去。」

太宰突然叫道。

「我想起來在下曽我還有事要辦。我得去尾崎一雄先生家探望他。」

草草吃了兩口美味的海魚料理，兩人決定折返下曽我。那幾個男孩子依舊在車站前玩躲避球。見兩人如此快就回來了，幾個孩子都驚訝地抬頭看著他們。

「我覺得下曽我已經變成自己家了。」

太宰高興地說著，母親卻愈發感到疲憊。可以預見，下一次離別將更加痛苦。

他們在車站前的雜貨店買了雞蛋作探病禮物。當時尾崎老師的胃病似乎非常嚴重。

「你見過尾崎先生嗎？」

太宰邊走邊問。

「沒有。不過我在山上參加勞作時見過他夫人。」

「她很好啊，實在太妙了。就像穿著名為天真的和服。你看看尾崎先生的小說吧。一看就知道他有個多麼好的夫人了。她是我理想中的妻子。」

他把作家前輩尾崎一雄說成了「貧窮的小說大家」。母親雖然住在附近，卻不知道這位小說家住在哪裡。兩人跑到下曾我的宗我神社，問了那裡的神主。雖傳說尾崎家貧窮，兩人還是猜測尾崎的住處會不會是神社旁那座大門很氣派的房子。然而他們猜錯了，前輩的住處只是一座既沒有大門也沒有圍牆，掩映在草木中的小房子。

「打擾了。」

太宰大聲說道。

「來啦。」

那是母親勞作時經常聽到的高亢聲音。

「呀，果真是太宰先生哪。」

玄關格子門被拉開，裡面露出一張明媚的笑臉。

「我去伊豆路上到太田家坐了坐，順便請他姐姐帶我到這兒來了。」

太宰儼然把自己說成了武的熟人。如此遮遮掩掩的行為，讓母親不禁愕然。



兩人拜訪尾崎一雄家時已經臨近黃昏。他們找路應該花了不少時間，這也證明那座小屋是多麼不起眼。本來兼做宗我神社社務所的大宅子早在關東大地震時就倒塌了。

「太宰君，快進來吧。」

屋裡傳來洪亮的聲音，聽起來年輕又精神。母親想起太宰在來時路上對她說的話：

「尾崎先生不僅貧窮，還患有頑疾，隨時可能撒手人寰。」

當時她聽得毛骨悚然，現在卻絲毫沒有那種感覺。

連著玄關的房間正中鋪著被褥，「貧窮的小說大家」尾崎穿著長棉衣坐了起來。留長的沒有修剪的頭髮確實有點像病人，可他的前額和眉眼都很有光澤。

「喂，家裡有酒吧。」

他這樣說著，自己起身走到廚房，拿了一升瓶的日本酒。酒只有太宰一個人喝，跟往常一樣，他的笑容越喝越燦爛了。

二月末的那個傍晚，正值大停電期間。尾崎一雄在昭和二十六年發表的短篇《梅花盛放的村莊》裡寫道：「微弱的燭光中，太宰和一個女人走了進來。」

他比太宰年長十歲，於昭和十九年秋天結束了漫長的東京生活，隱居到下曾我鄉間。離開東京前不久，他突然發病，從此臥床不起。不過他在文中寫道，太宰來訪時他正好狀態不錯，有精神跟他說話。

我們交換了久別重逢的微笑。

那個女人並不說話，只是安靜地坐在一旁。她的表情很是認真。而我並不知道她是誰，便只與她寒暄了幾句，此時妻子在旁邊說：

「啊，您還沒見過這位吧。這是太田小姐，住在城前寺底下那座別墅裡的。」

妻子松枝女士一點點對小說家丈夫說起了太田靜子的事。比如大戰時穿著洋裝和涼鞋參加勞作；戰敗後排隊領配給時，一位農婦拽著母親的和服袖子說這可是好東西，她卻裝作什麼都沒看到。

被太宰治當成理想妻子的松枝女士本就心性天真爛漫，看到太田靜子愈發覺得有意思。她可能做夢都想不到，這樣的女性竟會成為她夫婦二人所熟識的太宰治的情人。

「今天我打算在太田家借宿一晚，明天啟程去長岡溫泉。因為難得來一次，便請太田女士領我到了這裡。」

看他一本正經地含糊其辭，母親再次受到了傷害。可儘管她拜了太宰為師，還是忍不住向松枝女士承認，弟弟才是太宰的弟子。這使她心情愈發沉重了。松枝女士一邊抱怨停電，一邊忙著佈置餐桌，尾崎一雄年屆七十的母親，對太宰做了一番令他尷尬的鄭重問候。

兩位小說家的話題不知何時轉到了一個月前剛剛去世的織田作之助身上。尾崎一雄不太贊同太宰在報紙上寫「織田君！你，幹得好」。還對他說，應該更珍惜生活，踏實沉著地進行創作。尾崎自己年輕時做過許多荒唐事，想必對此深有感悟。

對此，太宰這樣回答：「我寫那篇文章時，有些情緒化了。」

太田靜子在旁邊聽著，心裡很是不滿。太宰為何不強勢反駁呢？她覺得，那篇文章沒有說謊。她自己也滿心感慨織田作之助幹得太棒了。織田一直堅持創作，直到自己臨死那一刻。他從未想過輕易向死亡屈服。一心投身創作，這種行動等同於生存本身。太宰治應該也希望像織田作之助一樣，一直寫到生命最後一刻吧。

然後，尾崎一雄又列舉了許多作家的名字，分別歸類為男性化作家和女性化作家。太宰首當其衝被劃入了女性化作家之列。他漲紅了臉低下頭，彷彿堅決不願意認同。

然而太田靜子卻認為，尾崎一雄說得一點沒錯。她覺得，女性化作家僅憑一個人無法孕育作品，他們耐不住寂寞，必須依附著什麼東西才能創作。而且她剛剛交出自己的日記作為《斜陽》參考，所以她會更清楚地認識到這點。

座鐘敲響八點的鐘聲，待在同一間屋裡的尾崎家的可愛女兒睏倦地站了起來。看到母親也跟著站起來，太宰說：

「我還要叨擾片刻，麻煩您代我向令弟問好。」

他那流暢的語調使她突然陷入了莫名的不安。

回到家中，在起居室壁爐點起爐火後，她還是難以平靜。連給法式刺繡貼布塞棉花的機械工作也遲遲沒有進展。大約過了一小時，太宰精神飽滿地回來了。

「尾崎先生太守舊了。」

他風衣也不脫就坐到爐火前，一開口就是這麼一句，臉上還帶著興奮的表情。

「太守舊了。」

他又重複道。

「所以我也沒法對他說，靜子‘是我的戀人’。還有那位管尾崎先生叫‘年輕人’的老母親。當著那位老母親的面，我實在說不出口。在松枝女士面前也一樣。我覺得靜子實在太可憐了。」

母親一言不發。

「尾崎先生一定覺得我是個馬屁精吧。」

他自顧自地說著。自己離開這一小時裡，他到底對尾崎一雄說了什麼呢？連這個思考都讓她感到萬分艱難。

《梅花盛放的村莊》裡寫到了當時的情景。她離開後，太宰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家庭真的很重要。」

「我把得來的稿費全都拿去喝酒，讓家裡人受了不少苦，不過只要我一死，就能出全集了。那些錢我能留給家人。我要把全集留給家裡人——尾崎先生，那樣很不錯吧。」

我覺得，那些話並不一定是為了討好家庭為重的尾崎一雄先生。

「我想實現靜子所有的願望。」

太宰對母親說。他知道，母親第一個願望就是生孩子。他故意不去想妻子會因此陷入何種情緒。他只想在此之前先結束生命，給家人留下一筆錢。

「以死謝罪。」

此時，太宰這句時常掛在嘴邊的話，也可以理解為一位父親的悲情自白。他試圖在生命的最後貫徹自己對家人的責任。這種話並不適合當著情人的面說出來，可是對著清貧又顧家的尾崎一雄，他就能不假思索地和盤托出。

不過，太田靜子早已看透了太宰的心。母親反覆對我說，若太宰是那種拋妻棄子的男人，她決計不會喜歡上他。正因為太宰治始終揹負著對那些曾經交

往過的女性的罪惡感，才會在與太田靜子越來越親密的同時，也想肩負起對家人的責任。他那懷著身孕的妻子，宛如貞潔的化身。

後來，太宰又開始痛罵民主主義。

「什麼從下層湧上來，又不是茅房裡的蛆蟲，對吧……」

他用筷子夾起酒後端上來的烏冬面，反反覆覆說著。尾崎一雄頓時失去了吃烏冬的胃口。太宰卻一臉平靜地繼續吸溜。

太宰總是敏感於他人之言，卻從來不介意使用這些鄙陋言辭。為何他不主動想想，翻來覆去地說那種話會讓尾崎產生何種心情呢？恐怕，他很樂於觀察尾崎的內心動搖吧。明明十分在意他人對自己的看法，卻偏要在關鍵時刻如此失態，或許正是因為他的極度自私。

其實，當時並不存在太宰治痛斥民主主義的必然性。他真正想痛斥的人，就在眼前那間屋子的牆上凝視著他。那是嵌在相框裡的志賀直哉的照片。尾崎對志賀十分傾慕，還稱其為「小說之神」。太宰對此忍無可忍。因為志賀曾經評價他的「文章有傲慢之嫌」，對此他一直懷恨在心。

昭和十七年，尾崎在阿佐佐谷一間名叫「匹諾曹」的店裡見到太宰時，他正處於酩酊大醉的狀態。

「你下次見到志賀直哉，記得幫我問問，傲慢是什麼意思，啊——為什麼啊，志賀直哉？」

據說他當時整個人搖搖晃晃，目光卻十分堅定。

當時尚能如此糾纏，可現在即便喝了酒，對方畢竟是個病人，更何況尾崎那位端莊高雅的母親剛剛問候過他。既然沒法對志賀說三道四，他便只能向民主主義開炮了。

近來雜誌上充斥著隨波逐流的惱人風氣，我早已料到這種情況，然而其風潮之巨，讓人只想借酒澆愁。我是個無賴派，自然要反抗這種風氣，加入保守黨陣營，頭一個走上斷頭臺。

這是他昭和二十一年一月寫給井伏鱒二的信。將日本戰敗後的混亂比喻為法國大革命未免有些牽強，就算當時的情勢與戰中天差地別，但可以確定，相

比被軍部統治，戰敗後對民主主義的推崇要好上許多。農地改革導致大地主島津家的土地被沒收，那種不甘反倒激發了太宰的怨恨。

「我是個單純的市井之徒。」

在寫給井伏鱒二的信中，太宰治這樣形容自己。確實，他的性格中有著非常不沉著的一面。

太宰承認，戰爭中他抱著苦楚的心情，依舊站到了支援軍部的立場上。

他還辯解道，正因為深知日本軍部會落敗，才會刻意支援。這種說法十分狡猾。不過這種狡猾，在他為織田作之助的死寫下「幹得好」之後，開始變得淡薄了。

但實際上，他依舊保有尾崎一雄不斷重複過去發言的愚鈍印象，當中也包含了討好尾崎那種守舊性格的因素。面對老師井伏的時候，他這一面或許還會更明顯。

必須認定，世間理所當然要走向所謂社會主義。即便說民主主義，也是社會民主主義，有必要將其與過去的思想區分開來。至於倫理，我們必須正視目前這波新個人主義的抬頭，要考慮到，或許唯有對其予以肯定，才能尋覓到我們的生活態度。

昭和二十二年，在《東奧論壇》月刊一月號的卷首語中，太宰寫下了這篇標題為《新個人主義》的文字。那一年，民主主義思潮發生了很大改變。從這裡，彷彿能隱約窺探到《斜陽》中蘊含的新生活態度。

太宰治的真實，恐怕就存在於此。



太宰治一踏進尾崎一雄家，就開始後悔帶上了太田靜子。

尾崎雖然臥病在床，家中的氣氛卻十分明快。聽到松枝女士充滿活力的高亢嗓音，太宰胸中一陣苦悶。那個聲音彷彿一直在提醒他家庭的重要性。

在那個鋪著被褥的房間與尾崎相對而坐，太宰突然想直接回三鷹的家了。

五天前他拿起揹包時，一句話也沒有對妻子說。他沒說要去下曾我，只說要在伊豆待一段時間，但她恐怕已經猜到了。揹包裡裝著他在黑市買的白麵包和乳酪。來到下曾我的那天晚上，他與太田靜子一起吃的麵包非常美味。如果讓家人也吃上那種麵包，他們該有多高興啊。

尾崎家一直在停電。看著燭光下一味低著頭的情人，太宰不禁泛上些許煩躁。

「這是我學生武君的姐姐。」

他當然會說出這般託辭。兩人在尋找尾崎家的路上，他曾口口聲聲對她說，準備坦白二人的戀愛關係，然而真正到了那裡，他卻把這一切拋諸腦後。

母親先告辭後，太宰獨自離開了尾崎一雄家。走在昏暗的山坡上，他突然心生恐懼：她一定生氣了吧。

正如他所想，太田靜子出來迎接時帶著一副隨時都會哭的表情。太宰心中又躥過一陣恐慌，但他勉強忍住了。

「尾崎先生太守舊了。所以我沒法對他說，靜子是我的戀人。」這句話只是蹩腳的藉口。他此時才意識到，就算無法開門見山地承認「這是我情人」，也可以說成「這是我學生」啊。

「我很心疼靜子，回來路上心裡一直糾結著，非常不安，簡直快死了。可現在看到靜子的臉，那些情緒一下就消失了。」

太宰之所以快死了，是因為害怕她討厭自己。歸根結底，他最心疼的還是因此感到戰戰兢兢的自己。太田靜子的悲傷，對他來說彷彿是次要的。

第二天，太宰和母親都一直待在家裡。她很害怕見到松枝夫人。太宰害怕兩人的關係被曝光的心情，也影響到了母親。然而她有時也會想，其實沒有必要如此害怕。

「我想一個人到車站去買點東西。」

「要是碰到松枝女士，靜子就太可憐了。」

太宰幾乎要哭出來。

「不能去。」「你不能去。」

如同誦經般重複著那句話，他緊緊抱住了母親。

其實，太田靜子一點兒都不覺得自己可憐。她反倒覺得，就算真相大白也無所謂。而且松枝夫人並非那種因為這些事就用有色眼鏡看待她的女性。為何非要拼命隱瞞呢？

「與其當個得不到愛的妻子，我情願成為沐浴愛情的妾室。」

在近江就讀愛知川高等女學校時，母親就痴迷地說過這種話。當時與她關係特別好的田中俊子女士對此記憶猶新。

父親太田守先生每天忙於為病人治病，母親紀沙女士也忙著管理醫院。這對夫婦其實關係很不錯，但在當時還是女學生的母親眼中，他們卻像是缺乏對話的冷漠夫妻。所以，她才會說出那種話來。

可是母親又並非太宰的妾室。她是幫助完成《斜陽》這部作品的情人，同時也成了太宰的助手。若她生下了太宰的孩子，那孩子便是作品孕育的結晶。這一切都是為了藝術，身為藝術家妻子的美知子夫人，自然也會理解。連太宰都說，不必擔心家中妻子。

母親是在直接把日記交給太宰之後，才定下這個心意的。那是僅僅五天前，太宰來到下曾我那個晚上的事。在此之前，她都懷著對美知子夫人的歉意，而且不知天上的太田紀沙女士會怎麼想。這些糾纏在一起一度讓她異常苦悶。不過經過這幾天，她已經覺得一切都無所謂了。

也因為這樣，太宰的膽怯讓她十分意外。他把善良的尾崎夫婦看作了世間的代表。在跨過盧比孔河之後，為何還會如此在意世人的目光呢？對今後不是應該有開始尋覓屬於個人生活的新態度嗎？

「織田君！你，幹得好。」她還以為這句話是出於那樣的想法。

人就是為了戀愛和革命而活著。

她想起剛交給太宰的日記中的話。她本以為現在正是那個時機，可看著眼前這蜷縮在洞中瑟瑟發抖的鼴鼠似的太宰，她感到心裡一沉。交出日記，或許能為他生孩子，這一切突然變得好似陰沉厚重的祕密了。

「今後我們都要一直害怕下去嗎？」

日落之後，夜色開始籠罩，他坐在中式房間的椅子上，一旁的母親提出這個問題，猛地感到自己是如此可悲。

「不是的。可我害怕。」

他凝視著遠方，這樣說道。當時，太宰治可能想起了與美知子夫人結婚時，他寫給井伏鱒二的誓約書。

如我再次破壞婚姻，請將我斥作徹頭徹尾的狂人，並棄之腦後。

他留下了這樣白紙黑字的誓約。

「破壞的思想，那才最重要啊。」

太宰突然抬起頭，低聲呢喃道。那也是母親日記中的話。她讀了羅莎·盧森堡的《國民經濟學入門》後，開始思考這個問題。羅莎始終傾慕著馬克思主義，讓她也想學羅莎那樣傾慕太宰治。然而眼前的這個他，實在太畏縮懦弱了。

「已經被破壞了啊。」

他的聲音也藏著無限悲傷。看見外面天色已晚，兩人決定到車站前的旅館吃晚餐。出門走了沒多久，他突然倚靠在母親身上，低聲說：

「好想就此倒地死去。」

第二天早晨，太宰總算要出發去伊豆了。在揹著包的太宰提議下，要送他到國府津站的母親與他一起從圍牆破口爬了出去，並沒有走正門。隨後，又因為擔心在下曾我車站碰到松枝夫人，兩人順著水田埂走到了巴士站。他們要在那裡乘坐開往國府津的巴士。早春的風還很冷，走在高大的太宰身後，母親默默想起即將到來的女兒節。多年前裝飾在近江家中的三層女兒節人偶的臉在腦海中浮現。當時還是小女孩的母親，用墨水把男偶的眼睛塗大了一圈。她覺得那樣更好看。後來這件事被家裡人發現，母親被叫到了太田紀沙女士面前。但她並不記得自己遭到了嚴厲訓斥。

不知看著女兒跟太宰走在一起，天上的太田紀沙女士會怎麼想。

兩人如同兩隻烏鴉，頂著寒風在車站等候巴士。

「我想跟靜子一起死。」

他又一次說了那種話。

「尾崎先生跟松枝女士都是好人。如果尾崎先生死了，我一定會帶很多人來弔唁。」

他說。

「你為何如此在意好人的目光？」

「不管好人壞人，他們的目光我都在意。我害怕惹怒別人，害怕死了。所以我從小就會扮小丑。」

「我小時候沒有被罵過。」

「真好啊。」

「可能因為這樣，我才會憧憬破壞。」

太宰突然嚴肅地凝視著母親。

「今後你要多到尾崎先生家去。要誠懇地低著頭，向尾崎先生借書。這樣你就能明白，即使陷入貧窮，也能讓心靈始終保持光明。」

他又這樣說。

「絕對不能借志賀的書。」

母親當時尚不明白太宰為何如此討厭志賀直哉。她很喜歡志賀的長篇小說《暗夜行路》。最後主人公時任謙作決定原諒妻子錯誤的心境，她覺得很美妙。她還想，一直糾結於小山初代女士犯錯的太宰，說不定能被那本小說救贖。

可是太宰對志賀的非議十分堅決。

「……尾崎先生最喜歡的那個志賀直哉啊，是個成天梳著大油頭，住在講法語的俄羅斯貴族家中當男僕的人。他土腥味兒可重了，根本不明白別人的苦惱。所謂藝術家，指的是相信他人苦惱的人。要是無法相信他人的苦惱，那絕對不行。」

母親其實挺喜歡志賀直哉的長相。她覺得那是一張很有男人味的英俊臉龐。可是若把這些想法說出來，太宰必定會勃然大怒。

巴士來了，還是大戰時用的木炭車。乘客只有太宰和母親兩人，座位底下塞滿了柴火。巴士緩緩穿過梅花盛開的樹林，窗外的花瓣紛紛散落，彷彿在對他們微笑。她感覺，那好像出生不久就夭折的女兒滿裡子的笑臉。

「滿裡子，永別了。媽媽即將開始新的生活。」

她在心中呢喃道。

兩人在國府津町入口下了車，前方是一條幹燥的水泥道路。

「車站前有照相館嗎？」

走著走著，太宰突然說。

「我想跟靜子拍張紀念照片。」

母親慌了手腳。由於離別過於悲傷，她從早一直哭到現在，連妝都沒好好化。

「還是下次吧。」

「也好。我馬上就回來。我想一直待在靜子身邊。我不想一個人去伊豆。」

如果可以，母親也想陪他一起去。可那樣一來，他可能遲遲都寫不出《斜陽》吧。

「您要一個人去喲。」

她強忍寂寞對他說。

「靜子的聲音真好。尾崎先生的聲音也很好。至於我，唯獨聲音還算是好的。通過聲音最能理解一個人。不知志賀直哉的聲音如何呢？」

或許，他並不是真的討厭志賀直哉。因為他說起他時，聲音如此平靜，讓人忍不住這樣猜測。

兩人走進車站前光線昏暗的憑票食堂。他們並肩坐在落著灰塵的塑料沙發上喝紅茶。寡淡的紅茶一股糖精味。

「我希望您能在這次的小說裡寫寫當初為何放棄了共產主義。寫寫您脫離地下運動時的真正心情。」

雖然她一直想知道這個，但並不打算在離別將近時提起這種話題。在說出那些沉重字眼時，她一刻都沒忘記兩人馬上就要分開的事實。

「我寫。一定會寫。」

太宰像孩子一樣急促地說。

終於到了在站臺分別的時刻，她把剛才的話又重複了一遍。太宰用力點點頭，跳上了列車。

列車瞬間便消失在遠處，太田靜子癱軟在站臺長椅上。兩人曾經坐在這張長椅上眺望大海。那片與當時別無二致的海，很快就因眼淚變得模糊起來。

她恍惚坐上了開往東京的上行電車。電車經過二宮、大磯站，一直開到了平塚。她走出檢票口，走向車站前的市場。她經常在那裡買針線。市場最深處有個小劇場，她走了進去，正巧碰上歌手東海林太郎的演出。他演唱時頎長端正的身姿讓她忍不住聯想到了太宰。聽著歌聲，她止不住地哭泣。當時的她有種揮之不去的預感，或許，今後再也見不到太宰了。

11

二月末，太宰出發前往伊豆後，母親每天都會數次開啟二樓西式房間的窗戶，呼喚他的名字。窗外是一片遼闊的海，海的另一頭如夢似幻地映出了太宰所在的伊豆山間。

「修治先生。」

母親是否呼喚了太宰的真名呢，我不太清楚。可我總感覺應該不是。

「太宰先生。」

這樣的稱呼似乎才更適合太田靜子。她在日記中，把太宰稱呼為「那位先生」。

太宰離開後，下曾我的海每天都如珍珠般蒙著一層薄霧。

「萊蒙托夫詩中有一節寫到了‘蚌病成珠’。」

到達下曾我那天晚上，太宰這樣說著，送給她一顆大珍珠。那顆珍珠個頭太大，簡直像仿製品。

不管怎麼說，母親都不太高興。因為她不太喜歡珍珠。再聯想到萊蒙托夫的詩句，更讓她覺得珍珠成了太宰苦惱的結晶，讓她難以直視。

「《斜陽》完成後，我要送你藍色的石頭。就藍寶石如何？」

第二天早晨，兩人從二樓窗戶眺望著藍色大海，太宰對母親這樣說。他究竟有幾句是真心呢？年初在吉祥寺，他曾無比務實地說「我給你一萬日元」，那與他現在這句話實在差太多了。我想，他應該是發現太田靜子並不喜歡他從黑市上搞來的假珍珠，才說出了那句話。他當時一定沒有去想，藍寶石有多麼昂貴。

然而母親卻十分高興。她心裡想象的，是藍色透明的玻璃寶石。

從二樓窗戶看到的早春大海呈現出一片藍寶石光澤。那天，母親收到了太宰從伊豆寄來的信和明信片。兩者都寫著「太田靜女士」。這是他頭一次在信中省去她名字裡的「子」字。唯有明信片上寫著二十六日這個日期，還附上了「靜岡縣田方郡內浦村三津 安田屋旅館內 太宰治」這個地址。

「我學生田中英光住在那邊，他負責幫我找旅館。我過去之後會先到他家。見我遲遲不露面，田中此時應該很擔心吧。」

出發前，太宰孩子般一臉調皮地笑著說道。他本來只打算在下曾我停留兩三日，結果逗留了將近一星期。

母親尚未讀過田中英光的作品，但知道他是個共產黨員，在伊豆的共產黨支部很是活躍。

「田中在伊豆跟夫人孩子以及岳母生活在一起，可熱鬧了。他夫人很漂亮。」

說完，他咧嘴笑著看了母親一眼。

「我跟靜子的事是祕密。」

母親並沒有迴應他的笑容。因為她想起了尾崎一雄家的事。

敬啟者：

前些日子承蒙您關照了。順請代我向武先生問好。我已安頓在落款地址，在駿豆鐵路伊豆長岡下車，乘坐三十分鐘巴士即可到達。目前尚不知要在此處待到何時。總之我打算今天開始工作。再聯絡。請保重身體。

不盡

太宰一定是請田中英光將這張明信片和另外那封信一同寄了出去。因為明信片內容不會引起任何人懷疑。上面還寫著代向武先生問好，或許是考慮到母親的弟弟武可能會看到明信片吧。太宰其實沒必要如此在意他。

正如太宰對他的第一印象，武是個逍遙自在、心地善良的公司職員。即便休息日太宰與姐姐單獨窩在家中二樓，他也能無憂無慮地坐在一樓客廳的沙發上看書。

我認為，太宰寫這張從頭到尾都一本正經的明信片，還有別的原因。他在伊豆旅館重新翻開太田靜子的日記，發現裡面已經形成了一個絲毫不需要他另行加工的世界。他感覺，日記裡浸透了連線母親與女兒生命的悲傷。她在其中融入的種種感性，與太宰想象的別無二致。開篇不久，她初次來到下曾我的那句話，深深打動了太宰。「空氣好好吃。」

接下來那句「彷彿經過絹紗過濾」，也直接用到《斜陽》裡吧。她一定不會生氣的。不，那樣會使他自己心生內疚。身為她文學老師的自尊，一時間彷彿要遁於無形了。

繼續研讀日記，他感到了那個天真爛漫的太田靜子對自己的威壓。心中隱隱閃過一絲悔意，或許他應該與太田靜子保持柏拉圖式的關係。此時，太宰心中針對女性的古老觀念，可能再次抬頭了。

月見草很適合富士。

太宰中期代表作《富嶽百景》中的這句話，顯得無比純淨。然而仔細閱讀《富嶽百景》，我會不由自主地認為，那些美麗的言語背後彷彿隱藏著作者的倨傲。我總感覺，他認為自己是個如富士山一般偉大的小說家。他選擇的立場，絕不是低調的月見草。

太宰是個充滿自信的人。若非如此，他絕無法對日本第一的山峰說出「實在很好」這種裝腔作勢的話。我想，正因為他覺得自己也是個富士一樣的男人，反倒會覺得這座山存在於那裡，著實有點礙眼了。

這篇婚前創作的中篇作品中，月見草彷彿隱喻了恬靜的新婚妻子形象。亭亭玉立的月見草，給人一種堅強無畏的感覺。

或許，太宰治最初將太田靜子想象成《斜陽》女主人公時，腦中浮現的也是這種草。然而，這次的月見草卻必須帶著一種孱弱氣質。隨著日本戰敗，再次被想死病籠罩的太宰治，一直在思考著與太田靜子共赴黃泉。

可一旦開始閱讀她的日記，他腦中纖細的月見草形象就消失殆盡了。「靜子也有梅花香。」雖然他在下曽我的梅樹林中說過這種話，可那本日記裡絲毫感覺不到梅花的香氣。

他腦中浮現出的，反倒是六條篤為少女時的她所寫的「這是牛奶澆灌的花朵」。在濃郁的奶香中，太宰感覺到了束手無策的自己。

早晨，母親在餐廳裡舀了一勺湯，「嘶」地啜了進去。

「啊！」她低低地驚叫了一聲。

「是頭髮嗎？」

湯裡想必混進什麼不潔的東西了吧，我想。

「不是。」

母親若無其事地又舀了一勺湯，動作靈巧地送進嘴裡……

太宰在下曽我度過第一個夜晚時，曾對母親說過《斜陽》將會這樣開頭。當時，他對母親不緊不慢地誦讀了那段話。

「怎麼樣？」

隨後，還得意揚揚地問她。

「非常好呢。」

母親這樣回答道。但我覺得，這個開場部分相當裝腔作勢，讀來讓人有些尷尬。志賀直哉說他看了《斜陽》開篇就徹底失去胃口。他說得不無道理。

同時我又想，這裡還真有點太田紀沙女士的味道。雖然我這個外孫女與紀沙女士從未謀面，但那個「啊」卻讓我感到異常熟悉，著實不可思議。

昭和十九年一月，太宰治和母親一同到小田原的醫院看望過正在住院的太田紀沙女士。當時，太宰是從走廊偷偷窺視病房裡的紀沙女士的。或許，那時的太宰以為，從病床上坐起來的紀沙女士發現他時，低低地驚叫了一聲「啊」。

不知從何時起，太宰就直接引用起太田靜子的日記來。或許，他意識到自己沉浸在太田靜子牛奶浴一般的文字中，自我厭惡的同時，又想不出別的書寫方法。

我覺得母親的那張臉孔，同剛才那條悲傷的蛇有某些相似之處。而且，我胸中盤踞著一條毒蛇，這條醜陋的蛇，總有一天要把那條萬分悲憫而無比美麗的母蛇一口吞掉，不是嗎？為什麼，為什麼我會有這樣的感覺呢？

我把手搭在母親柔軟而溫潤的肩膀上，心中泛起一種莫名的惆悵。

這段《斜陽》中的關鍵文字，也是直接從日記上摘抄而得。

照片上顯示，晚年的太田紀沙女士非常消瘦。母親在日記中寫的是「母親消瘦而溫潤的肩膀」，太宰只對這裡做了改動。那柔軟的肩膀，其實屬於太田靜子。

太宰治在伊豆執筆的第一章中，講述了蛇的故事，隨後他又趁著興頭，在第二章把母親日記中的火災故事也寫了進去。這一部分的重要性僅次於蛇的故事。母親在空襲警報中鬧出的小火災騷動，成了太田紀沙女士身體進一步衰弱的原因。這一段內容也是直接從母親日記上摘抄而得。她本以為自己已經熄滅了燒洗澡水剩下的柴火，便將其丟在院子鍋爐旁的柴堆上。沒想到那堆柴半夜竟燒了起來。一切都因為母親太不小心。村裡人輪番傳遞水桶，好不容易把火滅掉了。連村長、警察和消防團長都聞訊而來。母親流著淚為自己的愚蠢錯誤

道歉。日記裡寫道：「我想，無論被如何責罵，我都決不能心生怨恨。」要是被B-29發現了火光，整個村子搞不好都會陷入火海。

不過，太宰對火災場面結尾那幾行做了一些改寫。

過了一會兒，母親說道：

「沒啥大不了的，木柴本來就是為了著火用的。」

我一下子樂了，嘻嘻笑起來。

這個「嘻嘻」到底是什麼意思呢？如果心裡帶著由衷的歉意，應該絕對發不出那種笑聲來。母親從未露出過那種輕視別人的「冷笑」。那應該是太宰的笑。

被警察逮捕記錄案底，口頭說著「我犯錯了，真對不起」，實際上卻毫無反省之意，不斷重複犯罪的人，笑起來應該就是那個樣子吧。

這讓我不禁聯想起學生時代經歷了數次自殺未遂和殉情未遂的太宰治，曾經私下裡露出過那種微笑。

女主人公和子的「嘻嘻」笑聲，在她母親發現母蛇尋找蛇蛋，低聲說了「真可憐」之後又出現了一次。或許，那正反映了太田紀沙女士死後，太宰鬆了一口氣的真實心境。

太宰從伊豆寄給母親的另外那封信，是寫在稿紙上的一首《萬葉集》的和歌。

不僅常人戀，吾人戀更多。吾寧戀愛死，不願空蹉跎。[4]

想到太宰可能會在伊豆尋死，母親再次陷入了深深的不安。她緊緊抱著那封信，再次跑上二樓。

「請您不要死。請您等著我。」

她向著伊豆群山，大聲喊道。

---

[1] 《維庸之妻》引文出自太宰治《維庸之妻》，陳齡譯，重慶出版社，2013年。後同。

[2] 開鏡日，將正月供奉給神明的鏡餅撤下來食用，對神明表示感謝，祈禱無病無災的日子。一般在一月十一日或十五日。

[3] Crossing The Rubicon，源自愷撒跨過盧比孔河將羅馬推向內戰深淵的典故，意為「破釜沉舟」。

[4] 引文出自《萬葉集》（楊烈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萌芽

1

太田靜子坐立難安。她迅速整理好行裝，向對面的西久保夫婦打聲招呼，徑直踏上了前往伊豆三津浜安田屋旅館的旅途。

從國府津乘東海道線來到三島，再換乘駿豆鐵路。太宰在明信片上說，到伊豆長岡站下車，乘巴士三十分鐘左右就能到達旅館。

走出伊豆長岡站檢票口時，太陽早已落了山。伊豆比她想象的還要遙遠。彼時開往三津的最後一趟巴士已經離開了。母親決定步行走完到三津的那一里路[1]。她在站前郵局給安田屋旅館打了電話。旅館的人很快把電話轉給了田中英光。

「喂，喂，太宰先生幾個小時前回東京了。」

那個聲音聽起來很生氣。她慌忙解釋今天收到了太宰的信，但還是不能平復對方的惱怒。電話直接被掛掉了。

很明顯，太宰沒有對學生田中透露過任何訊息。她很後悔自己衝動地跑出來，絲毫沒想到先給旅館打個電話。現在她只能含著淚返回車站前的十字路口。恰在此時正好看見前往沼津的木炭車開了過來。

巴士沿著海岸線一路向西，海潮氣息透過濃郁的黑暗流入車中。好不容易來到沼津，車站視窗卻排著長長的購票隊伍。預計已經趕不上御殿場線最後一班車的母親，買了前往東京的車票。她最年長的弟弟通正在東京練馬區過著新婚生活。

「我好像懷上孩子了。」

深夜來到弟弟家，她對著新婚夫婦說出了這句話。我能想象當時還年輕的二人臉上會露出多麼驚訝的表情。當時距離太宰治到下曾我還沒兩個星期。然而那幾天母親一直都在想著這個。真正說出來後，她的想法馬上變成了不可動搖的確信。

「那位先生也說想要孩子。」

母親這樣說完，曾是她在文學社最年輕的朋友，如今嫁給了通的人毅然說道：

「我覺得太宰先生跟靜子姐姐談戀愛是很好。但孩子就不一樣了。你為什麼不考慮一下他夫人的心情呢？」

母親想起自己與她和另外一個文學社女學生一道，頭一次拜訪三鷹太宰家的光景。他的長女園子當時正在庭院玩耍，捲起的尿布邊兒儼然幸福家庭的象徵。想到這裡，母親感到眼前一黑。

「這是孕育藝術的必經之路。夫人作為藝術家的妻子，一定也能理解。」

「我是理解不了。」

曾經不想與通結婚，而想努力成為新戲劇女演員的她冷冷地說。

母親很想轉身跑向三鷹太宰家。太宰應該回到家了。就算最後淪落到露宿街頭，她也想跟太宰見一面。可她一想到美知子夫人蒼白的臉，瞬間就失去了勇氣。

不僅常人戀，吾人戀更多。吾寧戀愛死，不願空蹉跎。

她回想起昨天信中的《萬葉集》詩歌。即便腹中有了孩子，只要太宰願意，她仍可以陪他一起死。

翌日午後，她拖著疲憊的身軀來到下曾我山莊門前。西久保夫婦連忙跑了過來。

「昨天傍晚，上回那位小說家老師帶著一個年輕人在門口站了好久。」

太宰來過了。他們錯過了。她眼前一陣眩暈。

「他要我們告訴你他住在國府津館。說完他就從壞掉的圍牆走進了院子。好像還上了二樓。」

昨晚她坐在開往東京的列車上眺望國府津的海，看到眼前海面上倒映著月光。原來，當時他就在國府津館。

「那位老師看起來很精神。」

西久保先生對她說。

當時太宰的同行者，是剛加入新潮社不久、年方二十三歲的編輯野平健一。他接到伊豆訊息，說《斜陽》第一章和第二章已經完成，請他過去取稿子。第二天下午，野平與太宰一道返回東京。太宰並未對他提起太田靜子。但是在乘坐東海道上行線經過小田原時，太宰突然扭扭捏捏地嘀咕起來：

「電車很快就要擠滿了。這樣下去根本到不了東京，安全起見還是先下車吧。」

當時電車上一點兒都沒有馬上要擠滿人的感覺。野平滿心疑惑地跟著太宰在國府津站下了車。

他一路到了下曾我，卻沒能見到太田靜子。我感覺，太宰治當時應該猜測，她跑到伊豆去了。那首暗示自身之死的《萬葉集》和歌，會給太田靜子的心帶來何種波瀾，他一定很清楚，才故意給她寄了去。或許，母親那天沒在下曾我見到太宰其實更好。因為太宰一定會故意對那位年輕編輯這樣介紹：

「這位是提供了《斜陽》日記的太田靜子女士。」

若聽到那些話，她一定又會受到傷害。

人以「萬物之靈長」自居，其實和其他動物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差別，您說對嗎？不過，媽媽，倒是有一點，恐怕您不知道，其他動物絕對沒有而人類獨有的東西，那就是祕密，是不是？

《斜陽》第二章最後這段話，並沒有記錄在母親日記中。那是太宰治自己想出來的。他只想把太田靜子當成自己的「祕密」。然而母親即使到了晚年，也極度厭惡這個字眼。她說，那是飽含著陰影的字眼。

太宰站在母親呼喚他的二樓西式房間，眺望遠處的大海時，究竟想了什麼呢？從這裡看到的風景，全都成了《斜陽》的舞臺。眼前庭院的草地，石階底部的小小池塘和梅花樹，一切都如此熟悉。他一定沒有過多在意見不到太田靜子的空虛，反倒沉浸在終於順利寫完第一、二章的安心情緒中。

田中英光為他準備的安田屋旅館房間，可以看見近在咫尺的蔚藍大海。如同小山丘的淡島浮在海面上，遠處可清楚看到富士山，就像下曾我一樣。

他看著那片大海，藉著太田靜子的日記奮筆疾書，心中應該會回想起十七年前在鎌倉小動岬的光景吧。

太宰心中那片陰暗的海與眼前這片海的濤聲重疊在一起，書桌上的稿紙彷彿也被海水浸透了。田部目津子獨自喪命一案，自然追問了太宰的協助自殺罪。

是我用這隻手，將阿園沉入水中。我以惡魔的傲慢，祈求著當我復活時阿園死去。

昭和十年發表的《虛構的彷徨》第一部《小丑之花》的開篇部分，太宰寫下了這些文字。在巖灘上服藥自盡的細節被改成了投水。不過，這個長篇小說中還是隱藏著太宰的真實吶喊。相識兩天後就一同赴死，我認為，那是再真實不過的純愛。她是個天使般純潔的女性。

你覺不覺得，這塊岩石就像母親一樣？如此溫暖，如此柔軟，我喜歡這塊岩石。

《虛構的彷徨》第二部《狂言之神》中她的話語，是那麼惹人憐愛。兩人就是在這塊岩石上服下了毒藥。

我要坦言。這個世界上，我只對這個人，這個小個子的女人報以尊敬。

《狂言之神》這句話，宛如太宰的高聲哭訴。

若她在臨終一刻的痛苦中，呼喊的並非前夫，而是他的名字，太宰必定會盡力呵護，並與她度過餘生。在那之後的整整十七年，太宰一直都無法原諒那時的自己，痛苦緊緊纏繞著他。

殉情事件過後的第六年，他獨自在小動岬附近的鎌倉山間試圖自殺，當時目津子的幻影想必是與他同在的。

「我有一天必須要死。」

他坐在安田屋旅館書桌前傾聽濤聲之際，這種罪惡感變得愈發強烈了。寫給太田靜子的那首《萬葉集》和歌，並非單純想引起她的關注。

同時，他一定也時刻想著初代女士。

昭和五年末，他與初代女士訂婚以後，兩人在伊豆靜浦村度過了一段並不算短的靜養時間。當時正因為每月能拿到津輕送來的生活費，才能維持那種生活。安田屋旅館離靜浦村並不太遠。

那段時間，他在東京輾轉租過不少房子，也從非法活動中脫離了出來。初代女士與惹人憐憫的青森藝伎時代不同，時而也會表現出堅強的一面。「只是摟抱我吧，依賴我吧。」他在《Human Lost》[2]中吶喊著，卻始終無法原諒昭和十一年初代女士犯下的過錯。

他對治療腹膜炎時用作止痛的羥考酮上了癮，正中了芥川獎評委川端康成的話：「作者目前的生活充滿陰雲……」他當時的文字顯出凌亂之態，難免會遭遇連續落選。然而，那凌亂的字裡行間，卻透露著幾分真實。

這個女人，不行。她無處不在依賴著我。不管別人如何說道，我，要與這個女人分開。

太宰在《姥捨》中這樣寫道。那是昭和十二年春，他在水上溫泉服安眠藥殉情失敗後的話語。幾年前那句「只是摟抱我吧，依賴我吧」究竟去了哪裡呢？在最關鍵時刻，太宰想的卻是逃離初代女士。這是多麼冷酷的自私。在他變得如此冷酷的過程中，對田部目津子女士難以忍受的罪惡感或許也起到了作用。

這是懲罰。你如此想成為作家，甚至不惜殺死一個女人嗎？

他一定沒想到，《虛構的彷徨》第三部《虛構之春》裡這句來自「地獄女人」的話，會一直在腦中縈繞不散吧。哪怕殺死求救的女人，也要讓自己獨自獲救。他一直盼望著，有朝一日能寫出沉睡似的羅曼。這次，他要為了實現夢想而與初代離別。

她的不義使他深受傷害，痛苦萬分，這是不爭的事實。太宰的摯友檀一雄對初代犯錯之後，太宰治豁達豪放的笑聲難以忘懷。

我始終難以忘記，初代女士剛出事不久，太宰那猙獰、正派、新生的表情。

他曾經這樣寫道。我想，這句話正戳中了真相。而其後不久與美知子夫人的結合，果然也是因為當時他的文學需要用到她的才氣。

得到太田靜子的日記後，太宰完全可以就此收手，接下來把它裝點成沉睡似的羅曼就大功告成了。然而太宰卻很想把兩人的關係當成「祕密」一直珍藏下去。他心中萌生了一定要與她見面的感情。

六日，工作總算告一段落。當天出版社來了個年輕人，七日與我一道出發，途中曾至下曾我山莊拜訪，但你不在，當晚便在國府津館留宿，八日再下橫濱玩耍，當晚筋疲力盡回到家中，整整睡了兩天。直至今日，才恢復了氣力。

今後，還想與你共度悠然日子。

下月初我還想展開工作之旅。

屆時再相見，如何呢？

……

2

太田靜子收到三鷹來信的次日傍晚，太宰治獨自出現在了山莊門口。

距離上次還不到一星期時間，他突然獨自再訪。那是三月中旬，夕陽西下後。

他只想早一刻見到太田靜子，或許這就是戀愛吧。他心裡一直高興地想著。夏日臨近傍晚的午後，從御殿場線下曾我站走向山莊的途中，我對女兒萬里子說起了這些話。

「是嗎？那難道不是太宰先生對靜子女士的服務精神嗎？」

耀眼的陽光中，萬里子的側臉顯得格外老成。我從未往「服務精神」這個層面上思考過。

「你為什麼要那樣說呢？」

我忍不住停下了腳步。我本以為自己屬於能夠冷靜思考的那類人。

「媽媽不是常說，太宰先生是個極其自私，只考慮文學的人嗎？」

她略顯慌亂地說。確實，我一直對女兒說那樣的話。我感覺，自己說的全都是壞話。儘管如此，她的迴應還是讓我大吃一驚。

「服務精神。」

我想，若是將它安在太宰身上，無論對心愛之人還是毫無感情之人，他都能一視同仁地給予。因為不這麼做，他根本無法活下去。

可是，一旦被人提醒他對我母親太田靜子也是這樣，我便想生氣地反駁。若果真如此，母親就太可憐了。而且說出那句話的人，竟是母親的外孫女萬里子。不知母親在天上究竟會作何感想。我突然害怕，她會意外地露出微笑：「是有可能啊。」

「確實，太宰具有某種服務精神。可是我認為，我母親是少見的，不會讓太宰感到疲憊的人。不會感到疲憊的服務精神，難道不是愛意嗎？」

我邊說邊邁開了腳步。

「太宰和靜子女士都跟萬里子有點像。他們兩人曾對著《次郎物語》的電影放聲哭泣。你看到悲傷的場景時，不也經常流淚嗎？」

「媽媽不會流淚。」

「對，因為我看著輕易流淚的母親，總是有種無可奈何的心情。不管怎麼說，男女兩人對著電影的同一個場景流淚，應該就是心心相印的證據。」

我從未經歷過與異性一同哭泣的時刻。僅從這點考慮，就可以說我內心比太宰和母親都要冷漠。

儘管如此，我還是覺得他那次來訪過於急切了。只能認為，太宰心中湧出的既非「戀情」也非「服務精神」，而是讓他欲罷不能的另一種感情。

他尚未決定《斜陽》的結局。在希望長久保持太田靜子這個「祕密」的同時，他恐怕也對《藤十郎之戀》難以忘懷。然而，最重要的是作品。或許僅僅

為了這點，他也要充分發揮「服務精神」才行。

太宰黃昏出現在山莊門口時，母親正躺在昏暗中的中式房藤椅上。她當時在想肚子裡的孩子。就在那時，外面傳來太宰的聲音。

「屋裡怎麼這麼黑？你在哪裡呀？」

太宰一邊叫著，一邊從玄關走了進來。母親馬上坐了起來，以為自己在做夢。

「你在想我嗎？」

太宰說著，緊緊摟住了她。

開啟燈，他的表情充滿了活力，彷彿一個開朗的男孩子。

「你是在想我吧？」

他再次抱緊太田靜子，興奮地說著。來到比任何人都思念自己的太田靜子身邊，他無比高興。此時，那些所謂「服務精神」也早已被他拋在了腦後。我想，他腦中應該只剩下了為母親所愛的男孩子的心情。他果然「永遠是個孩子」。

「等我寫完《斜陽》，我們一起到京都去吧。我想過一過谷崎潤一郎那樣的生活。在京都住上一兩年，一定能寫出好東西來。我要寫出勝過志賀直哉和谷崎的作品。」

面對比平時更多話的太宰，母親有點應接不暇。她遲遲無法說出自己懷了孩子。

其實，當她在黃昏的黑暗中聽見太宰的聲音時，心頭就一直有種沉重的壓力。

「我覺得他來得太早了。這樣聽起來或許很冷漠，可我的心情是他怎麼又來了。」

母親後來告訴我，她覺得自己產生那種想法很對不起太宰。當她清楚自己確實懷上孩子時，對太宰的愛慕一時稀薄了許多。比起戀愛，她心中有著更強烈的保護腹中胎兒的感情。她還說，那種感覺就像流浪母貓懷孕後，會警惕向它靠近的公貓一樣。

但有一點很明顯，除此之外，他們之間還有那種男女特有的心理活動。就像蹺蹺板一樣，一方積極靠近，另一方就會退卻。

我感覺，太宰治在把作品放到第一位的同時，也真心幻想著跟太田靜子到京都生活。

《斜陽》完全可以有另一種結局，即女主人公的母親——也就是太田紀沙女士去世。母親的日記便止於此處。女主人公和子和她的小說家情人會因此得到救贖。或許他曾想過，讓兩人不去赴死，而是共同前往京都。

我想，到京都去的空想讓太宰心境明亮了不少。他還一次都沒踏足過京都。單是從津輕來到東京，對他來說已經是場大冒險了。若要他再到京都去，那種感覺彷彿是前往遙遠的巴黎。他究竟能否去到那裡呢？可是，他不得不去。他想在那片新土地上創作新傑作。他父輩祖先出生於福井小浜，那些祖先的祖先說不定就來自京都。因為傳說小浜住著許多從京都落難而來的人。

昭和十九年十一月發表的《津輕》已經得到了極高評價。那篇作品充滿了對津輕的愛。儘管他對親人刻意討好給人感覺有點奇怪，但對津輕這片土地的愛，卻毫無保留地傳達了出來。

對於祖先出生於小浜，他在文中隻字未提，只強調了母系的津輕本地人血統。

所謂現實，應是要使人感受它的存在，而不是強迫人相信它。[3]

《津輕》中的這句話，我自少女時就十分喜愛。這句話教會了我相信的重要性。文中提到，太宰曾在旅行手札裡將這句話抄過兩遍。幾年前，我編寫林芙美子評傳時曾查詢過太平洋戰爭時期的報紙資料。當時，我意外地看到了一句十分相似的話。

「信即是力。」這是昭和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朝日新聞·國民座右銘》專欄的標題。普遍認為，這句話出自明治時期的宗教界，在《戰陣訓》中被引用成了「信即力」。當時的軍部為了傳播戰爭必勝的幻想，特意利用了這句話。那年元旦頭版上，刊登了內閣總理大臣東條英機的談話大標題——「一心剿滅敵軍」。那是與現實背道而馳的內容。

將日本人逼上戰爭之路的話語，竟跟太宰在《津輕》裡的文字相通。太宰很喜歡「相信」這個字眼。昭和十五年十一月，在他投給《帝國大學報》的文章《微弱之聲》中，就隨處可見「相信」二字。

我想，我只能相信。我要不假思索地相信。

我認為，沒有相信之力的國民將會落敗。沉默地相信，沉默地繼續生活，這樣才最正確。

對於相信並落敗一事，我毫不後悔。這反倒是永恆的勝利……無上的歡喜！

而這個字眼，又延續到了恰好一年後的十二月八日完成的《新郎》。

日本將會變好。變得越來越好。現在，我們只需默默忍耐，日本必將迎來成功。我相信。報紙上大臣們的話語，我全都堅信不疑。就讓他們放手去幹吧。

「我相信」「我相信」，這彷彿是對「信即是力」的不斷迴應。寫出這些文字的太宰，為何會被算作抵抗軍國主義的少數作家之一呢？他在戰爭中固然寫過一些不對軍部曲意逢迎的文章，但無法否認，他也寫了不少何止逢迎，甚至大力支援軍部的東西。我認為，若對那些文字視而不見，就無法看到真實的太宰治。

太宰對軍部的感情，與他對津輕家鄉的感情是相關聯的。兩者在當時都是他難以擺脫的權威。可以想象，那個時期的太宰對待這些權威，也不由得用上了「服務精神」予以應對。

他或許想說，那些都是明知日本會落敗，懷著自暴自棄的心情故意寫就的。然而讀了那些文字的人，並不知曉他的心境。他們或許會想，曾經寫過那些直率文字的人，如今也表達了這樣的堅信，那我也選擇相信吧。

十二月八日清晨，太宰在那篇始於三鷹站前廣場，舊式馬車正在等客的《新郎》中，寫下了這樣的結語。

我想坐著這輛馬車到銀座八丁逛逛。穿上鶴丸（我的家紋是鶴丸）紋和服，套上仙台平袴和白足袋，坐著這輛馬車到銀座八丁逛逛。啊，近來我每天都帶著新郎的感覺活著。

哪裡會有這樣的自暴自棄？我想，他的心情是非常認真的。這讓我不禁想問，暴發戶津島家的家紋，究竟哪裡值得自豪了？同時我又想起他在《東京八景》中寫下的惡俗語句：「我因為故鄉家業龐大感到可恥。」

然而在大約一年前發表的短篇《鷗》中，他又把自己比作為落魄的老樂師，與他後來的文字截然相反。這種矛盾正是太宰的特質。

在《如是我聞》中，太宰治對志賀直哉在「新加坡陷落」之際說的「一億人同心不期而得」這句話，用「你小子」打頭的連篇惡語狠狠批判了一番。然而志賀只寫過一次那種文章便不再涉及。十二月八日那天，他始終保持著沉默。

與此同時，那天的太宰卻徹底興奮起來。早在那之前，他就一直是軍部的支持者。多麼膚淺。在我看來，太宰治在批判志賀直哉之前，應該先對自己的愚蠢進行自我批判。

《新郎》是太田靜子初次拜訪三鷹太宰家之後不到三個月時寫成的。我想，母親對太宰那個「好像武士一樣」的第一印象並沒有說錯。那與她十天後頭一次與太宰相約東京站時留下的法國演員印象全然不同。毫無疑問，太宰治是個變色龍般的人物。母親當時可能沒有讀到《新郎》的激烈言辭。若戰後太宰出現在下曾我時，依舊是那種身穿家紋和服、表情僵硬的樣子，想必我就不會出生了。

翻開太宰治昭和九年二十五歲時寫的《他不是從前的他》，就會發現裡面竟預言了他的變色龍性質，著實有趣。

「那個人只會模仿。他哪來的什麼主見，全都是受了女人的影響。跟文學少女在一起就談論文學，跟市井之人在一起就成了小市民。我明白得很。」

其中一個女人口中的他，彷彿就是太宰其人。

「我懷上孩子了。」

太田靜子鼓足勇氣說。

「沒關係。靜子是個好孩子，靜子做了一件好事。」片刻沉默過後，他說出了這句話。

我想，彼時的變色龍可能在心中號啕大哭。他還想繼續享受二人世界，還想讓出生於近江的母親帶他走遍京都。母親這麼快就懷了孩子，即使被怨恨也毫無辦法。可是我認為，他對母親說的那句「靜子做了一件好事」並不虛假。那句話裡滿是太宰的溫情。可以說，這也是一種「服務精神」的體現。

「這樣就不能跟靜子一起死了。」

太宰開啟房間窗戶，凝視著夜色中的梅花，低聲呢喃道。他那寂寥的笑容讓母親心中一顫。她一時間忘卻了腹中生命的萌芽，想著可以跟太宰一起去死。

3

二〇〇九年初夏，我到太田靜子的故鄉近江湖東町愛知川走了一遭。那正好是關西地區宣佈進入梅雨的前一天。包圍在鈴鹿山脈平緩曲線中的愛知川，橫亙著自古便已存在的中仙道。

大約二十五年前的女兒節時期，享年六十九歲的母親剛去世不久，我頭一次踏足了愛知川。母親自二十四歲到東京以後，就再也沒有回過日夜思念的故鄉，我那次就是代替她去的。

那次旅途與NHK的紀錄片製作組一同展開。我們乘坐新幹線來到米原，再換乘近江鐵路，坐在橫穿近江原野的兩節小車中一路搖晃到愛知川站，全程共花了將近五十分鐘。小巧的愛知川站裡還建了一座車站畫廊。

走出檢票口，來到陰鬱的天空下，周圍散落的陳舊木屋彷彿都在朝我露出笑容。這種閒適似曾相識。

很快我便想到，那種感覺來自我出生的下曾我。「這裡真是個好地方，像夢一樣。」昭和十九年一月，太宰治頭一次走出下曾我車站時，反覆說過這句話。我想，若他來到愛知川站，可能也會說出同樣的話吧。

沿路走了一小會兒，我們來到一座木質結構十分牢固的舊木房門前。那是大正時期舊愛知郡的政府辦公樓。我想起我家老相簿裡那張母親參加愛知川小學入學典禮的紀念照片。眼前這座樓很像照片背景中的小學教學樓。母親參加的是大正八年的入學典禮，她是當時少見的男女合班的新生。照片中除了兩個孩子穿著學生制服，其他男生都穿著和服。女孩子則都是和服加袴褲的造型。唯獨母親戴著宛如七福神「大黑天」似的毛線帽，穿著儼然「小公主」的大領子連衣裙，還戴著一串華麗的珍珠項鍊。真是一身與眾不同的裝扮。

「其實我很討厭被打扮成那種樣子。」

當時太田紀沙女士的弟弟純一舅舅在日本郵船歐洲航線工作，那一身全是他從法國買來送給小外甥女的禮物。

愛知川小學入學典禮的照片旁邊，貼著她一年級學藝表演的照片。那是《天人羽衣》的舞臺照。同年級女生班的田中俊子扮演天女，母親則扮演漁民。照片上的母親扛著釣竿，坐在舞臺一側大張著嘴，著迷地看著正在跳天女之舞的可愛俊子。

「我身上穿的黑斗篷是守先生的。在愛知高等女學校時代的學藝表演上，我還演過菊池寬《父歸》的長子角色。那時穿的西裝也是守先生年輕時的舊衣服。」

母親長得有點像西蒙妮·西蒙，外貌獨特而富有魅力，很適合扮演男性角色。

「守先生一直都對我很好。我最早的記憶就是跟守先生一起乘坐近江鐵路的列車。」

母親天生心動過速，進入小學後也因為這個毛病一直不能參加運動鍛鍊。就在小學入學前不久，發生了一件讓她的心動過速進一步惡化的事。當時每到星期日，家中保姆都會帶她去參加寺廟的星期日學校。一次，寺裡的和尚對她說：

「說謊的人會被拔掉舌頭，扔進地獄。」

年幼的母親陷入了絕望。她覺得，自己以前一定說過謊。和尚講話的廳堂裡掛著一幅地獄繪卷，看著上面那些在血池針山受罪的人，母親「哇」的一聲轉身就跑，完全忘了守先生平時對她說的千萬不能跑步的囑咐。她一個勁地跑著，很快就喘不上氣來。不知不覺間，她來到一條河邊，那條河竟也叫「宇曾川」[4]。由於驚嚇過度，她險些失去意識。虧得保姆追了上來。

「我說過的話裡，如果有謊話，大家要原諒我呀。」

聽了母親氣喘吁吁的發言，保姆緊緊摟住了她。那是一位溫柔的女性。母親回到家後，又對每個人都說了同樣的話。

「靜子小姐又在說胡話了。」

幫傭和藥房女店員異口同聲地說。兄長馨不耐煩地說了一句：

「靜子小黏糊。」

比她年長兩歲的兄長，一直這樣稱呼妹妹。太田紀沙女士一言不發，不知為何略顯悲傷地看著女兒。只有守先生微微笑著，輕撫她的頭說：

「好啦，好啦，知道啦。」

太宰也在津輕的寺廟中看見了地獄繪卷。

說謊之人會墜入地獄，被鬼拔掉舌頭。當我聽到這個時，驚恐得哭了起來。

他在《回憶》中這樣寫道。

太宰長大後時常說些無傷大雅的謊話。可是母親說，他在大事上從來不會說謊，包括他也想跟靜子生孩子這句話，他到最後都沒有否認。當他摸著母親的頭，說「靜子做了一件好事」時，母親從太宰身上看到了身在天國的守先生。

這次旅行開始的兩個星期前，從愛知川小學起一直到女校時代都與母親關係親密的河村昌子女士去世了。大約三十年前，昌子在電視上看到參加NHK美術節目的我，突然懷念起母親來，還專門跑到東京，在電話簿上尋找母親的名字，撥通一個又一個號碼。她在電話簿上找到了十六個「太田靜子」。兩人在澀谷站的八公銅像附近實現了睽違四十餘年的重逢。我還記得母親興奮地說，昌子女士溫和的面龐與女學生時代一模一樣。

昌子女士一直都很健康。她的長子善一先生對我說，直到去世前不久，九十五歲高齡的她還有著一頭柔順的黑髮。而俊子女士如今在東京，得到了女兒登紀子女士的照料，整個人顯得年輕又有活力，讓我很是安心。愛知川似乎已經沒有人還記得母親了。後來我們找到太田醫院對面的勝光寺，聽住持野田曉春先生講了許多母親年輕時的事情，這也多虧節目製作組的山登義明先生和下村幸子女士的辛苦聯絡。勝光寺是起源於東本願寺的寺院。母親上的「星期日」學校在專光寺，那是隸屬於西本願寺的寺院。愛知川是著名的淨土真宗信仰地區。

野田住持的母親名叫春江，比我母親年長七歲。母親小時候把春江女士當成自己的親姐姐一樣敬仰。春江女士是寺院住持的獨生女，母親很小的時候，她在彥根女校上學的姐姐芳子就患肺病去世了；剛上小學沒多久，妹妹槙枝也

因感染上當時肆虐日本的西班牙流感夭折。身邊只剩下一個哥哥和兩個弟弟，母親成了家中唯一的女孩。

「只要活著就好。」守先生和紀沙女士都這樣想。母親兒時與兄弟一起拍的照片裡，全都是一副噘著嘴的樣子，說不上十分可愛。

「我一直覺得，自己是整個太田家長相最奇怪的人。」

母親是這樣回答的。或許她覺得，那個乍一看很不滿意的噘嘴，正是對自己以前必然說過的謊話的恐懼。

另一方面，太宰兒時照片中總能看到親切的笑容。他在《人間失格》裡稱其為「猴子的笑臉」，實際並沒有如此糟糕，反倒十分可愛。他應該也為自己說過的謊言感到驚恐，為何卻表現得如此不同呢？

不過母親在進入愛知高等女學校後，就不再噘著嘴了。

「因為我轉過彎來，只要今後不再說謊就好了。」

我想，母親的這個想法，不久之後就讓她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未婚母親」的道路，然後生下了我。

「靜子小姐的房間在太田醫生家中顯得格外明亮。房間裡放著留聲機，唱片好像都擺在另一間房裡。她應該每個月都會去京都買唱片，像勃拉姆斯的十一張選集，貝多芬、肖邦之類。」

年近八十的曉春先生把目光投向遠處的虛空。二十五年前，我在愛知川與他母親見過一面，當時她的眼神與現在的曉春先生很是相像。想來，春江女士也已經去世十多年了。

「我小時候曾坐在靜子小姐腿上，聽著唱片昏昏欲睡。然後靜子小姐就會輕聲細氣地對我說：‘你聽，馬上就到最好聽的地方了。’我記得，那應該是勃拉姆斯《第一交響曲》第四樂章開始的時候。」

聽著曉春先生的話，我回憶起母親曾對我說過：「春江女士家的少爺很聰明呢。」不過話說回來，曉春先生每次提起母親語氣都十分珍重。

「太田醫生的家總給我一種閃閃發光的神奇感覺。將近三千坪的土地上有紅白蓮花池，我記得每個池上都漂著小船。走進西洋風的玻璃玄關，是一條擦

得亮晶晶的長廊。靜子小姐的房間就在南側深處。」

「家裡是不是有條叫摩登的狗？」

我聽說那是守先生根據「Modern Dog」這個詞起的名字。

「那條狗我記得可清楚了。那是一條黑白斑點的可愛垂耳狗，很聽話很老實，彷彿太田醫生家裡人的性格也傳到了小狗身上。」

「聽說它後來被偷狗人抓走了。」

我把母親說的話告訴了曉春先生。當時全家上下都十分難過。

「我不知道這件事。靜子小姐肯定很傷心吧？原來小狗名字叫摩登嗎？太田醫生家所有東西都很西化。連他出診開的車都是帕卡德，好像還開過奧斯汀。」

當時是昭和初年。守先生駕車出診時，電動汽車在永源寺的坡道上拋了錨，最後還是讓摩托車用纜繩拖回去的。這是二十五年前，我從居住在大津的畫家中野泰輔先生那裡聽來的故事。泰輔先生父母都在太田醫院工作，他本人也出生在那兒。他還說，在母親房間裡看過的那許多西方名畫集，是他立志成為畫家的契機。那些名畫集也跟唱片一樣，由母親每月從京都的書店採購而來。

「我記得候診室裡掛著很大一幅西方名畫複製品，後來仔細回想，那應該是倫勃朗的畫作《杜普教授的解剖學課》。」

曉春先生繼續說了下去。

「每次聽完唱片後，一定都有紅茶和蛋糕。當時這附近大家都不敢想象吃蛋糕這種事，所以真的像做夢一樣。」

蛋糕也是從京都買來的嗎？我忍不住想放聲哭泣。因為我無論如何都無法想象，那個少女時代生活富裕的母親，和我所熟知的在倉儲公司食堂埋頭幹活的母親竟是同一個人。母親選擇了不欺瞞自己內心地生活，那正是她想要的。可是一想到她身為未婚母親獨自養育我長大，為此鞠躬盡瘁拼命工作，我就無比心疼。

「不管別人告訴我靜子小姐受了多少苦，我腦子裡總是會浮現出那樣的她。」

曉春先生的聲音，顯得愈發空靈了。

「靜子小姐是我的恩人，有了她才有今天的我。正因為認識了靜子小姐，我後來才會選擇音樂這條路。」

曉春先生曾經進入藝術大學學習作曲，在擔任住持的同時，還兼任了高中音樂老師，並一直從事古典音樂創作。

「我把對靜子小姐的記憶寫成了一首鋼琴曲。那已經是好幾十年前的事了。」

那出乎意料的話讓我腦中一片空白。

曉春先生用三角鋼琴彈奏了那首曲子，旋律竟意外的明朗有力。那絕不孱弱也絕不甘美的風格讓我很是欣喜。那應該是曉春先生從傳聞中得知母親生活舉步維艱，無意識中帶著鼓勵母親的心情創作的曲子。我想，那個始終活在純真少年靈魂中的太田靜子，無疑是個幸福的女性。

4

昭和二十二年春天，下曾我的梅花開了很長時間。直到三月末太宰治最後一次踏足這裡的那天黃昏，二樓房間窗外的梅樹林依舊一片雪白。

「夜晚的梅花，如此憂傷。」

太宰靜靜地說著，微笑起來。他的下一句話便是：「這樣就不能跟靜子一起死了。」兩人定定地立著，凝視窗外夜梅。雖然有這麼一瞬間，母親心裡滿是可以跟太宰一起死的無悔，但她很快便把全部心思放到了腹中胎兒上。就連旁邊太宰的沉默，她也沒有在意。

我想，太宰當時可能在思考《斜陽》後半部分的大綱。女主人公和子今後將以「私生子」之母的身份活下去。那樣一來，相當於自己分身的弟弟直治和作家上原，就更加註定要迎來死亡。

翌日清晨，母親到鄰村取完牛奶，匆匆趕回下曾我。她發現，太宰站在半坡墓地入口處。周圍雖然灑滿了陽光，唯獨他的頭頂還一片昏暗。三年前，太宰治頭一次到下曾我時，就曾呆立在那兒凝視路旁陳舊的標牌。她不禁回想起那宛如耶穌受刑架的十字路牌。

「怎麼了？」

不知何時，太宰已經來到眼前。

「請您不要死。」

她兀自說著，被太宰一言不發地抱緊。兩人沐浴著朝陽，緩緩走上斜坡。

「傍晚前我得回東京去。」

吃過早飯，太宰這樣說完，母親馬上點了點頭。她想，過幾天太宰一定又會像昨天那樣突然出現。她正要換衣服準備像往常那樣送他到國府津，卻聽到太宰用略顯尖銳的聲音說：

「我們搭車去，不用換外出服。」

原來他依舊不打算走御殿場線，而要搭乘鮮有人使用的巴士，這讓母親感到很傷心。她想，太宰一定無比害怕遇見他口中的「理想妻子」，那位開朗堅強的尾崎夫人。她感覺，即使懷上了太宰的孩子，他還是要將兩人的關係掩藏在公眾看不見的地方。

坐在巴士上，太田靜子的淚水還是湧了出來。

「我很快還會來，別擔心。」

太宰不停安慰她。

兩人無暇在國府津館吃午飯，而是走進了之前曾到過的站前小書店。

「在我下次來之前，希望你能讀完這本書。」

太宰從架上拿出一本淺綠色帶花紋的小書，翻開寫著「死」的那一頁。母親心中一陣悸動，可他遞過那本書時，臉上卻帶著笑容。那是扎伊採夫的短篇集《丁香花》。

「扎伊採夫十分敬仰契訶夫。這本書裡的所有短篇我都喜歡，但《死》最能打動我。它會讓我禁不住流淚，彷彿把我的心思直接化成了文字。」

她感覺，自己頭一次看見太宰如此熱忱地講述一篇作品。

送他走到國府津站臺，方才的心悸已經消失。母親的心情轉而充滿別離的寂寥，只能流著淚不停揮手。

回到家後，她捧著那本淺綠色小書，在藤椅上呆坐了許久。她非常害怕翻開那篇《死》，便讀起了另一個短篇《珍珠》。女主人公戴上舊情人贈予的珍珠項鍊參加派對，卻意外遇到了她的舊情人，最終兩人在尷尬中各自離開。

太田靜子想起太宰二月末送給她的假珍珠。她並不願將其當作帶著離別之意送給她的禮物。只是，若太宰治讀過這個短篇，那種想法又並非不可能。可她又感覺，即便太宰真心如此，自己也不會在乎。她只想生下腹中胎兒，兩人在下曾我靜靜生活。於是她咬咬牙，翻開了那篇《死》。

小說中寫道，丈夫臨終前對妻子坦白，他跟情人生了一個女兒。讀到這個場景，太田靜子感到臉上漸漸失去血色。太宰對美知子夫人的歉意一股腦兒湧入她心中。

妻子在亡夫墓前遇見了手捧花束的少女。女孩讓她感到無比熟悉親切，她不由得抱緊了她，同時妻子又想，亡夫想必也經歷過一段艱辛歲月。文中寫道，她打心底裡原諒了丈夫。

母親感覺自己的面色愈發蒼白，原來太宰也希望在死後得到美知子夫人原諒。此時，她回想起《維庸之妻》中丈夫說的那句話：「為了大家，還是死了好，這一定沒有錯。」

三天後，母親收到了三鷹的來信。

昨日承蒙你照顧了，回家後，美知憑藉奇怪的直覺知道了一切（包括通訊，及靜子的真名假名），並流著淚逼問我，使我不知如何是好，她昨夜似乎一夜未眠，今早用過早飯後又回到房間一角躺下睡了，

臨近分娩，想必她的直覺比往常要敏銳，

我決定靜候一段時間，

近期最好別往三鷹寫信或發電報，事情鬧得如此之大，連我也倍感意外，你自己也要保重

貞子

敬上

靜子女士

那封信讓母親很是意外，因為太宰治曾說，美知子夫人平日寡言少語，恐怕就算知曉一切也絕不會失態。她還從「美知」這個暱稱中，看到了夫妻間的愛意。

這點且不管，信後太宰還署上了此前通訊一直使用的女性假名「貞子」。由此可見，他寫信時心裡應該非常慌亂。文中遍尋不見句號，清一色都是逗點。

母親心想，太宰這是要拋棄她了。然而，那並沒有讓她流淚。一想到腹中的孩子，她就感覺身體的一部分沐浴在純淨的光芒裡。她再也不去想了。她感覺「一切都好」。那是一種山中湖泊般靜謐的心情。

時至四月，她的孕吐開始加重。她認為，這是腹中孩子身體強壯的證據。她還說，那時曾想過就算自己死了也無所謂。

還有一事最讓她深感鼓舞：戰中疏散到近江的小亞一家搬到了下曾我。一家人落腳在距離山莊不遠的城前寺內小屋中。小亞的丈夫柏岡先生在我的舅舅武供職的東芝平塚工廠找到了工作。小亞站在櫻花散落的寺院內，圓圓的眼睛跟她在太田醫院工作時閃著同樣的光芒。

「您做了一件好事，現在不用擔心了。請您只想著肚子裡的孩子就好。」

母親聽了小亞的話，如同聽到「聖母領報」的天使之聲。

她做夢都想不到，此時太宰治會在給田中英光的信中寫下：「如今我痛苦得只想去死（不慎與女人交往過深，正不知如何是好）。」當然她也不知道，三月三十日，一名健康的女嬰出生在了太宰家。

五月，太田靜子頭一次到小田原的醫院就診。確認自己已經懷孕四個月後，她心裡突然充滿不安。或許，太宰想忘掉下曾我。她也不知道《斜陽》進

展到了何種程度。從母親當時的日記中，可以讀出她內心的混亂。

為《斜陽》戀愛，為《斜陽》書寫日記。

為了讓《斜陽》成為一部好作品，我對神靈奉上了比任何人都「激情的祈禱」。

我本以為，夫人能原諒我……

無論翻開哪一頁，都能看到纖細如米粒的虛弱字跡。可以推斷，她當時突然失去了活力。

同時，她的錢也越來越少了。單靠武的資助並不夠，母親就想找太田紀沙女士的胞弟、住在大和田的舅舅幫忙。舅舅戰時曾任遞信副官，是個淳樸正直的人，想必會反對外甥女給有家室的作家生孩子。一想到這裡，她請求幫助的信就難以下筆。

家中和服首飾漸漸被換成大米，繼太田紀沙女士留下的藍寶石戒指後，蛋白石戒指也賣掉了。太宰曾說《斜陽》完成後會給她一萬日元，那枚蛋白石戒指也賣了一萬日元。只是，她依舊十分期待紀念《斜陽》誕生的那筆錢。她想把那筆錢花在即將出生的孩子身上。

生個健康孩子，賺取金錢。這便是我的願望。

日記上雖然這樣寫著，可她似乎從未考慮過自己該如何賺錢。她此前一直夢想以創作為生，從未出去工作過。

讀《維庸之妻》。

我無法成為維庸之妻，因我無法捨棄自己創作的自負。為《斜陽》書寫的日記，我更想親手寫下去。

不知從何時起，她字裡行間就流露出後悔把日記交給太宰的心情。這一切都因為他遲遲沒有來信。太田靜子左思右想，決定去信告知自己將上京到三鷹拜訪。她用了紀沙女士已故胞弟「上畑純一」的名字，又請小亞寫了信封。很快，回信就來了。

拜覆

感謝來信。若你與令弟一同來玩耍，下午三點後我可隨時奉陪。出三鷹車站後向商店街南面走五十米，前方可見一座橋，橋下有一鰻魚攤，攤上懸掛紫色暖簾。只需詢問攤主或老闆娘，即可知我所在。攤主會騎自行車去接我。我每日工作到下午三點，隨後會去鰻魚攤喝酒解乏。

不一

母親沒有勇氣一個人去三鷹。同時，因為弟弟通出身法律系，她也想順便諮詢一些關於孩子的法律事宜。

去三鷹前，姐弟倆決定到東京站附近的餐廳用午餐。兩人朝馬場先門方向行走，經過麥克阿瑟司令部所在的「第一生命」大樓，一輛白色跑車從旁駛過，駕駛席上的藍眼睛駐軍軍官探出頭來，朝身穿大島和服的母親拋了個媚眼。後來她告訴我，當時突然想起了守先生帶她到琵琶湖畔兜風的光景，恍如隔世。

「今後怎麼辦？」

通見姐姐還是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似乎鬆了口氣。他告訴她，新憲法修訂後，就不再有私生子的概念了。

「我想讓孩子加入我的戶籍。父親那欄可以留白，就當是我一個人的孩子好了。」

「既然如此，只要太宰先生親筆寫一份證明書就可以。」

四點剛過不久，兩人來到三鷹的鰻魚攤。攤主騎自行車去叫太宰，留下他們坐在鰻魚攤上等。五月河風吹起攤頭暖簾，發出唰唰的聲音。

不一會兒，太宰就微笑著掀起暖簾走了進來。他很快朝這邊看了一眼，目光冷淡得宛如陌生人。眼前的男人穿著嗶嘰上衣和灰色長褲，腳上著一雙木屐，看起來就像黑市商人。

他變了。太田靜子很想直接掉頭返回下曾我。

5

「你是通君吧。」

太宰治在鰻魚攤上喝了一杯啤酒，站起來叫了一聲初次見面的通。跟在先走出去的太宰和弟弟後面，太田靜子獨自走在寒冷的小路上，感覺自己的心也要凍結了。太宰彷彿在刻意忽視她。兩人目光相遇的瞬間，她看到的冷漠究竟是怎麼回事？他為什麼變了這麼多？母親久久不能釋懷，一心想著回下曾我。

穿過小橋，兩人走進了軍營內的市場。他們找到一間小飯館，坐在吧檯旁的高腳凳上，太宰始終只和通對話。此時，一個戴著貝雷帽的瘦削青年走了進來，那是編輯野原一夫。不一會兒，又有一兩個編輯走了進來。原來這裡是太宰經常光顧的小店。太宰帶著幾個編輯走出小店「紫羅蘭」時，又叫母親和通一起跟過來。野原先生自始至終沒發現那兩人是太宰的客人，還為此疑惑了半天。後來的事情，野原先生在《回想太宰治》中說得很清楚。他們來到另一間經常光顧的小店「千草」，幾個人在裡屋圍繞著太宰痛飲暢談，太田靜子則獨自站在門口的陰影裡。

被太宰先生叫進包間後，那名女性也坐在了離桌子稍遠的地方，低垂著眼一動不動。我全然不知她究竟是什麼人。本以為是親戚，可她遲遲不能放鬆，若是讀者書迷，卻也顯得有些奇怪。

母親當時站在門口，心裡想了什麼呢？一定是路上太宰還給她的銀項鍊盒吧。太宰原本走在最前面，走到橋邊卻回頭看了她一眼。隨後他招招手，往她掌心裡塞了個小東西。

「這是我從下曾我的文具盒裡悄悄拿走的。」

他飛快說完，逃也似的回到了最前頭。那是嵌著太田紀沙女士照片的銀項鍊盒。懷上孩子後，母親一直奇怪項鍊盒怎麼不知所蹤。項鍊盒裡的太田紀沙女士尚未過分消瘦，面容十分美麗。太宰把它拿走了，讓母親感到一股溫暖的喜悅；同時又因為太宰把項鍊盒還給了她而萬分悲傷。母親衝動之下將項鍊盒扔到了河裡。那個場面被母親寫進了《我的悲歌》。

母親站在「千草」門口，心中一定滿是後悔。

「我有個銀項鍊盒，裡面放著太田紀沙女士的照片。只可惜後來扔進了河裡。」

母親曾眼神空洞地對我說過這件事。不過，她當時沒有告訴我何時扔進了哪條河裡。

將銀項鍊盒扔掉以後，她覺得最對不起的還是太田紀沙女士。沒有了紀沙女士的項鍊盒，她與太宰的緣分也就此斷絕。當時站在門口的母親，心裡想的或許是這個。

母親走進包間，宴席進入高潮。太宰低聲唱起了灰田勝彥的《璀璨星座》。

男人純愛星之色

朗朗夜空獨一盞 望斷愁腸

……

一心一意寧捨命 男人之心

母親帶著隨時都要哭出來的心情聽他唱著。她與太田紀沙女士住在洗足池一帶時，與灰田勝彥的伯母是鄰居。她經常在那座掛著蕾絲窗簾的房子裡看到那位當時已十分出名的歌手。他是歸國的二代移民，二戰時好像也從了軍。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母親和太宰初次相遇。太田紀沙女士當時也很健康。項鍊盒裡的照片，就拍攝於那段時間。

「對不起，對不起。」

她在心中呢喃著，不知何時一名戴眼鏡的年輕女性坐到了野原先生旁邊。她似乎拿來了一瓶高價威士忌，給桌上人倒酒，利落地擦拭餐桌，這些動作讓母親覺得她是個風風火火、愛好整潔的人。她萬萬沒想到，眼前這人就是剛剛成為太宰情人的山崎富榮女士。

不一會兒，又進來一位面板白皙的小個子男性和一位戴著圓眼鏡的男性。那是太宰的朋友伊馬春部和廣播劇團的配音演員巖金四郎。伊馬剛落座就與太宰擁抱親吻，兩人的親密讓母親嚇了一跳。兩位先生那天是為了六月在NHK廣播演出的話劇《春之枯葉》來找太宰商談的。太宰當眾朗讀起第三幕開頭部分。

「……我要死。死了就好了。……我這是要以死謝罪啊。」

太宰反覆讀了好幾遍「我這是要以死謝罪啊」，以某種自暴自棄的態度不斷加壓，讓母親聽得越來越害怕。

「您肚子餓不餓？」

方才那位戴眼鏡的女性叫了她一聲，把她領到隔壁房間。那裡除了烏冬面，還擺著一盒外賣炸豬排。母親當時很感慨，這位女性真的太善解人意了。只是，她並沒有食慾。

兩個女人到隔壁吃烏冬面時，太宰湊到野原先生耳邊悄聲說：

「你今天不要走，一直陪我到最後。拜託了。」

他害怕跟母親獨處。

從店裡出來，通對太宰打了聲招呼：

「我先告辭，姐姐就麻煩您關照了。」

說完，他就回去了。他本來是太田家中頭腦最聰慧的一個，那天晚上想必是沒有覺察到太宰治與太田靜子的內心掙扎。他回家時一定還認為，太宰先生是個平易近人的好人。

母親當時為何沒與通一起回去呢？我想，可能到了分別那一刻，她突然又捨不得太宰了。

夜色漸深，不知何時只剩下太宰治、太田靜子和野原先生三人。他們朝畫家櫻井浜江先生的畫室走著。周圍雖然很暗，櫻井先生家卻亮著一盞明燈，裡面有一幅紅色陶罐的畫——上次她看到的陶罐全是冷色系。就連畫室都好像比一月份跟太宰造訪時亮堂了不少。可是，母親的心卻亮堂不起來。太宰坐到畫室地毯上，喝了一會兒自己帶過來的日本酒，不知不覺就睡著了。野原先生也躺了下來。母親只好解開和服腰帶躺到了長椅上。她聽著外面的雨聲，夜不能寐，思緒萬千，眼淚一直停不下來。她很後悔到東京來。她不該跟通一起來。想到太宰對通格外笑容可掬的態度，母親突然很想死。她在《我的悲歌》中寫道，當時她感覺只要回到下曾我，換上白色睡衣，躺在二樓床上就能前往天國。

「請等一等。肚子裡的我怎麼辦？你不是要找太宰商量腹中胎兒的事嗎？」

我很想對當時的母親大喊。

早上，外面下起了大雨，畫室裡昏暗如夜。野原先生看著太田靜子水腫的臉，猜到她一夜都沒合過眼。

太宰獨自撐著傘去買啤酒了。他還說要拿著母親的手提袋出去。若他已經開始討厭太田靜子，應該不會特意拿著她的東西出門。櫻井先生家應該有不止一個手提袋。或許，太宰當時在雨中邊哭邊想著母親。他之所以無法對她說話，是因為腦中已經想好了《斜陽》裡和子最後的信。

看樣子，您也把我給捨棄了。不，是逐漸忘卻了。

然而，我是幸福的。我的心願實現了，我懷上孩子了。如今，我感到失去了一切，可是，肚子裡的小生命，正是我孤獨微笑的動力。

唯有信的開頭，他很想對眼前的太田靜子訴說。然而和子這封謳歌「道德革命」的信，還必須深藏在他心裡。彷彿一旦說出口現實就會被小說吞噬。那樣一來，他可能會想跟太田靜子私奔到京都。那使他感到非常害怕。他早已定下心意，至死都要將小說奉為最高的戀人。時至今日，他要徹底敞開內心進行創作。長久以來，他的創作正如他自己，一直違背內心，對厭惡之人也笑臉相迎，留下了許多諂媚文字。他需要一個格外強韌的女性陪在身邊。而他不久前在三鷹露天小攤上結識的美容師山崎富榮女士，正是他認為的不二人選。

太田靜子決計想不到太宰竟在雨中流淚。她一動不動地坐在長椅上，好似那就是對冷漠之人的些許反抗似的。然而，她明明很想回下曾我，卻一直未能起身，果然還很想待在太宰身邊。野原先生回憶道，當時母親肩膀微顫，兀自默默流淚。

傍晚，雨勢終於小了一些。太宰給太田靜子畫了一幅肖像畫。白和翡翠綠勾勒的面龐，明顯是張哭泣的臉。而太宰在作畫時，一直抿著嘴，不發一言。

天放晴了，母親捧著嵌在白畫框裡的肖像畫，在太宰與野原先生的陪同下走進三鷹站檢票口。別離之際，她發現自己還什麼話都沒說。她必須說點什麼。

她問：「您每天都像昨天那樣喝酒嗎？」

太宰露出了寂寥的微笑。

「再見。」

說完她頭也不回地走上了站臺樓梯。她並沒想到，那竟是兩人的永別。

或許，母親當時本可以回頭看看。只是沒能說上幾句話的落寞，讓她抗拒了那種衝動。當時太宰治看著她的背影，想必也險些流下眼淚吧。

太田靜子回到下曽我後，換上白睡衣躺到了床上。但她並沒有死。

「我不該跟通一起去。」

她反覆唸叨著這句話。同時，她又反覆想起躺在櫻井畫室長椅上，半夢半醒間做的夢。一名身穿白衣、如同天使的女孩子出現在夢中，對她柔聲傳達諭告：「回下曾我去吧。」她感覺，那女孩子有點像太宰的長女園子。母親在夢中哭著點點頭。當她坐在山莊外廊發呆時，對面西久保家的女孩百合子朝她跑了過來。

「阿姨，你要生小孩了嗎？媽媽告訴我的。」

齊劉海的百合子臉蛋光滑圓潤，就像《阿爾卑斯山的少女》中的海蒂那樣。她感到，畫室夢境帶給她的痛苦，似乎漸漸緩解了。

母親牽起她的小手，輕輕放在肚子上。她已經告訴西久保夫人，太宰就是腹中胎兒的父親。儘管得到了西久保一家的祝福，母親還是為未婚生子感到羞恥。然而她是做好了這種準備，才決定為喜歡的人生孩子的。對我而言，那種畏縮的心情反倒有些意外。那應該是受到了太宰不願跟她說話的影響。她從一開始就明白，太宰在想方設法迴避兩人獨處。

即將進入梅雨的六月十日傍晚，她頭一次感到胎動。很快，她便到城前寺的小屋把這件事告訴了小亞。小亞非常高興，當天晚上還到山莊住了一晚。當時小亞已經有了被母親稱為「小疙瘩」的兒子，同時也檢查出懷有身孕，會比母親晚一個月分娩。兩人便商量起待產事宜。武也越來越頻繁地往返於下曽我和平塚東芝工廠，想必是有點擔心懷著身孕的姐姐吧。他原本反對姐姐給有家室的太宰生孩子，但那個時候也開始期待新生嬰兒的模樣了。

此時，她總算給大和田的舅舅寄去了商談信件。她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否繼續住在屬於舅舅好友加來金升先生的山莊裡。她在信中說：「我想到舅父每天去的丸之內酒店與您面談。」可是遲遲得不到回覆。她可以想象嚴謹保守的舅父那一臉的不悅。

母親想在下曽我生下孩子。若去了東京，她怕自己會忍不住想到太宰和美知子夫人，從而陷入痛苦。她想靜靜地待在下曽我，等候太宰來訪。

可是她又不由自主地想，太宰可能不喜歡下曾我。總是曾無數次說「下曾我是個好地方」，一旦知道孩子即將在這裡出生，是否就突然厭惡了呢？她心情沉重地躺在床上。時至深夜，《兒時的丘位元和賽琪》突然連畫帶框掉了下來。畫框玻璃摔得粉碎，讓她突然醒悟，自己與太宰的戀情果真完結了。這些她都寫在了六月末的日記裡。

大和田的舅舅遲遲沒有回信，我覺得那也理所當然。他十分敬愛姐姐太田紀沙女士，也決心照顧外甥女靜子的生活。然而，舅舅站在希望外甥女獲得良緣的立場上，很難理解她這種行為。他覺得很對不起太宰家的夫人。

母親又拿了一件白色友禪和服到西久保家。她覺得，百合子長大後穿上這件和服一定很好看。用和服換來大米那天，她與西久保夫人商量好，十一月請附近的接生婆來給她接生，因為那樣最省錢。

「我希望孩子健康強壯。那位先生總是喝很多酒。我從小就是個神經質的孱弱孩子。今後定要保持開朗的心情。太田紀沙女士一定會在天上保佑我們。我將不再哭泣。」她在日記中寫道。她讀了賽珍珠《母親的肖像》後，也想成為一個堅強的母親。

然而第二天的日記中，她又留下了這些文字：「我很不安，很想一死了之。好痛苦。」太宰始終沒有聯絡她。

七月三十日的日記開篇寫道：「去國府津買來《新潮》七月號，以及育兒書。」《新潮》七月號上刊登了《斜陽》的第一次連載。這個訊息或許來自住在東京的通。其實她應該能更早讀到才對。

我本擔心日記絲毫派不上用場惹他生氣了，不過看第一篇連載，感覺用上了一半，我格外欣喜。

她在日記中這樣寫道。這下她終於有勇氣給太宰寫信了，甚至有心情請他將約定的一萬日元匯過來。

月內將匯一萬元 請安心

很快，母親就收到了這封電報。

母親第一次在日記中稱呼太宰為「孩子他爸」。

孩子他爸，請您一定要保重。不要再痛苦下去……

她有種感覺，太宰一定也很懷念下曾我。不過她做夢都想不到，連那封電報都是太宰託新情人山崎女士發來的。正巧那段時間，母親在下曾我車站前碰到了尾崎一雄的夫人松枝女士。

「秋末就要生下孩子了。」

母親鼓起勇氣說完，松枝女士彷彿早就知道了，只是看著她隆起的大肚子用力點點頭。松枝女士並沒有問孩子父親是誰，太田靜子也沒有說。

十一月十二日，一個女嬰降生。通專門到三鷹的工作室走了一趟，要來了太宰的證明書。太宰取了名字中的一字，給孩子取名「治子」，母親格外高興。她在日記中寫下了一行躍動的字：「日本第一好男人。」著實讓人感到害羞。

「若金錢方面有困難，請隨時告訴我。」

把證明書交給通時，太宰還說過這麼一句話。當時正好在場的野原先生記了下來。想必，通也把那句話告訴了母親。因此她才覺得，自己面對大和田的舅舅更有底氣了。

「我要一個人撫養孩子。」

自己主動斷絕親緣的感覺實在太好了，然而那句話並不正確。她只是想，既然不依賴叔父，只要依賴孩子父親太宰就好了。這充其量只是槲寄生的活法。太田靜子絲毫沒有獨自工作養育孩子的決心。在考慮今後以「未婚母親」身份與孩子相依為命的困難方面，母親對現實太過無知了。

《新潮》七月號開始連載的《斜陽》，到十月號和子的信便告完結。

馬利亞即使生下不是丈夫的兒子，只要馬利亞滿懷自豪，也會成為聖母和聖子。

生下所愛的人的兒子，養育他成長，這就意味著我道德革命的完成。

信中每一句話都深深觸動了母親內心。直到太宰死後，母親才意識到，在現實面前，「未婚母親」馬利亞的自豪經不住半點推敲。

十二月，新潮社出版《斜陽》單行本，瞬間成為最暢銷書。而此時，她最擔心的是太宰治的身體。昭和二十三年四月，母親在日記中寫下：「孩子他

爸，請您不要死。我任何時候都會跟隨您。」讀到這些文字，我心中滿是惆悵。她這是在說，因為有了治子，她才沒有死。當時我剛出生五個月。如果太宰死了，他的孩子該怎麼辦？莫非太宰比孩子更重要嗎？母親雖然決心像《斜陽》裡和子信中所述的那樣活下去，可一想到太宰，她就把那個決心忘到腦後了。

昭和二十三年六月十三日深夜，太宰治與山崎富榮女士在玉川上水投河自盡。母親當時很是感慨，只有山崎女士才能陪他走到這一步，而她絕對做不到。在決意死亡之際，太宰心中活下去的願望反倒愈發強烈了。他像哈姆雷特那樣，直到最後一刻都無法停止內心的動搖。

投水前一天下午，太宰治穿著白襯衫、踩著木屐，獨自跑到大宮去找築摩書房的古田晁先生。太宰對古田先生信任有加，此次造訪恐怕是為了尋求他的救贖。然而古田先生卻沒在家中。他當時回了家鄉信州，正在為太宰到御阪峠靜養籌備糧食。得知古田先生不在時，太宰心中受到了多大的打擊呢？他一定感覺到，一直潛伏在背後的「死」突然露出微笑，來到了他身旁。

投水之後，人們在他工作室桌上找到了太田靜子的日記。或許，對無意中摘抄了大量日記內容一事，太宰還是非常害怕的。我想，他在面臨死亡時，強迫性焦慮也愈發強烈，甚至想到了自己可能被起訴。他腦中想到的並非太田靜子，而是正氣凜然的弟弟通。這樣一來，又讓他十分眷戀自己與美知子夫人組成的家庭了。他心裡可能會想，自己果然是個異常拘泥於傳統道德觀的人。他借《斜陽》中的和子之口說出了「我因無視舊道德和有個好孩子而感到滿足」這種話，同時卻一直懷抱著與之相反的觀念。儘管如此，太宰治最後還是堅持自己為文學獻身的意志，選擇了死亡。

那個人誠實而正直，從不遮掩真實面孔。

古往今來的歷史中，勇氣如他者寥寥無幾。

連基督都只在被人殺害之際才面對死亡，可見那人面對宿命的從容和坦率，實屬人間稀有。

不知母親何時寫下了這些文字。不久前，這張字跡潦草的便箋從母親的舊手札中滑落下來，彼時我才意識到，如今我也對太宰有著同樣想法。夏末黃昏，我與萬里子走在下曾我蜿蜒的坡道上。總有一天，我也要把這種心情告訴女兒。

---

[1] 約為國際標準的4公里。

[2] 《HUMAN LOST》，太宰治《人間失格》的前身。

[3] 《津輕》引文出自太宰治《津輕》，吳季倫譯，四川文藝出版社，2017年。後同。

[4] 日語中「宇曾」（uso）與「謊言」（uso）同音。